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四

曲論
曲藻
曲律
顧曲雜言
曲論
譚曲雜劄
衡曲麈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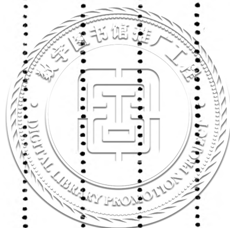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四

目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曲論



明·何良俊著



曲論提要

曲論一卷，明何良俊著。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松江華亭人；嘉靖中貢生，以孝授南翰林孔目。因宦途屢不得意，棄官歸隱，專門從事著述。自稱和古人莊周、王維、白居易爲友，因名所居曰『四友齋』。所著有柘湖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等。

詩文之外，他也愛好戲曲，尤其對音律有精深的研究。當時南方盛行南曲，北曲已無人過問。南京著名的老曲師頓仁，曾在正德年間到過北京，學得北曲五十餘套，但一直不受人重視，何良俊獨能加以欣賞，並聘請頓仁到家中担任教師，頓仁感慨地說：『不意垂死，遇一知音！』經何氏這番提倡，北曲在南方漸又受到一些人的重視。四友齋叢說中，載有他論曲之語，後來各家，從王世貞以下，多受到他的影響。

四友齋叢說很少傳本。一九一二年上海國粹學報社印行了鄧實所編的古學彙刊，其第一集中，摘錄了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和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中論曲各段，合題爲何元朗徐陽初曲論。現在據古學彙刊本，把何、徐二人所著，分成兩卷，按時代前後排列。

新曲苑裏所收的四友齋曲說，實際也就是把何元朗徐陽初曲論中的何作部分提出來，而改了書名的。

曲論

明・何良俊著〔註〕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螳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眞聞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魏文帝善哉行內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幾焉耳。玆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籟，皆是物也。故樂之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我所證音聲爲□。』□，佛家梵唄，如念眞言之類，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亡，今已無可奈何，但詞家所謂九宮、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爲告朔之餼羊歟？

楊升菴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



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衞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尙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士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一〕傳矣。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爲絕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今二家之辭，卽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卽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覩，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本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塡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㑳梅香頭一折點絳脣尙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

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旣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卽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羇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託物寓意，尤爲妙絕，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㑳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零』，六么序『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諕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只想夜偸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塡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色相，情意獨至，眞得詞家三昧者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紗〔二〕，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淸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諧於俗耳也。

王實甫才情富麗，眞辭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類〔三〕耶！今乃知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一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

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廂內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眞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什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閤，已是穠豔，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豔，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靚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頓，卽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內：『擘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

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誚笑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廝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二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在雙調中別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證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眞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內慣塡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其叔餞之出鎭。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看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咒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眞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人聞此曲，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渼陂欲塡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溼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以王蘭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鑾最爲知音，善塡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鬭，袖中懷劍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西廂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帶遠山鋪翠，眼横秋水無塵』誤入眞文韻。如朱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羞對鸞花綠窗掩』，通篇俱閉口，用韻甚好。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兩世姻緣金菊香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伎人說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强似應底關河路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侍香金童內有『鴈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鴈飛無不到，其底下之關河，言甚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鴈底』無疑。

老頓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文義欠

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其雙調尾聲云：『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氈字，他教作閉口。余言：『氈字當開口。』他說：『頓仁於韻上考索極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亶」，亶是開口，汝試檢「氈」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開口。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

余令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衮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筍、蜆、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羣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二折，乃檃括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敍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鎮垂，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幫底，一步步提，百忙裏褪了根』，正詞家所謂『本色語』。

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豔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寃家內『東野翠烟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之和也。夫既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絃則緊板矣。北曲如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正宮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呂至後庭花，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貲，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謁。

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佳；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曲，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妓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絃俱絕，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四〕

〔註〕原題『何元朗徐陽初曲論』，無此首二行題署，今補。

曲論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何良俊曲論，是用古學彙刊本作底本。此本排印有幾個字訛誤，已加以改正，仍註出如下。

〔一〕『失』字，原作『夫』。

〔二〕『紗』字，原作『沙』。

〔三〕『纇』字，原作『類』。

〔四〕原有『四友齋叢說三十七』八字，今略去。

曲藻

明・王世貞著

曲藻提要

曲藻一卷，明王世貞著。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別號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生於一五二六年（嘉靖五年），一五四七年（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歷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刑部尚書，一五九〇年（萬曆十八年）卒。生平著述極爲宏富，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零七卷，弇山堂別集一百卷。此外，相傳作有鳴鳳記傳奇。

王世貞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七人，在嘉靖中以詩文號稱『七子』，而尤以世貞在當時具有最大影響。錢謙益列朝詩集中說：『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沒，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義氣，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

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然世貞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譬如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眞僞駢羅，良楛雜淆，而名材瓌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

所謂四部稿，計分賦部、詩部、文部、說部。在說部中有藝苑巵言八卷，又附錄二卷，都是些雜論詩文詞賦之作。專門論詞、論曲的，集中在附錄一。（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有人摘出了這兩部分，單刻行世，論詞的另題作『詞評』，論曲的另題作『曲藻』。

藝苑巵言中論曲部分總不過四十一條，其中有一些是轉錄前人的話，此外也不過對於作家、作品，略作評述；因爲在明代萬曆以前，曲話之類的作品，還不多有；又由於王世貞在文壇上的聲望，使得藝苑巵言一時成爲藝林中重要的著作，故後來論曲，屢見徵引，因而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曲藻，就所見有兩種輯本：

（一）欣賞續編本　欣賞續編，明茅一相編，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刻本。曲藻一種，收在戊集。此本共四十條。

（二）錦囊小史本　錦囊小史，明末刻本，無編者姓名。全書前有王道焜序。曲藻一種題『吳王世貞著，徐仁毓校閱』。此本共四十一條：比前者少三則，另外又多四條。

在以上兩種本子之外，還有：

(一)明萬曆間單刻本　二十年前曾於北京琉璃廠舊書店一見，今不詳所在。

(二)重訂欣賞編本　未見。據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卷三著錄；全書題『明天目山人徐中行編』，約崇禎間刊本。曲藻一種作二卷。按：欣賞續編卷首本有天目山人徐中行序，此云徐編，恐誤；又曲藻作二卷，疑亦誤，可能即同於欣賞續編本。

(三)雪堂韻史本　未見。據杜聯喆叢書書目續編著錄；全書題『明王道焜編』。似就錦囊小史擴編。

(四)新曲苑本　此本不詳所據，和欣賞續編本僅有數字不同，但多無關緊要。

(五)艷雪齋叢書收有曲評一卷，實即曲藻的另一種輯本。但內容文詞，多有删略，且混有其它書中文句。艷雪齋叢書，有明末鈔本；曲評一卷，有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高爽序，係就欣賞續編茅一相跋文略加增減而成者。

曲藻補目

附錄

〔注一〕錦，指錦囊小史本各條次序。

〔注二〕巵，指藝苑巵言本各條次序。

曲藻序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淸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敎；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弇州山人王世貞著〔一〕。

曲藻

明・王世貞撰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士氣偏詖，鐘律不得調平者耶？』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仙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惋，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條蕩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指宜急併虛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裊，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典雅沉重，越調宜陶寫冷笑〔二〕。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于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删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者：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最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語澀、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襯墊字太長者，皆所當避。四、陰陽。如同一東韻也，輕如東、鍾、松、冲之類爲陰，重如同、戎、龍、窮之類爲陽。喚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對偶。有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如仙呂、南呂、中呂、正……有子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三〕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

語如：『上林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疎俊可詠。元人稱爲第一，眞不虛也。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是駢儷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著拐幫閑鑽懶，縫合脣送暖偷寒。』『昨夜箇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箇冷句兒將人斷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玉盤亂灑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怪蟒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

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意中爽語也。『十二玉欄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也。『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個。』『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五眼雞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貓渭水非熊。』『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譚中奇語也。『攧殺銀箏韻不眞，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譚中巧語也。

元人歸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鵝、鴨比鄰。不遠游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靑山，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詠指甲者：『宜將鬬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勻，宜把金針紉，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箇針。』豔爽之極，

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詠睡鞋可比。

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溼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前。

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宮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夢符，誶范雎出高文秀，㑳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楊顯之，伍員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鈎月出吳昌齡，陳琳抱粧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黃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摶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鄭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皐如

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爭芳，庚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佩，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鵰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八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杳德卿、姚牧庵、高拭（卽作琵〔四〕琶記者）、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五〕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皐，穆仲義如洛神淩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叠阜〔六〕，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者。有爲微之考據中表親戚甚明。且會眞詩止載和章，而闕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則成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

則成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

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

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別後』是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玉盤金餅』，是初學人得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敎，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

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廂之上。㑳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錄也。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儁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譏之李文正，謂敬夫

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王渼陂所爲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是名語。然上句『番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撰無出。渼陂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蕁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蕁思』四字，亦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遂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皇生（七）』，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出自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

楊狀元愼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也。第它曲多剽元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疎剌剌』諸闋，一字不改，掩爲己有。蓋楊多抄錄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

妾薄命，六詔風煙若斷腸〔八〕。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粧臺爲德涵所賞。今其辭尙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尙在拜月、荆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既多蹈襲，亦淺才情。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于風人之致。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微有才情，尙出諸公之下。謝茂秦舊填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予輩談詩後，慚怩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徐髯仙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才氣過之。〔九〕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

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撺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纇耳。金陵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爲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下水粼粼，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即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妥，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儁爽。其他未稱是。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爲朱希眞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賀方回浣溪紗有云：『淡黃楊柳帶棲鴉。』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諠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青出於藍，無並美矣〔一〇〕。

題詞評曲藻後

夫一代之興，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絕藝：春秋之辭命，戰國之縱橫，以至漢之文，晉之字，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是皆獨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滅者。雖然，卽是數者，惟詞曲之品稍劣，而風月烟花之間，一語一調，能令人酸鼻而刺心，神飛而魄絕，亦惟詞曲爲然耳。大都二氏之學，貴情語不貴雅歌，貴婉聲不貴勁氣，夫各有其至焉。覽是編者，可以參二氏之三昧矣。庚辰秋日，江左茅一相書。

附錄〔二〕

謂則成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爲朱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

康德涵旣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床，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

王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習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夫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飮青山暮』，猶以『物』爲『護』也。南音必南，北音必北，尤宜辨之。

韓苑洛邦奇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北人粗野乃爾，然亦自有致。

曲藻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曲藻，是用欣賞續編本作底本，補以錦囊小史本，並據藝苑卮言加以校勘。藝苑卮言，採用的是明萬曆間世經堂刻本弇州山人四部稿本。又欣賞續編本大小字夾雜互用，很不爽目，現均改從藝苑卮言本。

〔一〕此序文原是藝苑卮言中普通的一則，欣賞續編本曲藻移作序文，並增加『弇州山人王世貞著』八個字。

〔二〕『陶寫冷笑』句下，藝苑卮言多如下兩句：『見雍熙樂府楚愍王序，然出周德清——元人也。』

〔三〕此段所引的作詞十法，雖然王氏說是『稍删其不切者』，但也可看出他所據的原書，和中原音韻有所不同，或王氏引用有誤。按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乃是：一、知韻，二、造語，三、用字，四、用事，五、入聲作平聲，六、陰陽，七、務頭，八、對偶，九、末句，十、定格。王氏删去了『知韻』、『入聲作平聲』，但卻把『末句』中一個小題『去上』列爲一法。又『仙呂、南呂、正……』一句，據中

原音韻應該是『仙呂、南呂、正宮……』•『有子母……』以下，乃在另外一段論尾聲的文字之後，
原文是『有子母調，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所謂一串驪珠也。』

〔四〕『琵』字，欣賞續編本誤作『瑟』。藝苑巵言同。

〔五〕『題』字，從藝苑巵言。欣賞續編本誤作『顯』。

〔六〕『匡廬叠阜』，藝苑巵言同。按太和正音譜作『匡廬叠翠』。

〔七〕『指冷鳳皇生』，藝苑巵言同。似應作『指冷鳳凰笙』。

〔八〕『六詔風煙若斷腸』，藝苑巵言同。據明詩別裁作『六詔風煙君斷腸』。

〔九〕『徐髯仙霖』一則，藝苑巵言本字句較多，引於下：

『徐髯仙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才氣過之。青樓俠少，推爲渠帥。正德末，上南征，嬖伶臧賢荐於上，俾塡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迴鑾，事始解。賢復荐吳中楊南峯循吉，楊以高尙不出；一旦，易皂笠、鞾鞈、兔鶻，從台司索餞見上。後應制成打虎諸曲，頗云稱旨。詔授官如霖，楊大愧駭，懇賢獲免。曲今存，不大佳。』

按：藝苑巵言另有一則，記楊循吉事較詳，亦附錄於下：

『楊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閉卷至得意，因起蹈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顚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

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即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蹤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張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錦，已怪之；循吉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一〇〕『無並美矣』，藝苑卮言作『無妨並美』。

〔一一〕『附錄』標題，原無；四條文字，據錦囊小史本。

曲律

明・王驥德著

曲律提要

曲律四卷，明王驥德著。王驥德字伯良，一字伯駿，號方諸生，別署秦樓外史，浙江會稽人。他是明萬曆間有名的作曲家兼曲律學家。他的著作，詩文有方諸館集；散曲有方諸館樂府二卷；傳奇有題紅記；雜劇有男王后、兩旦雙鬟、棄官救友、金屋招魂、倩女離魂等五種；論曲有曲律四卷。此外又曾著南詞正韻，並校註西廂、琵琶二記。他是徐渭的弟子，在作曲方面，先是得到了徐氏的指點，但後來却受到湯顯祖的影響；在聲韵方面，得之於孫如法的傳授；在曲律方面，雖然繼承了沈璟的舊規，但能力矯沈氏的拘滯，又比沈氏更精進了一步。曲律一書，論作曲各法，從宮調音韻乃至於科諢部色，門類詳備，而議論見解，亦頗精湛，是最早一部關於南北曲作曲的著作。

王驥德曲律，現存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一六二四年(明天啓四年)原刻本。

(二)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蘇州綠蔭堂重印明方諸館刻本　此本封面標作：『馮

夢龍先生原本。康熙廿八年新鐫。曲律。金閶綠蔭堂梓』，但實係用明板重印。

（三）指海第七集所收本　指海，清錢熙祚輯，道光間金山錢氏刻本。此本題『曲律』『明王驥德伯良撰』，删去王驥德之別毛以燧詩及毛以燧哭王伯良先生詩。卷末附錢熙祚跋一篇。

（四）學術叢編本　學術叢編，近人姬佛陀輯。一九一六年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排印。

（五）讀曲叢刊本。

（六）重訂曲苑本。

（七）增補曲苑本。

以上四種版本，皆從指海本出。

（八）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本　此係節錄本，祇有論平仄、論陰陽、論韵、論閉口字、論務頭、論腔調、論板眼、論須識字等八章。

敍

凡物，以少整，以多亂，故橫議繁而一炬至，卷帙雜而五厄乘，人事濫則天槧之，必然之勢也。近代之最濫者，詩文是已。性不必近，學未有窺，犬吠驢鳴，貽笑寒山之石；病譫夢囈，爭投苦海之箱。獨詞曲一途，竄足者少，豈非以道疑小而不爭，竅未鑿而幸免乎？數十年來，此風忽熾，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訛非關舊，諉曰從先；格喜翻新，不思乖體。飽飣自矜其設色，齊東妄附於當行。乃若配調安腔，選聲酌韻，或略焉而弗論，或涉焉而未通。令上帝下湍問於周郎，則今日之聲歌，其先詩文而受槧也必矣。余早歲嘗以雙雄戲筆，售知於詞隱先生。先生丹頭秘訣，傾懷指授，而更諄諄為余言王君伯良也。先生所修南九宮譜，一意津梁後學；而伯良曲律一書，近鐫於毛允遂氏，法尤密，論尤苛——釐韻則德清蒙譏，評辭則東嘉領罰。字櫛句比，則盈床無合作；敲今擊古，則積世少全才。雖有奇穎宿學之士，三復斯編，亦將咋舌而不敢輕談，韜筆而不敢漫試，洵矣攻詞之針砭，幾於按曲之申、韓。然自此律設，而天下始知度曲之難；天下知度曲之難，而後之雜詞可以勿製，前之哇奏可以勿傳。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

庶有興者。不然，夫安知世俗之不藉口於譜，而濫乃滋甚？且夫濫，一也。世亂則明槩於天，世治則陰槩於人。濫於曲而譜槩之，濫於藉口譜之曲而律槩之，其揆一也。而或者謂：『詞閾未開，賴譜爲接引；詞瀾旣倒，仗律爲隄坊。』是猶未知兩先生相須之深者矣。抑人有言：『指石喻山，破竹杪而識應節之皆虛也。』可以槩曲不可以槩詩文乎哉。吾更願得工詩、文者補二律以備三章，則請以謀之允遂氏。天啓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吳後學馮夢龍題于葑溪之不改樂庵。

曲律自序

曲何以言律也？以律譜音，六樂之成文不亂；以律繩曲，七均之從調不姦。方伶倫吹竹之初，迨后夔拊石之始，爲聲僅五，爲律僅十有二，何約也？至房中肇於唐山，水尺奏於寶常，於是布法益密，演數愈繁，調至八十有四，律至百四十有四，聲至一千有八，其變不勝窮焉。變極必反之元，數窮必趨於約，於是唐之孝孫、宋之劉几以暨完顏之金、蒙古之元漸省之，以止於六宮十一調。是六宮十一調者，第語被絃應索之詞，非槩宮懸廟假之奏也。然康衢之歌，興自野老，關雎之咏，采之國風，不曰「今之曲卽古之樂」哉。粤自北詞變爲南曲，易忼慨爲風流，更雄勁爲柔曼，所謂「地氣自北而南」，亦云「人聲繇健而順」。吹萬之衡，握之造化；狎主之執，成之賢豪。惟是元周高安氏有中原音韻之創，明涵虛子有太和詞譜之編，北士恃爲指南，北詞稟爲令甲，厥功偉〔一〕矣。至於南曲，鵝鸛之陳久廢，刁斗之設不閑。絲筆如林，盡是嗚嗚之調；紅牙迭響，秪爲靡靡之音。俾太古之典刑，斬於一旦；舊法之澌滅，悵在千秋。猥當齠齔之年，輒有絲肉之嗜。蕭齋讀罷，或辨吹緹；芸館文間，時供擊節。浸淫歲月，稍竊涓埃，詎敢謂荀勗之多諧，庶幾微〔二〕周

郎之一顧。友人孫比部夙傳家學，同舍鬱藍生丕擅慧腸，並工風、雅之術，兼妙聲律之度。塤篪謬合，臭味略同。日於坐間，舉白譚詞，明星錯於尊俎；抽黃指疚，清吹發於欄楹。曰：『與其秘爲帳中，毋寧公之海內。盍其制律，用作懸書。』余且抱疴，遂疎握槧。旣屢折簡，亟趣報成，余迺左持藥椀，右驅管城，日疏數行，積盈卷帙。布之小史，輒自爲嘲：『今之爲詞曲者，上無豻狴之懸，下鮮蘇木之聽；解弢而往，脫銜以快，游於葛天之塗，適於華胥之國久矣，柰何一旦閑之科條，束之鉗釱，俾高者駕言爲小乘之縛，卑者貰辭爲拘士之譚，夫有不披卷而姗，絕影而走者哉？』嗟呼！創法貴嚴，沿流多濫。畫象之後，不啻三千；罣網於今，迺至七八。以是知畫一非苛，深文猶晚。宇壤寥廓，寧乏蜀鐘相應之大賢？蘭陸藁蒸，儻値高山爲賞之同調。人持三尺，家作五申，還其古初，起茲流靡。不將引商刻羽，獨雄寡和之場；淥水、玄雲，仍作大雅之覯哉。客曰：『子言誠辯，抑爲道殊卑，如壯夫羞稱，小技可唾何？』余謝：『否，否，駒隙易馳，河清難俟。世路莽蕩，英雄逗遛，吾藉以消吾壯心；酒後擊缶，鐙下缺壺，若不自知其爲過也。』萬曆庚戌冬長至後四日，瑯邪方諸生書於朱鷺齋。

曲律目錄

三卷

四卷

曲律 卷第一

明・王驥德著〔註〕

論曲源第一

曲，樂之支也。自康衢、擊壤、黃澤、白雲以降，於是越人、易水、大風、瓠子之歌繼作，聲漸靡矣。『樂府』之名，昉於西漢，其屬有『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調』諸曲。六代沿其聲調，稍加藻豔，於今曲略近。入唐而以絕句爲曲，如清平、鬱輪、涼州、水調之類；然不盡其變，而於是始創爲憶秦娥、菩薩蠻等曲，蓋太白、飛卿輩，實其作俑。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餘』，於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單詞隻韻，歌止一闋，又不盡其變。而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製，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絃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噍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歎，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始猶南北畫地相

角，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盡效南聲，而北詞幾廢。何元朗謂：「更數世後，北曲必且失傳。」宇宙氣數，於此可覘。至北之濫流而為粉紅蓮、銀紐絲、打棗竿，南之濫流而為吳之「山歌」、越之「採茶」諸小曲，不啻鄭聲，然各有其致。繇茲而往，吾不知其所終矣。

總論南北曲第二

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關西胡鴻臚侍珍珠船（其所著書名）引劉勰文心雕龍，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三]謠於「飛燕」，始為北聲。及夏甲為東，殷整[四]為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統為南、北。如擊壤、康衢、卿雲、南風，詩之二南，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詞有雅、鄭，皆北音也；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豔，以及今之戲文，皆南音也。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載：晉馬南渡，音樂散亡，僅存江南吳歌，荊、楚西聲。自陳及隋，皆以子夜、歡聞、前溪、阿子等曲屬吳，以石城、烏棲、估客、莫愁等曲屬西。蓋吳音故統東南；而西曲則後之，人概目為北音矣。以辭而論，則宋胡翰所謂：晉之東，其辭變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以地而論，則吳萊氏所謂：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為流麗；北曲主忼慨，

其變也爲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康北人，故差易南調，似不如王論爲確；然陰陽、平仄之用，南、北故絕不同，詳見後說。（北曲，中原音韻論最詳備。此後多論南曲。）

論調名第三

曲之調名，今俗曰「牌名」，始於漢之朱鷺、石流、艾如張、巫山高，梁、陳之折楊柳、梅花落、雞鳴高樹巔、玉樹後庭花等篇，於是詞而爲金荃、蘭畹、花間、草堂諸調，曲而爲金、元劇戲諸調。北調載天台陶九成輟耕錄及國朝涵虛子太和正音譜，南調載昆陵蔣維忠（名孝。嘉靖中進士）南九宮十三調詞譜——今吳江詞隱先生（姓沈，名璟。萬曆中進士）又釐正而增益之者——諸書臚列甚備。然詞之與曲，實分兩途。間有采入南、北二曲者：北則於金而小令如醉落魄、點絳唇類，長調如滿江紅、沁園春類，皆仍其調而易其聲，於元而小令如青玉案、搗練子類，長調如瑞鶴仙、賀新

郎、滿庭芳、念奴嬌類，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而盡變其調；南則小令如卜算子、生查子、憶秦娥、臨江仙類，長調如鵲橋仙、喜遷鶯、稱人心、意難忘類，止用作引曲，過曲如八聲甘州、桂枝香類，亦止用其名而盡變其調。至南之於北，則如金玉抱肚、豆葉黃、剔銀燈、繡帶兒類，如元普天樂、石榴花、醉太平、節節高類，名同而調與聲皆絕不同。其名則自宋之詩餘，及金之變宋而爲曲，元又變金而一爲北曲，一爲南曲，皆各立一種名色，視古樂府，不知更幾滄桑矣。（以下專論南曲）其義則有取古人詩詞句中語而名者，如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則取江淹『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家在鷓鴣天』，西江月則取衞萬『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粉蝶兒則取毛澤民『粉蝶兒共花同活』，人月圓則用王晉卿『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之類。有以地而名者，如梁州序、八聲甘州、伊州令之類。有以音節而名者，如步步嬌、急板令、節節高、滴溜子、雙聲子之類。其他無所取義，或以時序，或以人物，或以花鳥，或以寄托，或偶觸所見而名者，紛錯不可勝紀。而又有雜犯諸調而名者，如兩調合成而爲錦堂月，三調合成而爲醉羅歌，四五調合成而爲金絡索，四五調全調連用而爲雁魚錦；或明曰二犯江兒水、四犯黃鶯兒、六犯清音、七犯玉瓏璁；又有八犯而爲八寶粧，九犯而爲九疑山，十犯而爲十樣錦，十二犯而爲十二紅，十六犯而爲一秤金，三十犯而爲三十腔類。又有取字義而二三調合爲一調，如皂袍罩黃鶯、鶯集御林春類；有每

調只取一字，合爲一調，如醉歸花月渡、浣沙劉月蓮類。（見南詞譜——詞隱自製。）又有一調，分屬二宮，而聲各不同，如小桃紅一在正宮，一在越調，紅芍藥一在南呂宮，一在中呂宮類；有一調二名，如素帶兒又名白練序，黃鶯兒又名金衣公子類；有初本一調，後各傳而致句字增減不同，如普天樂、錦纏道類；有古體無考，俗傳增減句字，至繁聲過多，不可遵守，如越恁好、雌雄畫眉類；有其調存而宮調無可考，如三仙橋、勝如花類；有調名傳訛，字義不通，無可考正，如奉時春、十破四類；有其名存而本調無可考，如小秀才、大夫娘類；有其名存而腔久不傳，如四塊金、嬌鶯兒類；有二調句字相似，無可分別，如青衲襖、紅衲襖類；有各宮調有賺，而僅存一二，餘無可考類；有字面差訛，致失本意，如生查子——查、古槎字，用張騫乘槎事；玉抱肚——唐人呼帶爲抱肚，宋眞宗賜王安石有玉抱肚——今訛爲玉胞肚；醉公子——唐人以咏公子——今訛爲醉翁子；朝天紫——本牡丹名，見陸游牡丹譜——今訛爲朝天子類。至古有所謂纏令、入破、出破之類，則按沈括筆談謂：『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絃管纏聲，亦其遺法。』則董解元古西廂記中所謂醉落魄纏令、點絳唇纏令，正此法，絃索有和聲故也。明皇雜錄載：『天寶中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皆爲西番破沒。』則今曲所謂入破、出破，蓋以調有繁聲故也。又古曲有『豔』、有『趨』，豔在曲之前，趨在曲之後，楊用脩謂豔在曲前，卽今之『引子』；趨在曲後，卽今

之『尾聲』是也。沈括又言：『曲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樂典言：『相應謂之「犯」，歸宿謂之「煞」。』今十三調譜中，每調有賺犯、攤犯、二犯、三犯、四犯、五犯、六犯、七犯、賺、道和、傍拍，凡十一則，係六攝，每調皆有因，其法今盡不傳，無可考索，蓋正括所謂『犯聲』以下諸法。然此所謂『犯』，皆以聲言，非如今以此調犯他調之謂也。至有一調名而兩用，以此引曲，即以此爲過曲，如琵琶記之念奴嬌引曲『楚天過雨』云云，而下過曲『長空萬里』，則省曰本序，言本上曲之念奴嬌也；拜月亭之惜奴嬌引曲『禍不單行』云云，而下過曲『自與相別』，亦省曰本序，又夜行船引曲『六曲闌干』云云，而下過曲『春思懨懨』，亦省曰本序，亦言本上之惜奴嬌與夜行船也。然則琵琶記之祝英臺、尾犯、高陽臺三曲，皆以此引，以此過，皆可謂之本序。今卻不然，而或於『新篁池閣』一曲，則亦署曰本序，不知前有梁州令引，則此可曰本序，今前引係他曲，而亦以本序名之，則非也。又登場首曲，北曰『楔子』，南曰『引子』；引子曰『慢詞』，過曲曰『近詞』。曲之第二調，北曰『么』，南曰『前腔』，曰『換頭』。『前腔』者，連用二首，或四、五首，一字不易者是也。『換頭』者，換其前曲之頭，而稍增減其字，如錦堂月、念奴嬌序，則換首句，鎖南枝、二郎神則並換其腹之第四、第五句，（『人別後』散套，第二調『爭奈話別匆匆，雨散雲收』，與首調『夕陽影裏，見一簇寒蟬衰柳』，下句六字不同。）朝元令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通調各自全換，只『合前』兩句與首調相同，梁州

序則至第三、第四調而始換首二句之類是也。煞曲曰『尾聲』，或曰『餘文』，或曰『意不盡』，或曰『十二時』，（以凡尾聲皆十二板，故名）其實一也。爲格句字，稍有不同，當各隨上用宮調；今多混用，非是，詳見後論尾聲條中。大略南調之創，稍次北調。拜月之作，稍先琵琶。今二記調絕不同，拜月諸調又絕不見他戲，是知創調之始，當不止如今譜中所載者，特時代久遠，多致湮沒，卽其存者，而又腔調多不可考，惜哉！又世多以南之點絳唇、粉蝶兒、二犯江兒水作北調唱者，詞隱辯之甚詳，見譜中。然大迓鼓之『迓』改作『呀』，撼亭秋之『撼』僞誤作『感』，殊未當也。北詞各調，載輟耕錄、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三書，迄今藉可考見。南詞舊有蔣氏九宮十三調二譜，九宮譜有詞，十三調無詞。詞隱於九宮譜參補新調，又並署平仄，考定訛謬，重刻以傳；却削去十三調一譜，間取有曲可查者，附入九宮譜後。今其書秘不大行，錄載於此，以便觀者。

九宮詞譜共六百八十五章（新增及雜調，皆收此譜。內方諸生新製，凡三十三章）

仙呂宮曲八十二章（十三調詞，另列在後。）

仙呂引子十六章：

卜算子　番卜算　劍器令　小蓬萊　探春令

醉落魄　天下樂　鵲橋仙　金雞叫　奉時春
紫蘇丸　唐多令　梅子黄時雨　似娘兒　望遠行
鷓鴣天

仙呂過曲六十六章：

光光乍　鐵騎兒　碧牡丹　大齋郎　勝葫蘆
青歌兒　胡女怨　五方鬼　望梅花　上馬踢
月兒高　二犯月兒高　月雲高　月照仙　月上五更
蠻江令　凉草蟲　蠟梅花　揻亭秋　望吾鄉
喜還京　美中美　油核桃　木丫牙　長拍
短拍　醉扶歸　皂羅袍　皂羅罩黄鶯　醉羅袍
醉羅歌　醉花雲　醉歸花月渡　羅袍歌　羽調排歌
三疊排歌　傍妝臺　二犯傍妝臺　八聲甘州　甘州解酲
甘州歌　十五郎　一盆花　桂枝香　二犯桂枝香
天香滿羅袖　河傳序　拗芝麻　一封書　一封歌
一封羅　安樂神犯　香歸羅袖　解三酲　解酲帶甘州

解醒歌　解袍歌　解醒望鄉　掉角兒序　掉角望鄉
番鼓兒　惜黃花　西河柳　春從天上來　古皂羅袍
甘州八犯

仙呂調慢詞五章（此係十三調譜，不列前九宮譜內，後同。共六十二章）：

河傳　聲聲慢　八聲甘州　杜韋娘　桂枝香

仙呂調近詞五章：

賺　薄媚賺　天下樂　三囑付　喜還京

羽調近詞八章：

金鳳釵　四時花　四季花　勝如花　慶時豐
馬鞍兒　浪淘沙　歸仙洞

正宮曲六十二章

正宮引子十章：

燕歸梁　七娘子　梁州令　破陣子　齊天樂
破齊陣　瑞鶴仙　喜遷鶯　緱山月　新荷葉

正宮過曲五十二章：

玉芙蓉　刷子序　刷子帶芙蓉　錦纏道　朱奴兒
朱奴插芙蓉　朱奴剔銀燈　朱奴帶錦纏　普天樂　普天帶芙蓉
普天樂犯　錦芙蓉　芙蓉紅　錦庭樂　錦庭芳
錦纏落　雁過聲　風淘沙　四邊靜　福馬郎
小桃紅（與越調不同。）　綠襴衫　三字令　一撮棹
三字令過十二橋　陽關三疊　泣秦娥　傾杯序
傾杯賞芙蓉　長生道引　彩旗兒　滿江紅急　白練序
醉太平　雙鸂鶒　洞仙歌　雁漁錦　山漁燈
三漁燈犯　雁過沙　雁來紅　沙雁揀南枝　金殿喜重重
花藥欄　賺　怕春歸　春歸犯　薔薇花
醜奴兒近　黃鍾賺　普天唱朱奴　錦芙蓉（已上二調，方諸生新製。）

正宮調慢詞二章（十三調）：

安公子　長生道引

正宮調近詞二章：

划秋令　湘浦雲

大石調曲十三章

大石引子五章：

東風第一枝　碧玉令　少年遊　念奴嬌　燭影搖紅

大石過曲八章：

沙塞子　本宮賺　沙塞子急　念奴嬌序　催拍

賽觀音　八月圓　長壽仙

大石調慢詞三章（十三調）：

驀山溪　烏夜啼　醜奴兒〔五〕

大石調近詞一章：

插花三臺

中呂宮曲六十二章

中呂引子十二章：

粉蝶兒　四園春　思園春　醉中歸　滿庭芳
行香子　菊花新　青玉案　尾犯　遶紅樓
剔銀燈引　金菊對芙蓉

中呂過曲五十章：

泣顏回　好事近　石榴花　榴花泣　駐馬聽
馬蹄花　駐馬泣　番馬舞秋風　駐馬摘金桃　駐雲飛
古輪臺　撲燈蛾　念佛子　大和佛　鵑打兔
大影戲　兩休休　好孩兒　粉孩兒　紅芍藥（與南呂不同。）
耍孩兒　會和陽　縷縷金　越恁好　漁家傲
剔銀燈　攤破地錦花　麻婆子　尾犯序　尾犯芙蓉
丹鳳吟　十破四　水車歌　永團圓　耍鮑老
瓦盆兒　喜漁燈　漁家燈　石榴挂漁燈　雁過燈
荼䕷香傍拍　舞霓裳　山花子　千秋歲　紅繡鞋
添字紅繡鞋　馱環著　合生　風蟬兒　倚馬待風雲

中呂宮調慢詞四章（十三調）：

醉春風　賀聖朝　沁園春　柳梢青

中呂調近詞七章：

迎仙客　杵歌　阿好悶　呼喚子　太平令

德勝序　宮娥泣

般涉調慢詞一章：

哨遍

南呂宮曲一百十八章

南呂引子二十五章：

大勝樂　金蓮子　戀芳春　女冠子　臨江仙

女臨江　一剪梅　臨江梅　一枝花　折腰一枝花

薄媚　虞美人　意難忘　稱人心　三登樂

轉山子　薄倖　生查子　哭相思　于飛樂

步蟾宮　滿江紅　上林春　滿園春　挂眞兒

南宮過曲九十三章：

梁州序　梁州新郎　賀新郎　賀新郎衮　纏枝花
節節高　大勝樂　柰子花　柰子落瑣窗　柰子宜春
青衲襖　紅衲襖　一江風　單調風雲會　梅花塘
香柳娘　女冠子　孤飛雁　石竹花　解連環
風檢才　呼喚子　大迓鼓　引駕行　薄媚衮
竹馬兒　番竹馬　繡帶兒　繡太平　繡帶宜春
宜春樂　太師引　醉太平　太師垂繡帶　瑣窗寒
瑣窗郎　阮郎歸　繡衣郎　宜春令　三學士
學士解酲　刮鼓令　羅鼓令　蹺冤家　金蓮子
金蓮帶東甌　香羅帶　羅帶兒　二犯香羅帶　羅江怨
五樣錦　三換頭　香遍滿　懶畫眉　浣溪沙
秋夜月　東甌令　劉潑帽　潑帽落東甌　金錢花
五更轉　五更轉犯　二犯五更轉　劉衮　紅衫兒
本宮賺　梁州賺　紅芍藥　古鍼線箱　鍼線箱
滿園春　八寶妝　九疑山　春瑣窗　浣沙劉月蓮

梁溪劉大香　繡帶引　懶鍼線　醉宜春　瑣牕繡

大節高　東甌蓮　浣溪樂　春太平　宜春樂

太師帶　學士解酲　瀲帽令　宜春引　鍼線牕

奈子樂　秋夜令　浣溪蓮（已上九調，方諸生新製。）

南呂調慢詞三章（十三調）：

賀新郎　木蘭花　烏夜啼

南呂調近詞四章：

賺　春色滿皇州　搗白練　恨蕭郎

黃鍾宮曲五十二章

黃鍾引子十章：

絳都春　疎影　瑞雲濃　女冠子　點絳唇

傳言玉女　玉女步瑞雲　翫仙燈　西地錦　玉漏遲

黃鍾過曲四十二章：

絳都春序　出隊子　鬧樊樓　下小樓　耍鮑老

畫眉序　畫眉上海棠　畫眉姐姐　滴滴金　滴溜子
出隊滴溜子　神仗兒　滴溜神仗　鮑老催　雙聲子
雙聲滴　啄木兒　啄木鸝　啄木叫畫眉　三段子
三段催　歸朝歡　水仙子　刮地風　春雲怨
三春柳　降黃龍　黃龍醉太平　黃龍捧燈月　黃龍袞
獅子序　太平歌　賞宮花　玉漏遲序　玉絳畫眉序
恨蕭郎　燈月交輝　恨更長　侍香金童　傳言玉女
月裏嫦娥　天仙子

越調曲五十二章

越調引子七章：
浪淘沙　霜天曉角[六]　金蕉葉　霜蕉葉　杏花天
祝英臺近　桃柳爭春

越調過曲四十五章：
小桃紅　下山虎　山桃紅　蠻牌令　山虎嵌蠻牌

二犯排歌　五般宜　本宮賺　鬬蛤蟆　五韻美
羅帳裏坐　江頭送別　章臺柳　醉娘子　雁過南樓
山麻稭　花兒　鏵鍬兒　繫人心　道和
包子令　梅花酒　亭前柳　亭前送別　一疋布
撲頭錢　梨花兒　水底魚兒　吒精令　引軍旗
丞相賢　趙皮鞋　禿厮兒　喬八分　繡停針
祝英臺　望歌兒　鬬寶蟾　蠻牌嵌寶蟬　憶多嬌
鬬黑麻　憶花兒　憶鶯兒　江神子　園林杵歌

越調慢詞一章（十三調）：

養花天

越調近詞四章：

入賺　綿搭絮　入破　出破

商調曲六十九章

商調引子九章：

鳳凰閣　風馬兒　高陽臺　憶秦娥　逍遙樂

遶池遊　三臺令　二郎神慢　十二時

商調過曲六十章：

字字錦　滿園春　高陽臺　山坡羊　山羊轉五更

水紅花　水紅花犯　梧葉兒　梧蓼弄金風　梧蓼金羅

梧桐花　金梧桐　金梧繫山羊　金絡索　金甌線解酲

梧桐樹　梧桐樹犯　梧桐半折芙蓉花　喜梧桐

擊梧桐　二郎神　二賢賓　二鶯兒　二犯二郎神

集賢賓　集賢聽畫眉　集鶯兒　集賢聽黃鶯　鶯啼序

鶯啼春色中　黃鶯兒　黃鶯學畫眉　四犯黃鶯兒　鶯花皂

黃鶯穿皂袍　黃鶯帶一封　囀林鶯　簇御林　攤破簇御林

簇袍鶯　鶯集御林春　鶯鶯兒　琥珀貓兒墜　貓兒出隊

貓兒墜玉枝　貓兒墜桐花　五團花　吳小四　三臺令

半面二郎神　攤破集賢賓　鶯斷鶯啼序　歇拍黃鶯兒　減字簇御林

偷聲貓兒墜〔七〕　紅葉襯紅花　梧葉墜〔八〕羅袍　黃鶯逐山羊　貓兒入御林

貓兒逐黃鶯(已上十一調，方諸生新製。)

商調慢詞五章(十三調)：

集賢賓　永遇樂　熙州三臺　解連環　秋夜雨

商調近詞一章：

漁父第一

商黃調詞五章(方諸生新製。)

二郎試畫眉　集賢觀黃龍　啼鶯捎啄木　貓兒戲獅子　御林轉隊子

小石調近詞一章：

驟雨打新荷

雙調曲三十二章

雙調引子二十一章：

眞珠簾　眞珠馬　花心動　謁金門　惜奴嬌

寶鼎現　金瓏璁　搗練子　胡搗練　風入松慢

海棠春　夜行船　夜游船　四國朝　玉井蓮後

新水令　五供養　賀聖朝　秋蓮香　船入荷花蓮

梅花引

雙調過曲十一章：

晝錦堂　紅林檎　錦堂月　醉公子　僥僥令

醉僥僥　孝順歌　鎖南枝　二犯孝順歌　孝南枝

孝順兒

仙呂入雙調過曲九十七章：

桂花遍南枝　柳搖金　柳搖金犯　四塊金　淘金令

金風曲　五馬江兒水　江頭金桂　二犯江兒水　金犯令

月上海棠　海棠醉春風　姐姐插海棠　玉枝帶六么　撥棹入江水

園林帶僥僥　三月海棠　攤破金字令　夜雨打梧桐　金水令

朝天歌　嬌鶯兒　朝元令　風雲會四朝元　柳梢青

古江兒水　銷金帳　錦法經　灞陵橋　疊字錦

山東劉袞　雌雄畫眉　夜行船序　曉行序　黑蠊序

惜奴嬌　錦衣香　漿水令　嘉慶子　尹令

品令　豆葉黃　川豆葉　六么令　六么梧葉
六么姐兒　二犯六么令　福青歌　窣地錦襠　哭岐婆
雙勸酒　字字雙　三棒鼓　破金歌　柳絮飛
普賢歌　雁兒舞　打球場　倒拖船　風入松
風送嬌音　好姐姐　姐姐帶僥僥　金娥神曲　桃紅菊
一機錦　錦上花　步步嬌　忒忒令　沈醉東風
沉醉海棠　園林好　園林沉醉　江兒水　江兒撥棹
五供養　五供養犯　五枝供　二犯五供養　玉交枝
玉抱肚　玉抱交　玉山供　玉雁子　川撥棹
絮婆婆　元卜算　十二嬌　玉劄子　流拍
松下樂　步步入江水　江水遶園林　園林見姐姐　姐姐插嬌枝
嬌枝催撥棹　玉蘭花（已上六調，方諸生新製。）

雙調慢詞二章（十三調）：

紅林檎　泛蘭舟

雙調近詞三章：

兩蝴蝶　賽紅娘　武陵花

附錄不知宮調及犯各調曲四十六章

附錄引子八章：

宴蟠桃　三疊引　甲馬引　牧犢歌　帝臺春
西河柳　接雲雁　顆顆珠

附錄過曲三十八章：

燒夜香　犯胡兵　三仙橋　風帖兒　柳穿魚
四換頭　恁麻郎　貨郎兒　十棒鼓　小引
望妝臺　攪羣羊　七賢過關　多嬌面　二犯朝天子
水唐歌　川鮑老　清商七犯　鶴翀天　鵝鴨滿渡船
赤馬兒　拗芝麻　一秤金　撼動山　中都俏
駿甲馬　滿院榴〔九〕花　紅葉兒　小措大　桃花紅
步金蓮　疎影　六犯清音　七犯玲瓏　薄媚曲破
三十腔　九迴腸　巫山十二峯

右合九宮十三調曲，共七百四十七章。

蔣氏舊譜序云：九宮十三調二譜，得之陳氏白氏，僅有其目，而無其辭。蔣爲輯古戲及散曲，合數十家，每調各譜一曲，遂詞隱又增補新調之未收者，並署平仄音律，以廣其傳，益稱大備。蔣，毘陵人，名孝。登嘉靖甲辰進士。蓋好古博雅士也。其書世多不傳，恐久而遂泯其人，略志所自。

詞隱校定新譜，較蔣氏舊譜，大約增益十之二三；即十三調諸曲，有爲世所通用者，亦間採並列其中矣。舊譜今既不傳，世將不復能覩十三調諸曲名目，爲別錄一過，以寄存餼羊之意。是譜，蔣氏元不譜曲，似不易悉爲蒐輯，世遠樂亡，陵夷漸爾，惜哉！

十三調南曲音節譜

仙呂（與羽調互用。出入道宮、高平、南呂。俱無詞。）

賺犯　攤破　二犯　三犯　四犯　五犯　六犯　七犯　賺　道和　傍拍

已上十一則，係六攝，每調皆有因。

河傳　小蓬萊

聲聲慢　鵲橋仙

點絳唇　薄倖

聚八仙　天下樂

八聲甘州
杜韋娘
臨江仙（亦在南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一名惜花賺，與婆羅門薄媚賺同。）
天下樂（亦在中呂。）
青歌
六么序（一作六么令。）
大迓鼓（即村裏迓鼓。亦在羽。）
聚八仙近
美中美（亦在越調、小石。）
大勝樂（亦在南呂、道宮。）
木丫义
告雁兒
拗芝麻（亦在道宮。）
轉山子（亦在南呂。）
大勝樂慢（亦在南呂、道宮。）
疎簾淡月（即桂枝香，亦在羽調。）
八聲甘州（亦在道宮。）
勝葫蘆（即大河蟹。亦在羽。）
三祝付
醉扶歸（亦在羽。）
光光乍
三學士
鍼線箱（亦在南呂、道宮。）
油核桃
解三酲（亦在南呂、道宮。）
八月圓（亦在南呂。）
喜還京（與高平、雙調出入。）

已上俱係近詞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羽調

燕歸梁（即風馬兒，與越調不同。）
望遠行
金蓮子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本調賺。）、
金鳳釵（即四時花。）
排歌
一盆花
浪淘沙（即賣花聲。）
櫻桃花（亦在雙調。）
錢擔兒
掉角兒序

醉落魄
桂枝香（即疏簾淡月。亦在仙呂。）
小蓬萊（亦在仙呂。）
一封書（即秋江送別。）
撼亭秋
桂枝香（即月中花。）
馬鞍兒
惜黃花
皂羅袍
樂安神
大迓鼓（即村裏迓鼓。亦在南呂。）

道和排歌
望吾鄉
醉扶歸（亦在仙呂。）
刮鼓令
耍鮑老（即永團圓。亦在黃鍾。）
傍妝臺
慶時豐
勝葫蘆（即大河蟹。亦在仙呂。）
玉抱肚（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近詞

黃鍾（與商調、羽調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喜遷鶯（亦在南呂。）
傳言玉女（即步虛聲。）
快活年
巫山十二峯
疎影
瑞雲濃
女冠子（即雙鳳翹。與道宮、般涉不同。）
絳都春慢
生查子（亦在雙調。）
探春令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連枝賺。）
出隊子（在大石。正宮謂之風淘沙，俱字同、句同，音調不同。）

刮地風（在正宮、中呂謂之綠襴踢。惟雙調及此名刮地風，出入。）
神仗兒
滴滴金
歸朝歡
黃龍袞
玉漏遲
宜春令
賞宮花序
連理枝
天下同
畫眉序
鬧樊樓
下小樓
耍鮑老（一名永團圓。亦在羽。）
團圓旋

啄木兒
鮑老催（亦在仙呂。）
降黃龍
胡女怨
三段子
賞宮花
太平令（亦在道宮。）
排遍第五（餘在徵調，無考。）
燈月交輝
絳都春近（有二樣。）
玉翼蟬
滴溜子（商調名鬭雙雞。）
雙聲疊韻
古水仙子

已上俱係近詞

商調（與仙呂、羽調、黃鐘皆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集賢賓　逍遙樂
永遇樂　二郎神
伊州三臺　解連環
高陽臺（即慶青春慢。）　鳳凰閣
遶池遊　十二時
三登樂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二郎賺。）　集賢賓
黃鶯兒　鶯啼序
二郎神近　高陽臺近（即慶青春序。）
山坡羊　水紅花（一名折紅蓮。）
簇御林（有二樣。）　梧葉兒（一名知秋令。）

琥珀貓兒墜　　鬬雙雞（即滴溜子。亦在黃鍾。）

漁父第一　　刮地風（亦在黃鍾。）

金字令（即淘金令。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近詞

商黃調

此係合犯，乃商調、黃鍾各半隻，或各一隻合成者，皆是也。但不許黃鍾居商調之前；曲無前高後低之理，古人無此式也。

正宮調（與大石、中呂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梁州令　　尾犯慢

安公子　　齊天樂

繚山月　　粉蝶兒（與中呂音異字同。）

滿堂春（亦在大石。）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傾杯賺。）　　梁州令近（即小梁州。）

忉忉令

普天樂（與中呂不同。）

雁過聲（一名大擺袖，即塞鴻秋。）

尾犯序（一作『近』。）

漁家傲（亦在中呂。）

朱奴兒（亦在中呂。）

小桃紅（一作山桃紅。與越調不同。）

風淘沙（字雖與綠襴踢同，調則不同。）

梁州第七（亦在南呂、道宮、中呂。又名梁州小序，與小梁州不同。）

四邊靜（亦在中呂。此曲在大石調來，故音高。刮地風同，而腔調則不同也。）

綠襴踢（此曲自中呂來，故音低。見上。）

玉濠寨

福馬郎（亦在大石。本在中呂。）

麻婆子（亦在中呂。）

划鍬兒（與越調不同。）

催拍（亦在大石。）

湘浦雲（即刷子序。）

玉芙蓉

丹鳳吟

長壽仙三臺

傾杯序

雙鸂鶒

僥僥令（與雙調不同。）

地錦花（亦在中呂。）

已上俱係近詞

六攧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念奴嬌慢（即百字令，一名酹江月。）

新荷葉

鷓鴣天

燭影搖紅

醜奴兒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太平賺。）

紅羅襖

金殿喜重重

還京樂

西地錦近

花壓欄

歇滿（一名煞。）

夜合花

金菊對芙蓉（一名東風第一枝。）

驀山溪

滿堂春（亦在正宮。）

西地錦

念奴嬌（即酹江月。）

新荷葉近

小秀才

伊州令

插花三臺

怕春歸

催拍（亦在正宮。）

風淘沙（亦在正宮。）　福馬郎
醜奴兒近　一撮棹

已上俱係近詞

中呂調（與正宮、道宮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粉蝶兒（與正宮句同音異。）　醉春風（作醉中天者，非。）
滿庭芳　賀聖朝
沁園春　菊花新
柳梢青　奉時春
紫蘇丸　破陣子
七娘子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鼓板賺。）　普天樂（與正宮不同。）
滾繡毬　迎仙客
天下樂（亦在仙呂。）　石榴花

泣顏回（即好事近，一名杏壇三操。）
凭欄人
大環著
紅衫兒（與南呂不同。）
梁州大序（即梁州第七。亦在正宮、南呂、道宮。）
千秋歲
錦纏道（亦出入正宮。）
大夫娘
福馬郎（亦在正宮、大石。）
杵歌
好孩兒（與耍孩兒不同。）
阿好悶
會河陽（有二樣。）
和佛兒
古輪臺

剔銀燈
紅繡鞋（即朱履曲。亦在雙調，名羊頭靴。）
山花子
鮑老催
柳梢青
大影戲
喬合笙
瓦盆兒
粉蝶兒近
紅芍藥（與南宮不同。）
呼喚子
舞霓裳
縷縷金
荼蘼香（又名紋荼蘼。）

朱奴兒（亦在正宮。）
番鼓兒
太平令（與黃鍾不同。）
三字令
越恁好
鵲打兔
兩休休
剪梨花（即梨花頭。）
耍孩兒（本在般涉。）
四邊靜（亦在正宮。）
麻婆子（亦在正宮。）
撲燈蛾（與雙調不同。）
綠欄踢（亦在正宮。）
漁家傲（亦在正宮。）

已上俱係近詞

般涉調（與中呂出入。無曲。）

六攧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哨遍

右係慢詞

賺（名賺煞，即太平賺。）〔一〇〕
女冠子（一名孤雁飛。與道宮、黃鍾不同。）
耍孩兒

已上俱係近詞

道宮調（與南呂、仙呂、高平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女冠子（與黃鍾、般涉不同。一名蓬萊仙。）

應時明

大勝樂（亦在南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漁兒賺。）

玉山槐

太平令（亦在黃鍾。）

鍼線箱（亦在仙呂、南呂。）

芳草渡序

解紅

梁州第七（即梁州小序。亦在正宮、南呂、中呂。）

黃梅雨近

已上俱係近詞

梅子黃時雨（即黃梅雨。）

四國朝令

八聲甘州（亦在仙呂。）

魚兒耍

大勝樂近（亦在仙呂、南呂。）

解三酲（亦在仙呂、南呂。）

應時明近

謝秋風

拗芝蔴（亦在仙呂。）

南呂調（與道宮、仙宮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一枝花（即滿路花。）
卜算子
賀新郎慢
喜遷鶯（亦在黃鍾。）
大勝樂慢
一剪梅
稱人心
薄媚令
金雞叫
金蓮子慢（亦在羽調。）
行香子（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婆羅門賺，又名薄媚賺。）
滿江紅
瑤臺月
臨江仙（亦在仙呂。）
憶秦娥（即秦樓月。）
戀芳春（亦在道宮。）
挂眞兒
轉山子（亦在仙呂。）
似娘兒
胡搗練
唐多令

梁州第七（即梁州小序。與小梁州不同。亦在正宮、仙呂、道宮。）

浪淘沙（亦在羽調。）

牧羊關

賀新郎近

感皇恩

浣沙溪（草堂詩餘作浣溪沙者，非。）

望江南

梧桐樹

大勝樂近

紅芍藥（與中呂不同。）

人月圓

紅衲襖

青衲襖

香羅帶

寄生子

洞中仙（即洞仙歌。）

石竹花

春色滿皇州

金絡索

上馬踢

月兒高（即誤佳期。）

簇仗

懶畫眉

銷金帳

瑣窗寒（作「寒牕」，非。）

太師引

搗白練（即搗練子。）

恨蕭郎

五更轉

香遍滿　西河柳
獅子序　秋夜月
劉潑帽　東甌令
蠻江令　望梅花
白練序　醉太平
繡帶兒（即擬蒄家。）　金蓮子
香柳娘（亦在雙調。）　紅衫兒（與中呂不同。）
少不得　十五郎
柰子花（一名玉梅花。）　鍼線箱（亦在道宮、仙呂。）
生薑芽（即節節高。）　解三酲（亦在道宮、仙呂。）
大金錢（即金錢花。）　吳小四
已上俱係近詞

高平調

與諸調皆可出入。其調曲名，皆就引各調曲名合入，不再錄出。其六攝十一則，皆與諸調同。用賺，以取引曲爲血脈而用也。其過割搭頭圓混，自有妙處，試觀『畫眉人遠』、

『夢回風遶園屏』二套可見。

越調（與小石調、高平調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金蕉葉　　梅花引（即江城子。）

夜行船（本在小石。）　　霜天曉角

杏花天　　枕屏兒

風馬兒（與羽調燕歸梁不同。）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竹馬兒賺。）　　小桃紅（與正宮不同。）

玉簫令（即玉簫。亦在雙調。）　　鬬蝦蟆

章臺柳　　雁過南樓

醉娘子　　鏵鍬兒

繡停針　　下山虎

三換頭　　吒精令

繫人心　　山麻客（即麻郎兒。）

綿打絮（作綿搭序，非。）
亭前柳
五韻美
望歌兒
四國朝序
鬭牌令（即四般宜。）
憶多嬌
叓時令
江頭送別
羅帳裏坐
竹馬兒
雁過沙
雁兒舞
入破（一至九。）
出破（一至七。）
歇滿（又名煞。）

已上俱係近詞

小石調（與越調、雙調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花心動
夜行船（亦在雙調、越調。）
惜奴嬌令
風入松慢（亦在雙調。）
祝英台慢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蓮花賺。）

夜行船近

祝英台近（亦在雙調。）

賞佛蓮

四犯江兒水（與雙調不同。）

錦衣香（亦在雙調。）

梅花酒（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近詞

雙調（中有夾鍾宮俗歌，與小石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新水令

風入松慢（亦在小石。本夾鍾宮。）

謁金門

瑞鶴仙

紅林檎慢

風入松近（亦在雙調。）

惜奴嬌

蝦蟆序（俗訛爲黑麻序，一名門寶蟾。）

遍地花影

驟雨打新荷（即荷葉鋪水面。）

漿水令（亦在雙調。）

夜行船（本在小石。）〔二〕

五供養慢

生查子（亦在黃鍾。）

海棠令（即月上海棠慢。）

寶鼎現

珍珠簾　泛蘭舟
脫銀袍　虞美人
金瓏璁　青玉案
行香子（亦在南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海棠賺。）　駐馬聽（夾鍾宮。）
沉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金娥神（即好姐姐。）　風入松近（亦在小石、夾鍾宮。）
碧玉簫（亦在越調。）
岷江綠（即江兒水，與小石四犯不同。又有入夾鍾宮者，與此亦不同。）
月上海棠　川撥棹
梅花酒（亦在小石。）　荳葉黃
嘉慶子　五供養
水仙子（亦在黃鍾。）　孝順歌
孝南歌（比鎖南枝句字少不同，音調則一，正猶中呂、正宮中之普天樂之類也。一名操南枝，其實一也。）

鎖南枝（即婆羅枝。見孝南歌下。）
淘金令（即金字令，夾鐘宮。）
二犯江兒水（夾鐘宮。）
玉交枝
晝錦堂
燕穿簾
紅林檎
忒忒令
鷺踏花（即桃紅菊。）
兩蝴蝶（即雙蝴蝶。）
園林好
喜還京（與仙呂、高平出入。）
鬧桃花（亦在羽調。）
香柳娘（亦在南呂。）
醉翁子
海榴花（夾鐘宮。）
朝元歌（夾鐘宮。）
柳搖金
五韻美
泛蘭舟
駐雲飛（夾鐘宮。）
一江風（夾鐘宮，即渦團兒。）
品令
尹令
琴家令
漿水令
花犯撲燈蛾（即海棠枝上撲燈蛾，一名麥裏蛾。與中呂不同。）
吃時令
帳兒裏燈

雙韻子
哭岐婆
打毬場
趙皮鞋
羊頭靴（即紅繡鞋。）
阿家嬌
步沙堤
撒金沙
彩旗兒（即僥僥令。）
臘梅花
一機錦

已上俱係近詞

十六娘
窣地錦襠（一作『綿襠』。）
一泓兒水
柳絮飛（夾鐘宮。）
三月桃
繡鴛鴦
熙熙令
尉遲杯
大齋郎
賽紅娘
武陵春

曲律卷第二

論宮調第四

宮調之說，蓋微眇矣，周德清習矣而不察，詞隱語焉而不詳。或問曲何以謂宮調？何以有宮又復有調？何以宮之爲六、調之爲十一？既總之有十七宮調矣，何以今之用者，北僅十三，南僅十一？又何以別有十三調之名也？曰：宮調之立，蓋本之十二律、五聲，古極詳備，而今多散亡也。其說雜見歷代樂書——杜佑通典、鄭樵樂略、沈括筆談、蔡元定律呂新書、歐陽之秀律通、陳暘樂考、朱子語類、馬端臨文獻通考，及唐、宋諸賢樂論，近閩人李文利律呂元聲、嶺南黃泰泉樂典、吾鄉季長沙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諸書——宏博浩繁，無暇殫述，第撮其要，則律之自黃鍾以下，凡十二也；聲之自宮、商、角、徵、羽而外，有變宮、變徵〔三〕凡七也。古有旋相爲宮之法，以律爲經，復以聲爲緯，乘之每律得十二調，合十二律得八十四調。此古法也，然不勝其繁，而後世省之爲四十八宮調。四十八宮調者，以律爲經，以聲爲緯，七聲之中，去徵聲及變宮、變徵，僅省爲四；

以聲之四，乘律之十二，於是每律得五調，而合之爲四十八調。四十八調者，凡以宮聲乘律，皆呼曰宮，以商、角、羽三聲乘律，皆呼曰調。今列其目：

黃鍾

宮、俗呼正宮。　商、俗呼大石調。

角、俗呼大石角調。　羽、俗呼般涉調。

大呂

宮、俗呼高宮。　商、俗呼高大石調。

角、俗呼高大石角。　羽、俗呼高般涉。

太簇

宮、俗呼中管高宮。　商、俗呼中管高大石。

角、俗呼中管高大石角。　羽、俗呼中管高般涉。

夾鍾

宮、俗呼中呂宮。　商、俗呼雙調。

角、俗呼雙角調〔一三〕。　羽、俗呼中呂調。

姑洗

宮、俗呼中管中呂宮。　商、俗呼雙調。

角、俗呼中管雙角調〔一四〕。　羽、俗呼中呂調。

仲呂

宮、俗呼道宮調〔一五〕。　商、俗呼小石調。

角、俗呼小石角調。　羽、俗呼正平調。

蕤賓

宮、俗呼中管道宮調〔一六〕。　商、俗呼中管小石調。

角、俗呼中管小石角調。　羽、俗呼中管正平調。

林鍾

宮、俗呼南呂宮。　商、俗呼歇指調。

角、俗呼歇指角調。　羽、俗呼高平調。

夷則

宮、俗呼仙呂宮。　商、俗呼商調。

角、俗呼商角調。　羽、俗呼仙呂調。

南呂

宮、俗呼中管仙呂宮。　商、俗呼中管商調。

角、俗呼中管商角調。　羽、俗呼中管仙呂調。

無射

宮、俗呼黃鍾宮。　商、俗呼越調。

角、俗呼越角調。　羽、俗呼羽調。

應鍾

宮、俗呼中管黃鍾宮。　商、俗呼中管越調。

角、俗呼中管越角調。　羽、俗呼中管羽調。

此所謂四十八調也。自宋以來，四十八調者不能具存，而僅存中原音韻所載六宮十一調，其所屬曲聲調，各自不同。

仙呂宮、清新綿邈。　南呂宮、感歎悲傷。

中呂宮、高下閃賺。　黃鍾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悵雄壯。　道宮、飄逸清幽。（以上皆屬宮。）

大石調、風流蘊藉。　小石調、旖旎嫵媚。

高平調、條拗滉漾。（「拗」舊作「拘」，誤）　般涉調、拾掇坑塹。

歇指調、急併虛歇。　　商角調、悲傷宛轉。

雙調、健捷激裊。　　商調、悽愴怨慕。

角調、嗚咽悠揚。　　宮調、典雅沈重。

越調、陶寫冷笑。（以上皆屬調。）

此總之所謂十七宮調也。自元以來，北又亡其四，（道宮、歇指調、角調、宮調。）而南又亡其五。（商角調、並前北之四。）自十七宮調而外，又變爲十三調。十三調者，蓋盡去宮聲不用，其中所列仙呂、黃鍾、正宮、中呂、南呂、道宮，但可呼之爲調，而不可呼之爲宮。（如曰仙呂調、正宮調之類。）然惟南曲有之，變之最晚，調有出入，詞則略同，而不妨與十七宮調並用者也。其宮調之中，有從古所不能解者：宮聲於黃鍾起宮，不曰黃鍾宮，而曰正宮；於林鍾起宮，不曰林鍾宮，而曰南呂宮；於無射起宮，不曰無射宮，而曰黃鍾宮；其餘諸宮，又各立名色。蓋今正宮，實黃鍾也，而黃鍾實無射也。沈括亦以爲今樂聲音出入，不全應古法，但略可配合，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者，此也。又古調聲之法，黃鍾之管最長，長則極濁；無射之管最短，（應鍾又短於無射，以無調，故不論。）短則極清。又五音宮、商宜濁，徵、羽用清。今正宮曰惆悵雄壯，近濁；越調曰陶寫冷笑，近清，似矣。獨無射之黃鍾，是清律也，而曰富貴纏綿，又近濁聲，殊不可解。問各曲之分屬各宮調也，亦有說乎？曰：此其法本之古歌詩者，而今不得悖也。蓋古譜曲之法，一均七聲。（旋宮以七聲爲均。均，音韻也。古無韻字，

猶言一韻聲也。）其五正聲，（除去變宮、變徵〔一七〕而言也。）皆可謂調，如叶之樂章，則止以起調一聲爲首、尾。其七聲（兼變宮、變徵〔一八〕而言。）則考其篇中上下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非曰某句必用某律，某字必用某聲，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焉耳。唐、宋所遺樂譜，如鹿鳴三章，皆以黃鍾清宮起音、畢曲，而總謂之正宮；關雎三章，皆以無射清商〔一九〕起音、畢曲，而總謂之越調。今譜曲者，於北黃鍾醉花陰首一字，亦以黃鍾清—六—譜之，（六、樂家譜字。如凡、工、尺、合之類。凡清黃，皆曰六。）下却每字隨調以叶，而卽爲黃鍾宮曲，沈括所謂『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然』，正此意也。然古樂先有詩〔二〇〕而後有律，而今樂則先有律而後有詞，故各曲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又各準其所謂仙呂則清新綿邈，越調則陶寫冷笑者以分叶之。各宮各調，部署甚嚴，如卒徒之各有主帥，不得陵越，正所謂聲止一均，他宮不與者也。宋之詩餘，亦自有宮調，姜堯章輩皆能自譜而自製之。其法相傳，至元益密，其時作者踵起，家擅專門，今亡不可考矣。所沿而可守，以不墜古樂之一線者，僅今日九宮十三調之一譜耳。南、北之律一轍。北之歌也，必和以絃索，曲不入律，則與絃索相戾，故作北曲者，每凜凜遵其型範，至今不廢；南曲無問宮調，只按之一拍足矣，故作者多孟浪其調，至混淆錯亂，不可救藥。不知南曲未嘗不可被管絃，實與北曲一律，而奈何離之？夫作法之始，定自毖昚，離之蓋自琵琶、拜月始。以兩君之才，何所不可，而猥自貰於不尋宮數調之一語，以開千古厲端，不無遺恨。吳人祝希哲謂：數十年前接

賓客，尙有語及宮調者，今絕無之。由希晳而今，又不止數十年矣。或問：子言各宮調譜不出一均，而柰何有云與某宮某調出入而並用者也？曰：此所謂一均七聲，皆可爲調，第易其首一字之律，而不必限之一隅者，故北曲中呂、越調皆有鬬鵪鶉，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南曲雙調多與仙呂出入，蓋其變也。此宮調之大略也。

論平仄第五

今之平仄，韻書所謂四聲也，而實本始反切。古無定韻，詩樂皆以叶成，觀三百篇可見。自西域梵教入，而始有反切。自沈約類譜作，而始有平仄。欲語曲者，先須識字，識字先須反切。反切之法，經緯七音，旋轉六律，釋氏謂：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言相通也。今無暇論切，第論四聲。四聲者，平、上、去、入也。平謂之平，上、去、入總謂之仄。曲有宜於平者，而平有陰、陽；（陰、陽說，見下條。）有宜於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則曰拗嗓。蓋平聲聲尙含蓄，上聲促而未舒，去聲往而不返，入聲則逼側而調不得自轉矣。故均一仄也，上自爲上，去自爲去，獨入聲可出入互用。北音重濁，故北曲無入聲，轉派入平、上、去三聲，而南曲不然。詞隱謂入可代平，爲獨洩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韻，入聲亦止許代平，餘以上，

去相間，不知南曲與北曲正自不同，北則入無正音，故派入平、上、去之三聲，且各有所屬，不得假借；南則入聲自有正音，又施於平、上、去之三聲，無所不可。大抵詞曲之有入聲，正如藥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聲字面不妥，無可柰何之際，得一入聲，便可通融打諢過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作平也，可作陰，又可作陽，不得以北音爲拘：此則世之唱者由而不知，而論者又未敢拈而筆之紙上故耳。其用法，則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此仄兼上去）宜上不得用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去上二字尤重。如琵琶三學士首句『謝得公公意甚美』，玉玦集賢賓首句『青歸柳葉顰尙小』，末二字皆須去上，一用上去，則不可唱。若他曲有無關繫，不妨通用者，則上去亦可，去上亦可，不必泥此。）上上、去去，不得〔三〕疊用，（上上二字尤重。蓋去去即不美聽，然唱出尙是本音；上上疊用，則第一字便似平聲。如玉玦泣顏回第九句『想何如季布難歸』，『季布』兩去聲，雖帶勉強，仍是『季布』；雁來紅第五句『柰李廣未侯眞數奇』，『李廣』兩上聲，李字稍不調停，則開口便是『離廣』矣。故遇連綿現成字，如宛轉、酩酊、嬝嬝、整整之類，不能盡避；凡一應生造字，只宜避之爲妙。）單句不得連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琵琶念奴嬌序『月下歸來飛瓊』，用四平聲字，此以中有截板間之故也，然終不可爲法，觀上『珠箔銀屏』、『吾廬三徑』，可見。若第四折繡帶兒『難道是庭前森森丹桂』，『庭前森森丹』五字，連用平聲，眞不可唱矣。）雙句合一不合二，合三不合四。押韻有宜平而亦可用仄者，有宜仄而亦可用平者，有宜平不得已而以上聲代之者。韻脚不宜多用入聲代平上去字。一調中有數句連用仄聲者，宜一上、一去間用。

詞隱謂：遇去聲當高唱，遇上聲當低唱，平聲、入聲，又當斟酌其高低，不可令混。或又謂：平有提音，上有頓音，去有送音。蓋大略平、去、入啓口便是其字，而獨上聲字，須從平聲起音，漸揭而重以轉入，此自然之理。至調其清濁，叶其高下，使律呂相宣，金石錯應，此握管者之責，故作詞第一喫緊義也。

論陰陽第六

古之論曲者曰：聲分平、仄，字別陰、陽。陰、陽之說，北曲中原音韻論之甚詳；南曲則久廢不講，其法亦淹沒不傳矣。近孫比部始發其義，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月峯先生者。夫自五聲之有清、濁也，清則輕揚，濁則沈鬱。周氏以清者爲陰，濁者爲陽，故於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陽，抑下字皆曰陰；而南曲正爾相反。南曲凡清聲字皆揭而起，凡濁聲字皆抑而下。今借其所謂陰、陽二字而言，則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聲音，必高下抑揚，參差相錯，引如貫珠，而後可入律呂，可和管絃。倘宜揭也而或用陰字，則聲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陽字，則字必欺聲。陰陽一欺，則調必不和。欲詘調以就字，則聲非其聲；欲易字以就調，則字非其字矣！毋論聽者迕[三]耳，抑亦歌者棘喉。中原音韻載歌北曲四塊玉者，原是『綵扇歌青樓飲』，而歌者歌『青』爲『晴』，謂此

一字欲揚其音，而『青』乃抑之，於是改作『買笑金纏頭錦』而始叶，正聲非其聲之謂也。（此上陰、陽，皆就北曲以揭爲陽，以抑爲陰論。下文南曲陰陽反此，以揭者爲陰，以抑者爲陽論。）南調反此，如琵琶記尾犯序首調末『公婆沒主一旦冷清清』句，『冷』字是掣板，唱須抑下，宜上聲，『清』字須揭起，宜用陰字清聲，今并下第二、第三調末句，一曰『眼睜睜』，一曰『語惺惺』，『冷』『眼』『語』三字皆上聲，『清清』『睜睜』『惺惺』皆陰字，叶矣；末調末句，却曰『相思兩處一樣淚盈盈』，『淚』字去聲，旣啓口便氣盡，不可宛轉，下『盈盈』又屬陽字，不便於揭，須唱作『英』字音乃叶；玉芙蓉末三字，正與此『冷清清』三字相同。南九宮用拜月『聖明天子詔賢書』作譜，詞隱評云：『子』、『詔』上、去妙，殊誤，蓋『詔賢』二字，法用上、陰，而『詔賢』是去、陽，唱來却似『沼軒』故也；兩平聲，則如高陽臺『宦海沈身』句，『沈』字是陽，『身』字是陰，此句當作仄、仄、陰、陽，（仄、仄，或作平、仄，亦可。）今曰『沈身』，則『海』字之上聲，與『沈』之陽字相戾，須作『身沈』乃叶之類。（此句用前引子『夢遶親闈』四字，則正叶。）以此推之，他調可互而見。大略陰字宜搭上聲，陽字宜搭去聲，如『長空萬里』換頭，『孤影』、『光瑩』、『愁聽』，『孤』字以陰搭上，『愁』字以陽搭去，唱來俱妙，獨『光』字唱來似『狂』字，則以陰搭去之故；若易『光』爲陽字，或易『瑩』爲上聲字，則又叶矣。祝英臺換頭『春晝』、『知否』、『今後』，上三字皆陰，而獨『知否』好聽，『春』字則似『唇』，『今』字則似『禽』，正以下去上二聲不同之故；

若易『春』、『今』爲陽，或易『晝』、『後』爲上，則又無不叶矣。此下字活法也。又平聲陰則揭起，而陽則抑下，固也，然亦有揭起處，特以陽字爲妙者，如二郎神第四句第一字亦是揭調，琵琶『誰知別後』，連環『繁華庭院』、浣紗『蹉跎到此』、明珠『徘徊燈側』，『誰』字、『繁』字、『徘』字，揭來俱妙；而『蹉』字揭來却似『矬』字，蓋此字之揭，其聲吸而入，其揭向內，所以陽字特妙，而陰字之揭，其聲吐而出，如去聲之一往而不返故也。又梁州序第三句第三字，亦似揭起，而亦以陽爲妙，如『日永紅塵』與『一點風來』，『風』不如『紅』妙；勝如花第三句第三字，亦然；荆釵之『登山蓦嶺』與浣紗之『登山涉水』，兩『登』字俱欠妙；餘可類推。此天地自然之妙，呼吸抑揚，宛轉在幾微間，又不可盡謂揭處決不可用陽也。然古曲陰陽皆合者，亦自無幾，卽西廂音律之祖，開卷第一句『遊藝中原』之『原』，法當用陰字，今『原』却是陽，須作『淵』字唱乃叶，他可知已。周氏以爲陰、陽字惟平聲有之，上、去俱無。夫『東』之爲陰，而上則爲『董』，去則爲『凍』，『籠』之爲陽，而上則爲『隴』，去則爲『弄』，淸、濁甚別。又以爲入作平聲，皆陽。夫平之陽字，欲揭起甚難，而用一入聲，反圓美而好聽者，何也？以入之有陰也。蓋字有四聲，以淸出者、亦以淸收，以濁始者、亦以濁斂，以亦自然之理，惡得謂上、去之無陰、陽，而入之作平者皆陽也！又言：凡字不屬陰則屬陽，無陰、陽兼屬者。余家藏得元燕山卓從之中原音韻類編，與周韻凡類皆同，獨每韻有陰、有陽，又有陰、陽通用之

三類。如東鍾韻中，東之類爲陰，戎之類爲陽，而通、同之類并屬陰、陽，或五音中有半清、半濁之故耶？夫理輕清上浮爲陽，重濁下凝爲陰，周氏以清爲陰，以濁爲陽，所不可解。或以陰之字音屬清，陽之字音屬濁之故，然分析倒置，殊自不妥。序琵琶記者爲河間長君，至謂陽宜於男，陰宜於女，益杜撰可嗤矣！宋鄱陽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字聲有清濁，非强爲差別。蓋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此亦以清爲陽，以濁爲陰之一證也。

論韻第七

韻書之夥也，作辭賦騷選則用古韻，有通韻，有叶韻，有轉注；作近體則用今韻，始沈約類譜，今裁於唐而爲禮部韻略；作曲，則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古樂府悉係古韻；宋詞尙沿用詩韻，入金未能盡變；至元人譜曲，用韻始嚴。德清生最晚，始輯爲此韻，作北曲者守之，兢兢無敢出入。獨南曲類多旁入他韻，如支思之於齊微、魚模，魚模之於家麻、歌戈、車遮，眞文之於庚靑、侵尋，或又之於寒山、桓歡、先天，寒山之於桓歡、先天、監咸、廉纖，或又甚而東鍾之於庚靑，混無分別，不啻亂麻，令曲之道盡亡，而識者每爲掩口。北劇每折只用一韻。南戲更韻，已非古法，

至每韻復出入數韻，而恬不知怪，抑何箸也！古詞惟王實甫西廂記，終帙不出入一字——今之偶有一二字失韻，皆後人傳訛；至『眼橫秋水無塵』數語，原不用韻，元人故有此體，以其偶與侵尋本韻相近，何元朗遂訾爲失韻，世遂羣然和之，實甫抱抑良久。余新刻考正西廂記注中，辯之甚詳，不特爲實甫洗冤，亦以爲世之庸贅而妄肆譏評者下一鍼砭耳。南曲自玉玦記出，而宮調之飭，與押韻之嚴，始爲反正之祖。邇詞隱大揚其瀾，世之赴的以趨者比比矣。然中原之韻，亦大有說。古之爲韻，如周顒、沈約、毛晃、劉淵、夏竦、吳棫輩，皆博綜典籍，富有才情，一書之成，不知更幾許歲月，費幾許考索，猶不能盡愜後世之口。德清淺士，韻中略疏數語，輒已文理不通，其所謂韻，不過雜採元前賢詞曲，掇拾成編，非眞有晰於五聲七音之旨，辨於諸子百氏之奧也。又周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遠，未必字字訂過，是欲憑影響之見，以著爲不刊之典，安保其無離而不叶於正者哉！蓋周之爲韻，其功不在於合而在於分；而分之中猶有未盡然者。如江陽之於邦王，齊微之於歸回，魚居之於模吳，眞親之於文門，先天之於鵑元，試細呼之，殊自逕庭，皆所宜更析。而其合之不經者，平聲如肱、轟、兄、崩、烹、盲、弘、鵬，舊屬庚、青、蒸三韻，而今兩收東鍾韻中；浮與蜉蝣之蜉同音，在說文亦作縛牟切，今却收入魚模韻中，音之爲扶，而於尤侯本韻，竟幷其字削去。夫浮之讀作扶，此方言也。呼字須本之六經，即詩菁莪曰『載沈載浮』，下文以『我心則休』叶，角弓曰『雨雪浮浮』，下文以『我是用憂』叶，生民曰

『烝之浮浮』，上文以『或簸或蹂』叶。夫三百篇吾宣尼氏所删而存者，不此之從，而欲區區以方言變亂雅音，何也？且周之韻，故爲北詞設也；今爲南曲，則益有不可從者。蓋南曲自有南方之音，從其地也，如遵其所爲音且叶者，而歌龍爲驢東切，歌玉爲御，歌綠爲慮，歌宅爲柴，歌落爲潦，歌握爲杳，聽者不啻群起而唾矣！至每一聲之字，亦漫併太多，如菽園雜記所譏者，各韻而是。吳興王文璧，嘗字爲釐別，近檇李卜氏，復增校以行於世，於是南音漸正，惜不能更定其類，而入聲之鴂舌，尚仍其舊耳。涵虛子有瓊林雅韻一編，又與周韻略似，則亦五十步之走也。或謂周韻行之已久，今不宜易更；則漁模一韻，正韻業已離之爲二矣。德清可更沈約以下諸賢之詩韻，而今不可更一山人之詞韻哉。且今之歌者，爲德清所誤，抑復不淺，如横之爲紅，鵬之爲蓬，止可於韻脚偶押在東鍾韻中者，作如是歌可耳，若在句中，却當仍作庚青韻之本音；今歌者槩作紅蓬之音，而遇有作庚青本音歌者，輒笑以爲不識中州之音矣，敝至此哉！即就其所謂東鍾二字，立作韻目，亦又自不通。夫詩韻之一東、二冬，止取一字；今取二字作目，非以聲有陰、陽二字之故耶？則惟是取一於陰，取一於陽可也，乃東鍾、支思、先天、歌戈、車遮、庚青則兩陰字，齊微、漁模、尤侯則兩陽字，寒山、桓歡、廉纖則陰、陽兩倒；僅江陽、皆來、眞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七韻不誤，要亦其偶合，而非眞有涇渭於其間也。既兩取而曰江陽，則陰字當即首江字，而今首姜字；又眞文而首[illegible]鄰，侵尋而首鍼林，監咸而首菴南，則其所謂偶合者，而目

與韻，又自相矛盾也，亦何取而以二字目之也！至謂平聲之有上、下，皆以字有陰、陽之故，遂以陰字屬下平，陽字屬上平，尤爲可笑。詞隱先生欲別創一韻書，未就而卒。余之反周，蓋爲南詞設也。而中多取聲洪武正韻，遂盡更其舊，命曰南詞正韻，別有鑿見，載凡例中。

論閉口字第八

字之有開、閉口也，猶陽之有陰，男之有女。古之製韻者，以侵、覃、鹽、咸，次諸韻之後，詩家謂之『啞韻』，言須閉口呼之，聲不得展也。詞曲禁之尤嚴，不許開、閉幷押。閉口者，非啓口卽閉；從閉口收入本字，却徐展其音於鼻中，則歌不費力，而其音自閉，所謂『鼻音』是也。詞隱於此，尤多喫緊，至每字加圈。蓋吳人無閉口字，每以侵爲親，以監爲奸，以廉爲連，至十九韻中，遂缺其三。此弊相沿，牢不可破，爲害非淺。惟入聲之緝，若合、若葉、若洽等字，閉其口則聲不可出，散叶於齊微、歌戈、家麻、車遮四韻中，其勢不得不然。若平聲，則侵尋之與監咸、廉纖，自可轉闢其聲，以還本韻，惟歌者調停其音，似開而實閉，似閉而未嘗不開。此天地之元聲，自然之至理也，乃欲槩無分別，混以鄉音，俾五聲中無一閉口之字，不亦冤哉！

論務頭第九

務頭之說，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曲則絕無人語及之者。然南、北一法。係是調中最緊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墨娥小錄載務頭調侃曰『喝采』。又詞隱先生嘗爲余言：吳中有『唱了這高務』語，意可想矣。舊傳黃鶯兒第一七字句是務頭，以此類推，餘可想見。古人凡遇務頭，輒施俊語，或古人成語一句其上，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周氏所謂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涵虛子有務頭集韻三卷，全摘古人好語輯以成之者。弇州嗤楊用脩謂務頭爲『部頭』，蓋其時已絕此法。余嘗謂詞隱南譜中，不斟酌此一項事，故是缺典。今大略令善歌者，取人間合律腔好曲，反覆歌唱，諦其曲折，以詳定其句字，此取務頭一法也。

論腔調第十

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爲聲亦異，於是有秦聲，有趙曲，有燕歌，有吳歈，

有越唱，有楚調，有蜀音，有蔡謳。在南曲，則但當以吳音爲正。古之語唱者曰：『當使聲中無字。』謂字則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又曰：『當使字中有聲。』謂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也。又曰：『有聲多字少。』謂唱一聲而高下、抑揚、宛轉其音，若包裹數字其間也。『有字多聲少』，謂搶帶、頓挫得好，字雖多，如一聲也。又云：『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元燕南芝菴先生有唱論甚詳，載輟耕錄，今採其要。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垛換，　縈紆牽結，　敦拖嗚咽，　推題丸轉，　搖欠遏透。

歌之節奏：

停聲，　待拍，　偸吹，　拽棒，　字眞，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攧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　一聲背，　一聲圓，　聲要圓熟，　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敦聲，杌聲，啀聲，困聲。

三過聲：

偷氣，取氣，換氣，歇氣。就氣。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此惟北曲有之）：

三臺，破子，遍子，攧落，實催，全篇，尾聲，賺煞，隨煞，隔煞，

羯煞，本調煞，三煞，十煞，拐子煞。

唱曲門戶：

小唱，寸唱，慢唱，壇唱，步虛，道情，撒鍊，帶煩，瓢叫。

凡唱聲病：

散散，焦焦，乾乾，冽冽，啞啞，嗄嗄，尖尖，低低，雌雌，雄雄，

短短，憨憨，濁濁，赸赸，格嗓，囊鼻，搖頭，歪口，合眼，張口，

撮唇，撇口，昂頭，咳嗽，添字。

涵虛子論唱云：

凡人聲音不等：

有川噪，有堂聲，（皆合簫管。）有唱得雄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拭的，失之乜斜；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掐的，失之本調；唱得輕巧的，失之閒賤。

又云凡歌節病：

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府聲，撒錢聲，拽鋸聲，猫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拗嗓，劣調，落架，漏氣。

右係唱曲名言，皆所當玩。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爲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世爭羶趨

痂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

論板眼第十一

古無拍。魏、晉之代，有宋纖者，善擊節，始製爲拍。古用九板，今六板，或五板。古拍板無譜，唐明皇命黃番綽始造爲之。牛僧孺目拍板爲『樂句』，言以句樂也。蓋凡曲，句有長短，字有多寡，調有緊慢，一視板以爲節制，故謂之『板』、『眼』。初啓聲卽下者爲『實板』，又曰『劈頭板』；（遇緊調，隨字卽下，細調亦俟聲出，徐徐而下。）字半下者爲『掣板』，亦曰『枵板』；（蓋『腰板』之譌。）聲盡而下者爲『截板』，亦曰『底板』；場上前一人唱前調末一板，與後一人唱次調初一板齊下爲『合板』。其板先於曲者，病曰『促板』；板後於曲者，病曰『滯板』，古皆謂之『佘（音新）拍』，言不中拍也。唐霓裳羽衣曲，初散聲六遍無拍，至中序始有拍，今引曲無板，過曲始有板，蓋其遺法。古今之腔調既變，板亦不同，於是有『古板』、『新板』之說。詞隱於板眼，一以反古爲事。其言謂清唱則板之長、短，任意按之，試以鼓板夾定，則錙銖可辨。又言：古腔古板，必不可增損。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損腔板間。又言：板必依清唱，而後爲可守；至於搬演，或稍損益之，不可爲法。具見名言。其所點板南詞韻選，及唱曲當知、南九宮譜，皆古人程法所在，當愼遵守。

聞之先輩，有傳腔遞板之法，以數人唔中圍（言）坐，將舊曲每人歌一字，即以板輪流遞按，令數人歌之如一聲，按之如一板，稍有緊緩（腔）、先後（板）之誤，輒記字以罰，如此庶不致腔調參差，即古所謂纍纍如貫珠者。今至『弋陽』、『太平』之『袞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

論須識字第十二

識字之法，須先習反切。蓋四方土音不同，其呼字亦異，故須本之中州，而中州之音，復以土音呼之，字仍不正。惟反切能該天下正音，只以類韻中同音第一字，切得不差，其下類從諸字，自無一字不正矣。至於字義，尤須考究；作曲者往往誤用，致爲識者訕笑。如梁伯龍浣紗記金井水紅花曲『波冷濺芹芽，溼裙㩼』，㩼字、法用平聲。然㩼，箭袋也。若衣衩之衩，屬去聲。唐李義山無題詩『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足爲明證。此其失亦自陳大聲散套節節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衩』始。然伯龍不獨浣紗，散套歸仙洞『荆棘抓裙衩』又爾。近日湯海若還魂記幮畫眉『匾茶靡抓住裙衩線』，亦以衩字作平音，皆誤。僅陳玉陽詅癡符記玉抱肚曲『打毬回，紛紛衩衣』，獨是。又浣紗劉潑帽曲：『娘行聽俟還嬌倩，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倩有二

音，一履倩之倩，作凊字去聲讀，一音茜，卽『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却押庚青韻中，卽童習時論語亦不記憶，何淺陋至此！又車字之有二音也，蓋此字本音尺遮切，隸正韻十六遮類中，至漢以後，始有作居字音者。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此自當作尺遮切。拜月玉芙蓉曲：『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此調法，當兩句各押一韻，下曰『高千古』，則上作居音乃叶，而世無呼作『五車（居）書』之理。今歌者皆從尺遮切，遂韻不叶，而不唱作居音，是歌者不誤，而作者誤也。歎字之亦有二音也，一平聲作灘音，一去聲作炭音。琵琶記赴選折，末白：『仗劍對尊酒，恥爲遊子顏，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歎』，此歎字當作平音，與上顏字叶。後玉芙蓉曲『別離休歎』，此歎字當作去音，與下『輕拆散』之散字叶。今優人於何足歎之歎，皆作去聲白，是作者不誤，而習者誤也。他若瘿之音爲穎，頸瘤也。鄭虛舟玉玦記『却教愧殺瘿瘤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山』之射音亦，『巾櫛』之櫛音卒，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至以織、職、鹽三字幷押車遮韻中，是徽州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字本宋玉大招，見楚辭，音蘇箇切，作梭字去聲讀，惟些少之些，乃作平聲，今亦作平，以與車遮同押，何也？伯龍又以『盡道輕盈略作胖些』，與『三尺小脚走如飛』同押，蓋認些字作西字音，又蘇州土音矣。至婦字，世皆作負字音，惟詩韻作阜字音。玉玦『瘿瘤婦』、『秋胡婦』押在尤侯韻中，音幾不可辨矣！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今列〔三四〕戲目而曰第一齣、第二齣，

問何字，則曰摺字，或曰悔字；問從何來？則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近詥癡符傳言：牛食已，復出嚼，曰齝，音笞。傳寫者誤台爲句，以齝作齣，遂終帙作第幾齝、第幾齝，殊不知齝原作齣，通作齝，以齣作齣，在屈筆毫釐之間，遂致轉展傳誤；然古劇，亦絕無作第幾齣者，只作第幾折可也。影響之誤如此，則作曲與唱曲者，可不以考文爲首務耶！

論須讀書第十三

詞曲雖小道哉，然非多讀書，以博其見聞，發其旨趣，終非大雅。須自國風、離騷、古樂府及漢、魏、六朝三唐諸詩，下迨花間、草堂諸詞，金、元雜劇諸曲，又至古今諸部類書，俱博蒐精采，蓄之胸中，於抽毫時，掇取其神情標韻，寫之律呂，令聲樂自肥腸滿腦中流出，自然縱橫該洽，與勦襲口耳者不同。勝國諸賢，及實甫、則誠輩，皆讀書人，其下筆有許多典故，許多好語襯副，所以其製作千古不磨；至賣弄學問，堆垛陳腐，以嚇三家村人，又是種種惡道！古云：「作詩原是讀書人，不用書中一個字」。吾於詞曲亦云。

論家數第十四

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觀元劇及琵琶、拜月二記可見。自香囊記以儒門手脚爲之，遂濫觴而有文

詞家一體。近鄭若庸玉玦記作，而益工修詞，質幾盡掩。夫曲以模寫物情，體貼人理，所取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繢，便蔽本來。然文人學士，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遂不能廢，猶古文六朝之於秦、漢也。大抵純用本色，易覺寂寥；純用文調，復傷琱鏤。拜月質之尤者，琵琶兼而用之，如小曲語語本色，大曲引子如『翠減祥鸞羅幌』、『夢遶春闈』，過曲如『新篁池閣』、『長空萬里』等調，未嘗不綺繡滿眼，故是正體。玉玦大曲，非無佳處；至小曲亦復塡垛學問，則第令聽者憒憒矣！故作曲者須先認其路頭，然後可徐議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詞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淺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

論聲調第十五（與前腔調不同。前論唱，此專論曲。）

夫曲之不美聽者，以不識聲調故也。蓋曲之調，猶詩之調。詩惟初盛之唐，其音響宏麗圓轉，稱大雅之聲。中、晚以後，降及宋、元，漸萎薾偏詖，以施於曲，便索然卑下不振。故凡曲調，欲其清，不欲其濁；欲其圓，不欲其滯；欲其響，不欲其沈；欲其俊，不欲其痴；欲其雅，不欲其麤；欲其和，不欲其殺；欲其流利輕滑而易歌，不欲其乖剌艱澀而難吐。其法須先熟讀唐詩，諷其句字，繹其節拍，使長灌注融液於心胸口吻之間，機括既熟，音律自諧，出之詞曲，必無沾唇拗嗓

之病。昔人謂孟浩然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秦少游詩，人謂其可入大石調，惟聲調之美，故也。惟詩尙爾，而矧於曲，是故詩人之曲，與書生之曲、俗子之曲，可望而知其槩也。

論章法第十六

作曲，猶造宮室者然。工師之作室也，必先定規式，自前門而廳、而堂、而樓，或三進、或五進、或七進，又自兩廂而及軒寮，以至廩庾、庖湢、藩垣、苑榭之類，前後、左右，高低、遠近，尺寸無不了然胸中，而後可施斤斲。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數，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後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後可施結撰。此法，從古之爲文、爲辭賦、爲歌詩者皆然；於曲，則在劇戲，其事頭原有步驟；作套數曲，遂絕不聞有知此竅者，只漫然隨調，逐句湊拍，掇拾爲之，非不間得一二好語，顚倒零碎，終是不成格局。古曲如題柳『窺青眼』，久膾炙人口，然弇州亦訾爲牽強而寡次序，他可知矣。至閨怨、麗情等曲，益紛錯乖迕，如理亂絲，不見頭緒，無一可當合作者。是故修辭，當自鍊格始。

論句法第十七

句法，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豔不宜枯瘁，宜溜亮不宜艱澀，宜輕俊不宜重滯，宜新采不宜陳腐，

宜擺脫不宜堆垜，宜溫雅不宜激烈，宜細膩不宜粗率，宜芳潤不宜噍殺；又總之，宜自然不宜生造。意常則造語貴新，語常則倒換須奇。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他人用拙，我獨用巧。平仄調停，陰陽諧叶。上下引帶，減一句不得，增一句不得。我本新語，而使人聞之，若是舊句，言機熟也；我本生曲，而使人歌之，容易上口，言音調也。一調之中，句句琢鍊，毋令有敗筆語，毋令有欺嗓音，積以成章，無遺恨矣。

論字法第十八

下字爲句中之眼，古謂百鍊成字，千鍊成句，又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要極新，又要極熟；要極奇，又要極穩。虛句用實字鋪襯，實句用虛字點綴。務頭須下響字，勿令提挈不起。押韻處，要妥貼天成，換不得他韻。照管上下文，恐有重字，須逐一點勘換去。又閉口字少用，恐唱時費力。今人好奇，將劇戲標目，一一用經、史隱晦字代之，夫列標目，欲令人開卷一覽，便見傳中大義，亦且便繙閱，卻用隱晦字樣，彼庸衆人何以易解！此等奇字，何不用作古文？而施之劇戲，可付一笑也！

論襯字第十九

古詩餘無襯字，襯字自南、北二曲始。北曲配絃索，雖繁聲稍多，不妨引帶。南曲取按拍板，板眼緊慢有數，襯字太多，搶帶不及，則調中正字，反不分明。大凡對口曲，不能不用襯字；各大曲及散套，只是不用爲佳。細調板緩，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緊調板急，若用多字，便躲閃不迭。凡曲自一字句起，至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止。惟虞美人調有九字句，然是引曲。又非上二下七，則上四下五，若八字、十字以外，皆是襯字。今人不解，將襯字多處，亦下實板，致主客不分。如古荊釵記錦纏道『說甚麼晉陶潛認作阮郎』，『說甚麼』三字，襯字也，紅拂記却作『我有屠龍劍釣鼇鉤射雕寶弓』，增了『屠龍劍』三字，是以『說甚麼』三字作實字也。拜月亭玉芙蓉末句『望當今聖明天子詔賢書』，本七字句，『望當今』三字係襯字，後人連襯字入句，如『我爲你數歸期畫損掠兒梢』，遂成十一字句。至『金爐寶篆消』曲末句，『算人心不比往來潮』，此是正格，『心』字當疊。詞隱謂『心』字下缺去聲、平聲二字，以爲此死腔活板，故是大誤。又琵琶記三換頭，原無正腔可對，前調『這其間只是我不合來長安看花』，後調『這其間只得把那壁廂且都拚捨』，每句有十三字，以爲是本腔耶？不應有此長句；以爲有襯字耶？不應於襯字上著板。浣紗却字字效之，亦是無可柰何。殊不知『這其間只是我』與『這其間只得把』

是兩正句，以我字、把字叶韻。蓋東嘉此曲，原以歌戈、家麻二韻同用，他原音作拖，上我字與調中鎖、挫、他、墮、何五字相叶，下把字與調中駕、掛二字相叶。歷查遠而香囊、明珠、雙珠，近而竊符、紫釵、南柯，凡此二句皆韻，皆可爲琵琶用韻之證，故知浣紗之不韻，殊謬也。又如散套越恁好『鬧花深處』一曲，純是襯字，無異纏令。今皆著板，至不可句讀（音豆）。凡此類，皆襯字太多之故，訛以傳訛，無所底止。周氏論樂府，以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爲上。世間惡曲，必拖泥帶水，難辨正腔，文人自寡此等病也。

論對偶第二十

凡曲遇有對偶處，得對方見整齊，方見富麗。有兩句對，（如『簾幙風柔、庭闈晝永』，及『惟願取百歲椿萱、長似他三春花柳』類。）有三句對，（如蝶戀花『鳳棲梧鸞停竹』類。）有四句對，（如『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四段相對類。）有隔句對，（如『郎多福』及『娘介福』兩段相對類。）有疊對，（如『翠減祥鸞羅幌』二句一對，下『楚館雲閑』二句又一對，下『目斷天涯雲山遠』二句又一對類。）有兩韻對，（如『春花明綵袖，春酒滿金甌』類。）有隔調對。（如『書生愚見』二調，各末二句相對類。）當對不對，謂之草率；不當對而對，謂之矯强。對句須要字字的確，斤兩相稱方好。上句工寧下句工，一句好一句不好，謂之『偏枯』，須棄了另尋。借對得天成妙語方好，不然反見才窘，不可用也。

曲律卷第三

論用事第二十一

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事可用，失之枯寂。要在多讀書，多識故實，引得的確，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說。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西廂、琵琶用事甚富，然無不恰好，所以動人。玉玦句句用事，如盛書櫃子，翻使人厭惡，故不如拜月一味清空，自成一家之爲愈也。又用得古人成語恰好，亦是快事；然只許單用一句，要雙句，須別處另尋一句對之。如琵琶月雲高曲末二句，第一調『正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須信家貧不是貧』，第二調『他須記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區區陌路人』，第三調『他不到得非親却是親，我自須防人不仁』，如此方不堆積，方不蹈襲，故知此老胸中，別具一副爐錘也。

論過搭第二十二

過搭之法，雜見古人詞曲中，須各宮各調，自相爲次。又須看其腔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尾與後調首要相配叶，前調板與後調板要相連屬。古每宮調皆有賺，取作過度而用。緣慢詞（卽引子）止著底板，驟接過曲，血脈不貫，故賺曲前段，皆是底板，至末二句始下實板。戲曲中已間賓白，故多不用。諸宮調惟仙呂許與雙調相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惟十三調譜類多出入，中商黃調以商調、黃鍾二調合成，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其餘各調出入，詳見十三調譜中。或謂南曲原不配絃索，不必拘拘宮調，不知南人第取按板，然未嘗不可取配絃索。又譬置目眉上，置鼻口下，亦何妨視嗅，但不成人面部位，終非造化生人意耳。凡一調中，有取各調一二句合成，如六犯淸音、七犯玲瓏等曲，雖各調自有唱法，然旣合爲一，須唱得接貼融化，令不見痕迹，乃妙。何元朗謂：北曲大和絃是慢板，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臨了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皆大和，又是慢板。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然戲曲亦有中段却放緩唱者，不可一律論也。

論曲禁第二十三

曲律，以律曲也。律則有禁，具列以當約法：

重韻。（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借韻。（雜押傍韻，如支思，又押齊微類。）

犯韻。（有正犯——句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冬犯東類。有傍犯——句中即上去聲不得與平聲相犯，如董凍犯東類。）

犯聲。（即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例。）

平頭。（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上疊用。（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上去、去上倒用。（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活法。見前論平仄條中。）

入聲三用。（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

陰陽錯用。（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閉口疊用。（凡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又用尋，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毿毿、懨懨類，不禁。）

韻脚多以入代平。（此類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句中者，俱不禁。）

疊用雙聲。（字母相同，如𤫊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疊用疊韻。（二字同韻，如逍遙、燦爛，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開閉口韻同押。（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不新采。）

生造。（不現成。）

俚俗。（不文雅。）

蹇澀。（不順溜。）

粗鄙。（不細膩。）

錯亂。（無次序。）

蹈襲。（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沾唇。（不脫口。）

拗嗓。（平仄不順。）

方言。（他方人不曉。）

語病。（聲不雅，如中原音韻所謂『「達不著主母機」，或曰「燒公鴨亦可」』類。）

請客。（如咏春而及夏，題柳而及花類。）

太文語。（不當行。）

太晦語。（費解說。）

經史語。（如西廂『離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學究語。（頭巾氣。）

書生語。（時文氣。）

重字多。（不論全套單隻，凡重字俱用檢去。）

襯字多。（襯至五六字。）

堆積學問。

錯用故事。

宮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右諸禁，凡四十條。在知音高手，自然不犯。如不能盡免，須檢點去其甚者，令不礙眼；不爾終

難爲識者，非法家曲也。

論套數第二十四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調，然後遣句，然後成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著一絲紕纇。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顚倒一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政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煙波渺漫，姿態橫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標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絕技。即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金在衡謂古散套無佳者，僅北調『萬種閒愁』一曲。何元朗以爲秖得『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攜劍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羅隱詩。其餘蕪淺，殊不足觀。余謂北曲尙有佳者，惟南曲最不易得。弇州謂『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是大不然。此曲首調第一七字句，便下五襯字，既已非法；第三句多了一字，語亦無謂；第四五句『軟玉溫香，嫩枝柔葉』，空無著落；末二句『琴瑟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

月』，意復不接；第二調沉醉東風又起一頭。特此後語意頗佳，至末段，詞亦爛熳奔湧，然只是一意敷演，又不當與前忒忒令『燕山絕，湘江竭，斷魚封雁帖』三語相妨，無足取也。無已，則陳大聲『因他消瘦』一曲，又首調『羞問花時還問柳』數語秖是請客，次調懶畫眉『繡戶輕寒透，十二珠簾不上鈎』二句湊插，第三調金索挂梧桐『黃鶯似喚儔』四句又是請客；只浣溪沙以下數調，語意流麗，頗自可人，前段終非完璧；才難之歎，於斯益信。大略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調意思。西廂記每套只是一個頭腦，有前調末句牽搭後調做者，有後調首句補足前調做者，單槍匹馬，橫衝直撞，無不可人，他調殊未能知此竅竅也。

論小令第二十五

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醞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著一戾句不得，著一草率字不得。弇州論詞，所謂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正作小令至語。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

論咏物第二十六

咏物毋得罵題，却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只貴說用。佛家所謂不即不離，是相非相，只於牝牡驪黃之外，約略寫其風韻，令人髣髴中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元人王和卿咏大蝴蝶：『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箇空。誰道風流種？號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搧過橋東。』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却無一句不是俊語。古詞咏柳『窺青眼』，開口便知是柳，下『偏宜向朱門羽戟，畫橋游舫』，又『倚闌凝望，消得幾番暮雨斜陽』等，皆從柳外做去，所以渺茫多趣。他如祝京兆咏月、陶陶區咏雁、梁伯龍咏蛺蝶等，非無一二佳語，只夾雜凡俗，便是不成片段。小令北調，王西樓最佳，如咏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王渼陂、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海浮『月兒芽彎環在腮上，筍兒尖穿破了鼻梁』，及『環兒脚一彎，花兒瓣兩邊』，又『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襀兒裏穿芳徑』等，尤稱妙絕；亦未免間以粗豪語，不無遺恨耳。問：如何是說體？如昔人咏柳絮『一似半天飄粉，遠樹疑酥，平地飛瓊堵』是也。如何是說用？如咏草『斜陽外，幾家斷橋村塢』，又『池塘雨歇，夢回南浦』，又『王孫何事在長途，好歸去』，又『驚春暮』是也。

論俳諧第二十七

俳諧之曲，東方滑稽之流也，非絕穎之姿，絕俊之筆，又運以絕圓之機，不得易作。著不得一箇太文字，又著不得一句張打油語。須以俗爲雅，而一語之出，輒令人絕倒，乃妙。元人嘲禿指甲詞：『十指如枯筍，和袖棒金尊。搊殺銀箏字不眞。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中原音韻及弇州皆極賞之，然首語及『揉癢天生鈍』句，尙覺著相。此體亦是西樓最佳，如失雞、轉五方等曲，皆極當行。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諸謔小令極多，如嘲少髮大脚妓黃鶯兒中二句『妝臺上省油，斷打處省揪，未下妝樓，金蓮一步，佔著兩塊大磚頭』，嘲瘦妓『四兩㔁條搓，抹胸膛三寸羅，倩郎君一手撟（平聲）三箇』，嘲歪嘴妓『一箇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說話倒與傍人對，未抹胭脂，櫻桃一點搓（去聲）過鼻梁西』等曲，大爲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

論險韻第二十八

作曲好用險韻，亦是一僻。須韻險而語則極俊，又極穩妥，方妙。西廂之『不念法華經，不禮梁

王懺』，及『彩筆題詩，迴文織錦』，何語不佞，何韻不妥！又國初人蕭淑蘭劇，全押廉纖、監咸、侵尋、桓歡四韻，亦字字穩俏。近見押此等韻者，全無奇怪峭絕處，只是湊得韻來，便以爲難事。夫欲借險韻以見難，而止是平通趁韻，無以異於人也，亦何取此等韻爲耶！故知百尺竿頭進技，非古所謂『肉飛仙』手段不可，庸衆人故當以此爲戒。

論巧體第二十九

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順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虞邵菴作『鑾輿三顧茅廬』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蓋尤難矣。喬夢符有『當時處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嘉靖間，北都有劉憲副效祖者用此體，凡平聲每韻各賦一首，可稱一癖。詞林摘豔有粉蝶兒『從東隴風動松呼』長套，句句兩字一韻，然不見佳。藥名詩，須字則正用，意却假借，讀去不覺，詳看始見，方得作法，如所謂『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是也。陳大聲有藥名散套，首句『今年牡丹開較遲』，便是直用其名，更無別意。又後多借同音字爲用，如借『霜梅』爲『雙眉』，『茴香』爲『回鄉』，其語猶俏；至借『白芨』爲『北極』，『滑石』爲『化石』，

政可發一胡盧矣。今紅藥用藥名、牌名、五色、五聲、八音及瀟湘八景、離合、集句等體，種種皆備，然不甚合作。倘不能窮極妙境，不如毋添蛇足之爲愈也。

論劇戲第三十

劇之與戲，南北故自異體。北劇僅一人唱，南戲則各唱。一人唱則意可舒展，而有才者得〔三五〕盡其春容之致；各人唱則格有所拘，律有所限，卽有才者，不能恣肆於三尺之外也。於是：貴剪裁，貴鍛鍊——以全帙爲大間架，以每折爲折落，以曲白爲粉堊、爲丹艧；勿落套，勿不經，勿太蔓；蔓則局懈，而優人多刪削；勿太促，促則氣迫，而節奏不暢達；毋令一人無著落，毋令一折不照應。傳中緊要處，須重著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採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之故也。又用宮調，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遊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怨則用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動得人。其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參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詞藻工，句意妙，如不諧里耳，爲案頭之書，已落第二義；旣非雅調，又非本色，掇拾陳言，湊插俚語，爲學究、爲張打油，勿作可也！

論引子第三十一

引子，須以自己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說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却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手段。浣紗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蹙金蓮步』，是一宮人語耳！只尝羅山下一引頗佳，中『春風無那』，却不可解；餘俱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爲才士之作。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明珠引子，時用詩餘；寶劍引子，多出已創，皆不足爲法。自來唱引子，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鼓點之，譜中只加小圈讀斷，此是定論。

論過曲第三十二

過曲體有兩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場上，不論士人閨婦，

以及村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最要落韻穩當。如琵琶『手指上血痕尙在衣麻』，『衣麻』是何話說？紅拂『彎雲撩』下無『亂』字，是歇後語矣！皆謂趁韻。又不可令有敗筆語。琵琶僥僥令，旣云『但願歲歲年年人長在，父母共夫妻相勸酬』，下却又云『夫妻長廝守，父母願長久』，說過又說；至『兩山排闥』二句，與上何干？大是請客！尾聲『惟有快活是良謀』，直張打油語矣。用韻，須是一韻到底方妙；屢屢換韻，畢竟才短之故，不得以琵琶、拜月藉口。若重韻，則正不必拘，古劇皆然。避而牽强，不若重而穩俏之爲愈也。

論尾聲第三十三

尾聲以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著精神，末句更得一極俊語收之，方妙。凡北曲煞尾，定佳。作南曲者，只是潦草收場，徒取完局，所以戲曲中絕無佳者，以不知此竅故耳。各宮調尾聲，或平煞，或仄煞，各有定格，詞隱雖臚列譜中，然祇是檢舊曲訂出。舊曲實未必皆是。必如十三調譜中舊定諸格，方是不差，惜原曲有不能盡見者耳。今錄於後：

情未斷煞。（仙呂、羽調同此尾。）『衷腸悶損』尾文是也。

三句兒煞。（黃鍾尾。）『春容漸老』尾文是也。

尙輕圓煞。（正宮、大石同尾。）『祝融南度』尾文是也。

尙遶梁煞。（商調尾。）『那日忽覩多情』尾文是也。

尙如縷煞。（中呂有二樣，此係低一格尾。）『料峭東風』尾文是也。（般涉同。）

喜無窮煞。（中呂高一格尾。）『子規聲裏』尾文是也。

尙按節拍煞。（道宮尾。）『新篁池閣』尾文是也。

不絕令煞。（南呂尾。）『明月雙溪』尾文是也。

有餘情煞。（越調尾。）『炎光謝了』尾文是也。

收好姻煞。（小石尾。）『花底黃鸝』尾文是也。

有結果煞。（雙調尾。）『簫聲喚起』尾文是也。

又有本音就煞，謂之隨煞。　又有雙煞。　又有借音煞。　又有和煞。

凡一調作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調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聲。

論賓白第三十四

賓白，亦曰『說白』。有『定場白』，初出場時，以四六飾句者是也。有『對口白』，各人散語是也。

定場白稍露才華，然不可深晦。紫簫諸白，皆絕好四六，惜人不能識；琵琶黃門白，只是尋常話頭，略加貫串，人人曉得，所以至今不廢。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當家。浣紗純是四六，寧不厭人！又凡「者」字，惟北劇有之，今人用在南曲白中，大非體也。句字長短平仄，須調停得好，令情意宛轉，音調鏗鏘，雖不是曲，却要美聽。諸戲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難不下於曲。玉玦諸白，潔淨文雅，又不深晦，與曲不同，只稍欠波瀾。大要多則取厭，少則不達，蘇長公有言：『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作白之法也。

論插科第三十五

插科打諢，須作得極巧，又下得恰好。如善說笑話者，不動聲色，而令人絕倒，方妙。大略曲冷不鬧場處，得淨、丑間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劇戲眼目。若略涉安排勉强，使人肌上生粟，不如安靜過去。古戲科諢，皆優人穿插，傳授爲之，本子上無甚佳者。惟近顧〔三六〕學憲青衫記，有一二語咄咄動人，以出之輕俏，不費一毫做造力耳。黃山谷謂：『作詩似作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在宋時已然矣。

落詩，亦惟琵琶得體。每折先定下古語二句，却湊二語其前，不惟場下人易曉，亦令優人易記。自玉玦易詩語爲之，於是爭趨於文。邇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語矣。用得親切，較可。如浣紗范蠡遇西施折，用『芙蓉脂肉綠雲鬟』一詩，所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論部色第三十七

夢遊錄云：『今敎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豔段」，次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參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喧鬧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

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按：丹丘先生謂雜劇、院本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又謂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爲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貼旦（即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兒（即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即老雜）。小廝曰『徠』，從人曰『祗從』，雜脚曰『雜當』，裝賊曰『邦老』。凡斷役，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婢皆曰『梅香』。凡酒保皆曰『店小二』。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生）、正旦、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即中淨）、小丑（即小淨），共十二人；或十一人，與古小異。古孤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孤即旦，非也。又丹丘以狚、狐、鴇、猱並列，即『孤』當亦是『狐』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並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論訛字第三十八

戲曲有相傳既久，致訛字間出，或係刻本之誤，或爲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識者貽嗤，不一而

足。如西廂『風欠酸丁』之『欠』，俗子作『耍』字音，至去其字之轉筆處一『ノ』，並字形亦爲改刪，不知字書從無此字。元賈仲名蕭淑蘭劇寄生草曲：『改不了强（去聲。）文憁醋餓寒臉（音歛，不作檢音），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腌窮儉。』以欠與上之『臉』、下之『儉』叶韻，明白可證。蓋起於南人，但知有『風耍』俗語，不知北音，遂妄倡是說。不意金在衡輩亦爲所誤。筆之正訛。夫使果爲『風耍』之義，何不逕用『耍』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記者尤多。如請糧普天樂，原以家麻、戈歌二韻通用，其云『豈忍見公婆受餓』，正與上『弟和兄更沒一箇』、下『直恁摧挫』相叶，却改作『受餒』。又有從而附和之者，以爲避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語矣，餓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韻爲快耶？成親女冠子引『丈夫得志，佳婿乘龍』，與上下入聲簇、促韻全不叶。或改作『坦腹』，於韻是矣，而與後之『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又犯重複。直是難擇，則是東嘉自誤。雙聲子『娘介福』，用詩經語。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識『介』字義，又與『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後復改作『萬福』，又『万』與『分』相近之故也。剪髮香羅帶第三調『堪憐愚婦人』，下當云『單身又貧』，却易爲『窮』，亦誤。記中每對偶甚整。向謂『孔雀屏開』當作『開屏』，與下『芙蓉隱褥』相對，近詞隱於考誤已正之矣。又嘗疑『新篁池閣』、『槐陰庭院』二語，『槐陰』與『新篁』不對，必有誤字。『新篁』當以『高槐』爲對，乃的。孟郊詩：『高槐結浮陰』。非無出也。卽此曲前云『深院荷香

滿』，又『只管打扇與燒香』，又『一架荼蘼滿院香』，下又云『香肌無暑』，又『一點風來香滿』，又『香匳日永』，又『香消寶篆沈煙』，又『怎遂得黃香願』，又『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又『只見荷香十里』，又『淸香瀉下瓊珠濺』，連用十一『香』字，重疊之甚；而香滿、香匳、香消三句疊用，尤爲不妥。有改『香匳』作『湘簾』者，與上『薔薇簾幙』又重，不可强爲之解。本折落詩：『歡娛休問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幾何？』兩『何』字亦重。下『何』字，蓋『多』字之誤耳。他如明珠記二郎神換頭『果然是萍水相遭』，與上之『問分曉』、下之『郞年少』相叶，因坊本誤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紅拂記古輪臺『刺船陳孺』，『刺』字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當音作『戚』。陳孺，謂陳平也。刺船事，見史記，却無正音。莊子漁父篇註『音戚』，此可爲證。懶畫眉『只得顚倒衣裳試覷渠』，『倒』字皆唱作上聲。夫去聲則『顚倒』之義也，上聲則『傾倒』之『倒』，於義不協矣。此則起於朱子註詩。此老執拗，甚不可解。詩言：『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顚之倒之』，卽覆說上文『顚倒』二字之辭，其實一也，却於上『倒』字音作上聲，而下『倒』字音作去聲，此何說也？又『撇道』，北人調侃說『脚』也。湯海若還魂記末折『把那撇道兒搭長舌揸』，是以『撇道』認作獺子也，誤甚。又散套『梅家莊水罐湯鉼打爲磁屑』，當作『謝家莊』，正崔護乞漿處也。又『窺青眼』曲，白練序換頭『蕭郞信渺茫』下，舊原作『還追想當年處士莊』。詞選作『漫留下當年繫馬

椿』，俚甚，非白語。『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出元人雜劇，今皆訛作『旌捷旗』，然似不如『捷旌旗』與下『好消息』對，爲的。『憑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語出藏經，今皆訛作『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言之人難得也；今訛作『可與人言』。『兩葉浮萍歸大海』，蓋本白樂天『與君何處重相遇，兩葉浮萍大海中』詩語，詞隱唱曲當知以爲非是，或偶未見此詩耳。大抵刻本中誤處，須以意理會，不可便仍其誤。彼優人俗子，既不能曉，吾輩又不爲是正，幾何不令千古之瞶瞶耶！

雜論第三十九上（係縱筆漫書，初無倫次。）

詞曲小道。遏雲、落塵，遠不暇論。明皇製春光好曲而桃杏皆開，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節以舞，聲之所感，豈其微哉！

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晝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氣骨勝；工句字，故以色澤勝。

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大都，即今北京。）

正音譜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於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評，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真有所甄別其間也。

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聲歌，以紓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然其時如貫酸齋、白無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尚，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旣無暇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古戲不論事實，亦不論理之有無可否，於古人事多損益緣飾爲之，然尚存梗槩。後稍就實，多本古史傳雜說略施丹堊，不欲脫空杜撰。邇始有揑造無影響之事以欺婦人、小兒者，然類皆優人及里巷小人所爲，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樓，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草曲：『這的

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俗子見之，有不訾以爲傳唐人用宋事耶？畫家謂王摩詰以牡丹、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畫袁安高臥圖有雪裏芭蕉，此不可易與人道也。

詞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盡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韻，下筆便如葛藤；所作『宰金頭黑脚天鵝』折桂令、『燕子來海棠開』塞兒令、『臉霞鬟鴉』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卽文人無以勝之，是殊不可曉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喈』字，及南曲而用北韻，以『白』爲『排』，以『鑿』爲『好』之類，皆大非體也。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却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恥爲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時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語所被者廣，大略相通，而南則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則不能通曉故也。

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卽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樂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

詞，猶唐人之選中興閒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尙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閫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衞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唐三百年，詩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詞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興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錚錚者，指不易多屈，何哉？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琵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西廂組豔，琵琶脩質，其體固然。何元朗並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尙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尙隔兩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世傳拜月爲施君美作，然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皆載在漢卿所編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吳山前坐賈也。南戲自來無三字作目者，蓋漢卿所謂拜月亭，係是北劇，或君美演作南

戲，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並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治長』、『二聖環』等諸語而已。即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竅由天地開闢以來，不知越幾百千萬年，俟夷狄主中華，而於是諸詞人一時林立，始稱作者之聖，嗚呼異哉！

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而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

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楣』，皆不成語。又蔡別後，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後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牕，蕭條朱戶』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二十六折駐馬聽『書寄鄉關』二曲，皆本色語，中『著啼痕緘處翠綃斑』二語，及『銀鉤飛動綵雲牋』二語，皆不搭色，不得爲之護短。至後八折，眞傖父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

弇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筍、蜆、蛤，遂欠風味』。余謂：使盡廢駝峯、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荊釵、白兔、破窰、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作耶？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也，蓋一幸矣。

元初諸賢作北劇，佳手疊見。獨其時未有爲今之南戲者，遂不及見其風槩，此吾生平一恨！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不幸也。

元朗謂：『呂蒙正內「紅妝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箇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煙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正以其辭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數曲昔人偶打入絃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謂：『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辭爲也！

明珠記本唐人小說，事極典麗，第曲白類多蕪葛。僅『良宵杳』一套，不特詞句婉俏，而轉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謂『其兄浚明給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調名殊不佳，尾聲及後黃鶯兒二曲俱俚率不稱，若出兩手，何耶？

中原音韻十七宮調，所謂『仙呂宮清新綿邈』等類，蓋謂仙呂宮之調，其聲大都清新綿邈云爾。其云『十七宮調各應於律呂』，『於』字以不嫻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譜於仙呂等各宮調字下加一『唱』字，係是贅字。然猶可以『唱』代『曲』字，謂某宮之曲，其聲云云也。至弇州加一『宜』字，則大拂理矣！豈作仙呂宮曲與唱仙呂宮曲者，獨宜清新綿邈，而他宮調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爲本文累也。

論曲，當看其全體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語偶合，而曰某人、某劇、某戲、某句、某句似元人，遂執以槩其高下。寸瑜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尙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垛死屍，則趙括之讀父書，故不如飛將軍之横行匈奴也。

當行本色之說，非始於元，亦非始於曲，蓋本宋嚴滄浪之說詩。滄浪以禪喩詩，其言：『禪道在妙悟，詩道亦然。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又云：『須以大乘正法眼爲宗，不可令墮入聲聞辟支之果。』知此說者，可與語詞道矣。

作詞守成法，尺尺寸寸，句翾字研，俾無累功令，易耳。然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故入曲三昧，在『巧』之一字。

唱曲欲其無字。即作曲者用綺麗字面，亦須下得恰好，全不見痕迹礙眼，方爲合作。若讀去而煙雲花鳥、金碧丹翠、橫垜直堆，如攤賣古董，鋪綴百家衣，使人種種可厭，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間，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强爲避忌，如易『地』爲『士』，改『宇』作『廈』，致與上下文生拗不協，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順其自然之爲貴耳。

南曲之有陰陽也，其竅今日始闢。然此義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當。當亦如前取務頭法，將舊曲子令優人唱過，但有其字是而唱來却非其字本音者，即是宜陰用陽、宜陽用陰之故，較可尋繹而得之也。

揭調之說，不特今曲爲然。楊用脩詩話云：『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則唐時之歌曲，可想見矣。

凡曲之調，聲各不同，已備載前十七宮調下。至各韻爲聲，亦各不同。如東鍾之洪，江陽、皆來、蕭豪之響，歌戈、家麻之和，韻之最美聽者。寒山、桓歡、先天之雅，庚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齊微之弱，魚模之混，眞文之緩，車遮之用雜入聲，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聽之令人不爽

至侵尋、監咸、廉纖，開之則非其字，閉之則不宜口吻，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較傳奇更難。傳奇各有本等事頭鋪襯，散套鑿空爲之。散套中登臨、遊賞之詞較易，閨情尤難，蓋閨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語，皆爲前人所道，不易脫此窠臼故也。白樂天作詩，必令老嫗聽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作劇戲，亦須令老嫗解得，方入衆耳，此即本色之說也。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劇戲之行與不行，良有其故。庸下優人，遇文人之作，不惟不曉，亦不易入口。村俗戲本，正與其見識不相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識字人口授而得，故爭相演習，以適從其便。以是知過施文彩，以供案頭之積，亦非計也。

世多可歌之曲，而難可讀之曲。歌則易以聲掩詞，而讀則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詩，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則用僻事之故也。『胡廝哩』、『兩喬才』，此方言也。『韓景陽』、『大來頭』，此僻事也。作南戲，而兩語皆南人所不識，皆曲之病也。

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百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

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卽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犂然各具，然西施、嫫母，妍醜殊觀，王公、厮養，貴賤異等，墮地以來，根器區別，欲勉强一分，幾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絕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傳。宋之詞，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北詞也，而其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何以故哉？國家經一番變遷，則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遑習此太平娛樂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傳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爲慨，且懼。

曲律卷第四

雜論第三十九下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關雎、鹿鳴，今歌法尚存，大都以兩字抑揚成聲，不易入里耳。漢之朱鷺、石流，讀尚聱牙，聲定稚樸。晉之子夜、莫愁，六朝之玉樹、金釵，唐之霓裳、水調，卽日趨冶豔，然祇是五七詩句，必不能縱橫如意。宋詞句有長短，聲有次第矣，亦尚限邊幅，未暢人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極之長套，斂之小令，能令聽者色飛，觸者腸靡，洋洋纚纚，聲蔑以加矣！此豈人事，抑天運之使然哉。

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

（即宋詞，非曲譜。）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即今曲，當亦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幷其法不傳，殊爲可惜！今列其目幷譜於後，以存典刑一斑。

林鍾商目——隋呼歇指調。

娋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娋聲譜：

一乙ㄗㄣ13

小品譜：

一フㄴヲㄅㄥㄴ一マフㄴすㄋㄅㄙ一ㄴㄣㄋ
正秋氣凄涼鳴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吟

又：

一ㄴㄣㄋフㄴㄌㄅㄋㄴ一マㄴヲフㄅㄋ一ㄴㄣㄋ
戴花滯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花滯酒

元時北虜達達所用樂器，如箏、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見輟耕錄。不知其音調詞義如何，然亦各具一方之製，誰謂胡無人哉。今并識於此，以廣異聞。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閃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門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刺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阿厮闌扯弼『回盞曲雙手彈』。　　苦只把其『呂弦』。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

伉俚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詞之異於詩也，曲之異於詞也，道迥不侔也。詩人而以詩爲曲也，文人而以詞爲曲也，誤矣，必不可言曲也。

嘗戲以傳奇配部色，則西廂如正旦，色聲俱絕，不可思議；琵琶如正生，或峨冠博帶，或敝巾敗衫，俱嘖嘖動人；拜月如小丑，時得一二調笑語，令人絕倒；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荆釵、破窰等如淨，不繫物色，然不可廢；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場步，略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喝采。浣紗、紅拂等如老旦、貼生，看人原不苛責；其餘卑下諸戲，如雜脚備員，第可供把盞執旗而已。

作閨情曲，而多及景語，吾知其窘矣。此在高手，持一『情』字，摸索洗發，方挹之不盡，寫之不窮，淋漓渺漫，自有餘力，何暇及眼前與我相二之花鳥煙雲，俾掩我眞性，混我寸管哉。世之曲，咏情者强半，持此律之，品力可立見矣。

北劇之於南戲，故自不同。北詞連篇，南詞獨限。北詞如沙場走馬，馳騁自由；南詞如揖遜賓筵，折旋有度。連篇而蕪蔓，獨限而跼蹐，均非高手。韓淮陰之多多益善，岳武穆之五百騎破兀朮十

萬衆，存乎其人而已。

昔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吾謂：詩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夫詩之限於律與絕也，卽不盡於意，欲爲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詞之限於調也，卽不盡於吻，欲爲一語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則調可累用，字可襯增。詩與詞，不得以諧語方言入，而曲則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縱橫出入，無之而無不可也。故吾謂：快人情者，要毋過於曲也。

曲以婉麗俏俊爲上。詞隱譜曲，於平仄合調處，曰『某句上去妙甚』。『某句去上妙甚』。是取其聲，而不論其義可耳。至庸拙俚俗之曲，如臥冰記古皂羅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質古之極，可愛可愛』。王煥傳奇黃薔薇『三十哥央你不來』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遺意，可愛』。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極口贊美，其認路頭一差，所以已作諸曲，略墮此一劫，爲後來之誤甚矣，不得不爲拈出。

古人往矣，吾取古事，麗今聲，華袞其賢者，粉墨其慝者，奏之場上，令觀者藉爲勸懲興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爲有關世教文字。若徒取漫言，旣已造化在手，而又未必其新奇可喜，亦何貴漫言爲耶？此非腐談，要是確論。故不關風化，縱好徒然，此琵琶持大頭腦處，拜月祇是宣淫，端士所不與也。

各調有宜遵古以正今之訛者，有不妨從俗以就今之便者。九宮新譜所載步步嬌之第一句、玉交枝

之第五句、好姐姐之第五句、江兒水之第四句、啄木兒之第六句、懶畫眉之第一句、醉扶歸之第三句，其所署平仄，正今失調，斷所宜遵。至皂羅袍第三句之平仄平平、解三酲之第四六字句與第五七字句下三字之平仄平、一江風之第五六重用四字句、瑣窗寒之第八七字句、山坡羊之第七七字句、步步嬌之第五句第二字用仄聲，從古可也；卽從俗，亦不害其爲失調也。若玉芙蓉之第六句用平平仄平、白練序之首句作四字、畫眉序之首句作三字、石榴花之首四句盡作七字、梁州序犯之第九句作七字、劉潑帽之第四句作四字、駐雲飛之第六句作三字、綿搭絮首句七字與第三句之六字、鎖南枝之第三句六字、與換頭第一二句之五字、第三句下之多六字一句，則世俗之以新調相沿舊矣，一旦盡返之古，必羣駭不從。又水底魚兒之八句，卽剖爲二人唱，似亦無妨。風入松之每調繼以兩急三槍，與末調之單用本調，雖古有此格，然琵琶後八折耳，安在其必當而拘拘以此爲法也，拈出與秉筆者商之。

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眞。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却取太和正音譜所收張小山『瘦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一首爲確。蓋浣紗實倣龍泉，較原調多著襯字，其聲尚可考見也。今並列於此。元人題廬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浣紗朝天子云：『往江干水鄉，過花溪

柳塘，看齊齊綵鷁波心放。鼕鼕疊鼓起鴛鴦，一雙戲清波浮輕浪。青山兒幾行，綠波兒千狀，渺茫渺茫渺渺茫。趁東風蘭橈畫槳，蘭橈畫槳，採蓮歌齊聲唱。』南人爲北詞，而失其本調者，即此曲可類見矣。余頃與孫比部談及此調，比部指摘浣紗陰陽之舛。余因字字分別陰陽，並盡用律中諸禁，作春遊詞一闋。鬱藍生序刻以傳好事者，今存別本。然爲法苛刻，益難中之難。要以遊三尺之中，而不見一毫勉强，乃佳；若一爲界限所拘，讀去礙口，便非高手也。

曲與詩原是兩腸，故近時才士輩出，而一搦管作曲，便非當家。汪司馬曲，是下膠漆詞耳。弇州曲不多見，特四部稿中有一塞鴻秋、兩畫眉序，用韻既雜，亦詞家語，非當行曲。畫眉序和頭第二字，法用去聲，却云『濃霜畫角遼陽道，知他夢裏何如』。濃字平聲，不可唱也。

近之爲詞者，北詞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渼陂，蜀則楊狀元升菴，金陵則陳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東則李尚寶伯華，馮別駕海浮，山西則常延評樓居，維陽則王山人西樓，濟南則王邑佐舜耕，吳中則楊儀部南峯。康富而蕪；王豔而整；楊俊而葩；陳、胡爽而放；徐暢而未汰，李豪而率，馮才氣勃勃，時見紕纇；常多俠而寡馴，西樓工短調，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諧謔；楊較粗莽。諸君子間作南調，則皆非當家也。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小令，並斐亹有致；祝小令亦佳，長則草草；陳、梁多大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餘未悉見，不敢定其甲乙也。

王渼陂詞固多佳者。何元朗摘其小詞中『鶯巢濕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然此詞全文：『泠泠象板粉兒敲，小小金杯綠蟻飄，重重畫閣紅塵落。喜豐年恰遇着，幾般兒景致蹺蹊。鳳團小茶烹銀罐，驢背穩詩吟野橋』。除鶯巢句，下皆陳語。後三句對復不整。又云：『杜甫遊春劇，金、元人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甫以罵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固陵厲一時，然亦多雜凡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復謂其聲價不在關、馬之下，皆過情之論也。

對山亦忤於時，放情自廢，與渼陂皆以聲樂相尚，彼此酬和不輟。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氣，然喜生造，喜堆積，喜多用老生語，不得與王並驅。所著沜東樂府。可數百首，中元夜落梅風：『春雲澹，月色昏。坐空齋雪餘風潤。若嫦娥肯饒春幾分，向朱簾且收寒暈。』效自君之出矣沉醉東風：『掃萬里龍沙未返，怨深閨蛾尾空彎。泣相思柳未勻，待好會梅初綻。隔魂臺水水山山，也要尋君到玉關，路比天涯近遠？』僅此二詞，頗饒風韻，餘未足取。篛易蛾眉爲蛾尾，亦不妥耳。

升菴北調，未盡閑律，然最有佳者。余最愛其沉醉東風小令云：『也不是石家的綠珠風韻，也不是喬家的碧玉青春。合雙鬟夢裏來行，萬里雲南近，似蘇家過嶺朝雲。休索我花鈿與繡裙，窮秀才床頭金盞。』風流旖旎，即實甫能加之哉！

松陵詞隱沈寧菴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律甚精，汎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

良不可沒。先生能詩，工行、草書。弱冠魁南宮，風標白晳如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値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並畜聲伎，爲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詞曲甚富，有紅蕖、分錢、埋劍、十孝、雙魚、合衫、義俠、分柑、鴛衾、桃符、珠串、奇節、鑿井、四異、結髮、墜釵、博笑等十七記。散曲曰情癡寱語、曰詞隱新詞二卷；取元人詞，易爲南調，曰曲海青冰二卷。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尙本色，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又嘗增定南曲全譜二十一卷，別輯南詞韻選十九卷。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及考定琵琶記等書，半已盛行於世；未刻者，存吾友鬱藍生處。生平故有詞癖，每客至，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譜，旣就梓，誤以均爲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辭爲謝。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自兩先生歿，而吳中遂無復有繼其迹者，悲夫！

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稱首。其餘諸作，出之頗易，未免庸率。然嘗與余言，歉以紅蕖爲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於聲韻、宮調，言之甚毖，顧於己作，更韻、更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曉耳。

顧道行先生，亦美風儀，登第甚少。嘗一就教吾越。以閩中督學使者棄官歸田。工書、畫，侈姬侍，兼有顧曲之嗜。所畜家樂，皆自教之。所著有靑衫、葛衣、義乳三記，略尙標韻，第傷文弱。余

嘗一訪先生園亭，先生論詞，亦傾倒不輟。晚年無疾，爲人作一書與郡公，投筆而逝，亦一奇也。

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脩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詞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谿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剩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尙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人）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檇李大荒逋客。鬱藍神劍、二媱等記，並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終帙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詞隱之持法也，可學而知也；臨川之修辭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詞隱所著散曲情癡寱語及詞隱新詞各一卷，大都法勝於詞。曲海青冰二卷，易北爲南，用工良苦。前二種，呂勤之已爲刻行；後一種，勤之旣逝，不知流落何處，惜哉！

詞隱墜釵記，蓋因牡丹亭記而興起者，中轉折儘佳，特何興娘鬼魂別後，更不一見，至末折忽以成仙會合，似缺鍼線。余嘗因鬱藍之請，爲補又二十七盧二舅指點修煉一折，始覺完全。今金陵已補刻。

詞隱生平，爲挽回曲調計，可謂苦心。嘗賦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賦鶯啼序一套，皆極論作詞之法。中黃鶯兒調，有：『自心傷蕭蕭，白首誰與共雌黃！』尾聲：『吾言料沒知音賞，這流水、高山逸響，直待後世鍾期也不妨。』二詞見勤之刻中。至今讀之，猶爲悵然。蘇長公有言：『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吾於詞隱亦云。

宛陵以詞爲曲，才情綺合，故是文人麗裁。四明新采豐縟，下筆不休，然於此道，本無解處。崑山時得一二致語，陳陳相因，不免紅腐。長洲體裁輕俊，快於登場，言言襪線，不成科段。其餘人珠家璧，各擅所長，不能枚舉，第尙達者或跳浪而寡馴，守法者或踢踏而不化。若夫不厭繩檢，兼妙神情，甘苦匠心，丹艧應度，劑衆長於一冶，成五色之斐然者，則李于鱗有言：『亦惟天實生

才，不盡後之君子。』

吾越故有詞派，古則越人鄂君，越夫人烏鳶，越婦采葛，西施采蓮，夏統慕歌，小海河女而已。迨宋，而有青梅之歌，志稱其聲調宛轉，有巴峽、竹枝之麗。陸放翁小詞閒豔，與秦、黃並驅。元之季有楊鐵崖者，風流爲後進之冠，今『伯業艱危』一曲，猶膾炙人口。近則謝泰興海門之四喜，陳山人鳴野之息柯餘韻，皆入逸品。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躅元人。今則自縉紳、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爲新聲者，不可勝紀。以余所善，史叔考撰合紗、櫻桃、鴛釵、雙鴛、孿甌、瓊花、青蟬、雙梅、夢磊、檀扇、梵書，又散曲曰齒雪餘香，凡十二種；王澹翁撰雙合、金椀、紫袍、蘭佩、櫻桃園，散曲曰欸乃編，凡六種。二君皆自能度品登場，體調流麗，優人便之，一出而搬演幾遍國中。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工隽摹古，撰玉麟、雙卿、鸞鎞、四豔、金鎖，以及諸雜劇，共十餘種。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四元、二婚、神劍，以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齋志未竟。自餘獨本單行，如錢海屋輩，不下一二十人。一時風尚，槩可見已。

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

以酬，賞爲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創；而女狀元則命余更覓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楊用脩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狀元並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爲男皇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特余不敢與先生匹耳。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眞曲子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

陳鳴野先生，以詩、畫、書翰推重一時。生平好游狹斜，故多贈青樓之作，假借清便，亦一詞場駿足。余生晚，不及識先生。今相國朱文懿公，先生壻也，嘗謂余言：『先生風流跌宕，嘗游揚後進。兼妙聲歌，故諸作絕無累字。今不可復見矣！』董少宰中峯先生，亦吾邑人也，幼舉神童，年十九魁南宮第一。在翰苑時，曾有應制駕幸西湖南北調詞一闋，今存集中，即限於體裁，亦勝楊南峯數等。

余大父爐峯公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有集數十卷。往與王方湖王眞翁兩先生齊名，鄉人士稱爲『於越三王』。少時曾草紅葉一記，都雅婉逸，翩翩有風人之致。遺命秘不令傳。今藏家塾。余弱歲臥病，先君子命稍更其語，別爲一傳，易名題紅，爲屠緯眞儀部強序入梓。然其時所窺淺近，遺聲署韻，間有出入；今輒大悔，懼人齒及。顧傳播已多，不可禁止。昨入都，一中貴爲余言：『頃業曾進御。』可發一大笑也。

南九宮蔣氏舊譜，每調各輯一曲，功不可誣。然似集時義，只是遇一題，便檢一文備數，不問其佳否何如，故率多鄙俚及失調之曲。詞隱又多仍其舊，便注了平仄，作譜其間，是者固多，而亦有不能盡合處。故作詞者遇有杌隉，須別尋數調，仔細參酌，務求字字合律，方可下手，不宜盡泥舊文。余非敢以翹先生之過，蓋先生雅意，原欲世人共守畫一，以成雅道，余稍參一隙，亦爲先生作忠臣意也。作譜，余實慫恿先生爲之，其時恨不曾請於先生，將各宮調曲，分細、中、緊三等，類置卷中，似更有次第，今無及矣。

金、元雜劇甚多，輟耕錄載七百餘種，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載六百餘種。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列，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尚得因諸書所載，略知梗槩。今南戲繁多，不可勝計。舊有集諸戲名目爲曲者。今之新編，多舊已做過，以其本不傳，遂人不及見；更稍稽歲月，益滅沒不可考矣。余欲於暇中，做輟耕、正音二書例，盡籍記今之戲曲，且甄別美惡，次爲甲乙，以傳示將來，恨未能悉見所有。又散套曲，古所傳不能盡識其人，尚有因舊刻而得其二三者。坊間射利，每僞標其名，又並時曲亦盡題作古人名氏，以欺世人，不可勝紀。得並古曲，亦一一羅所知者，以存一代典刑，似亦佳事。頃南戲鬱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散曲尚未及耳。

近吳興臧博士晉叔校刻元劇，上下部共百種。自有雜劇以來，選刻之富，無踰此。讀其二序，自言蒐選之勤，多從秘本中遴出。至其雌黃評駁，兼及南詞，於曲家儼任賞音；獨其譏拜月於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說。又謂：『臨川南曲，絕無才情。』夫臨川所詘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勝場，此言亦非公論。其百種之中，諸上乘從來膾炙人口者，已十備七八；第期於滿百，頗參中駟，不免魚目、夜光之混。又句字多所竄易，稍失本來，即音調亦間有未叶，不無遺憾。晉叔故儁才，詩文並楚楚，乃津津曲學，而未見其一染指，豈亦不敢輕涉其藩耶？要之，此舉蒐奇萃渙，典刑斯備，厥勤居多，即時露疵繆，未稱合作，功過自不相掩。若其妍媸差等，吾友吳郡毛允遂每種列爲關目、曲、白三則，自一至十，各以分數等之，功令犁然，錙銖畢析。其間全具足數者，十不得一，既嚴且確，不愧其家董狐。行當縣之國門，毋庸贅一辭矣。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豔工鍊，字字精琢，惜不見長篇。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劇，刳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

問體孰近，曰：『於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掞藻，斐亹有致；於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爲獨得三昧。餘則修綺而非垛則陳，尚質而非

麼則便矣。若未見者，則未敢限其工拙也。』

孫比部諱如法，字世行，別號俟居，吾郡之餘姚人，忠烈公曾孫，而淸簡公冢子也。蚤穎。甫髫，舉於順天，以進士高第授官比部。上疏請建皇太子，及論鄭貴妃不宜先王恭妃册封，神廟震怒，擬賜杖。賴政府疏救，謫尉潮陽，遂杜門不出。時居柳城（先生別墅），以圖史自娛。雅精字學，喜校讐。自經史諸子而外，尤〔三〕加意聲律。詞曲一道，詞隱專釐平仄；而陰陽之辨，則先生諸父大司馬月峯公始抉其竅，已授先生，益加精覈。嘗悉取新舊傳奇，爲更正其韻之訛者，平仄之舛者，與陰陽之乖錯者，可數十種，藏於家塾。時爲鬱藍生言：『吾於諸傳奇，咸不難矢筆更定；獨於玉合、題紅二記，欲稍更一二字，不能施手，以其詞佳，勉更之便失故吾耳。』又與湯奉常爲同年友。湯令遂昌日，會先生謬賞余題紅不置，因問先生：『此君謂余紫簫何若？』（時紫釵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嘗聞伯良豔稱公才，而略短公法。』湯曰：『良然。吾玆以報滿抵會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旣以罷歸，不果，故後還魂記中驚夢折白，有『韓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題紅記』語，以此。先生自謫歸，人士罕見其面，獨時招余及鬱藍生，把酒商榷詞學，娓娓不倦。嘗慫恿余作曲律及南韻，曰：『此絕學，非君其誰任之！』頃余考注西廂，相與訂定疑竇，往復手札，蓋盈笥篋。竟以目眚誤醫，病卒，迄今時時有西州之愴。余於陰、陽二字之旨，實大司馬暨先生指授爲多，不敢忘所自得，於其歿也，識以寄痛！

鬱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亦餘姚人，太傅文安公曾孫，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孫，則大司馬公姊氏，於比部稱表伯父，其於詞學，故有淵源。勤之髫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爲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與余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汎瀾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燁〔元〕然；後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然不少假借。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並爲刻播，可謂尊信之極，不負相知耳。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游戲之筆。余所恃爲詞學麗澤者四人，謂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方以千秋交勗。人咸謂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襟袖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風流頓盡，悲夫！余頃賦四君咏，別刻方諸館集中。曲律故勤之及比部促成，嘗爲余序，嘖有餘悵，遂並比部梗槩，識之後簡。

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舊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屬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琵琶尚多拗字纇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見俊語，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荊釵、牧羊、孤兒、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爲九品。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而以沈先湯，蓋以法論；然二君既屬偏長，不能合一，則上之上尙當虛左。至後八品，亦似多可商略。復於諸人，槩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

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蓋勤之雅欲獎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余謂品中止宜取傳奇之佳者，次及詞曲略工、搬演可觀者，總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其餘俚腐諸本，竟黜不存；或盡搜人間所有之本，另列諸品之外，以備查考，未爲不可。至散曲，又當別置一番品題，始爲完局。故夫目具蕭統，筆嚴董狐，勒成不刊之書，以傳信將來，吾則不暇，以俟後之君子。

夏文彥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謝赫品畫，以陸探微居第一，謂『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於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以之方曲，神品與第一，可易言哉！

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豔，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可喜者，而南詞獨否。勤之第載其名，不及列曲。詞隱南詞韻選，列上上、次上二等。所謂上上，亦第取平仄不訛，及遵用周韻者而已，原不曾較其詞之工拙；又只是無中揀有，走馬看錦，子細著鍼砭不得。中小令間有佳者，而長套無一中窾。頃友人吳興闞仲通同諸君過集齋頭，商榷其較。余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渼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長套亦惟是陳秋碧、梁少白最稱爛熳。陳起句『兜的上心來』、『薄倖太情雜』等，皆不成語。梁無此等累句，而陳時得一二致語。顧二君疵纇，自爾不少。他卽稍有可觀，而腔韻不合

者，又不足數也。仲通謂：如子言，良確。然究竟彼善，寧無一長？因舉帙中人所常唱而世皆賞以爲好曲者，如『覷青眼』、『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因他消瘦』、『樓閣重重東風曉』、『人別後』諸曲爲問。余謂：前三曲，已載前論第十六、第二十四篇中；卽後二曲，毋論意庸語腐，不足言曲，亦疵病種種，不可勝舉。如『樓閣重重』一曲，前曰『東風曉』，後又曰『風雨清明到』，又曰『東風畫橋』；前曰『垂楊金粉消』，後又曰『柳絲暗約玉肌消』；前曰『綠映河橋』，後又曰『東風畫橋』；前曰『燕子剛來到』，又曰『畫棟梁空落燕巢』；前曰『心事上眉梢』，後又曰『心牽意掛』，又曰『我心中恨著』；前曰『恨人歸不比春歸早』，後又曰『那人何事還不到』；前曰『病懨懨難禁這兩朝』，後又曰『悶懨懨離情懊惱』；前曰『落紅惹得朱顏惱』，後又曰『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而『朱顏惱』又與『離情懊惱』重；前曰『柳絲暗約玉肌消』，後又曰『如今瘦添楚腰』；前曰『夢回蝴蝶巫山杳』，後又曰『雲散楚峯高』；前曰『月明古驛』，後又曰『紗窗月曉』；前曰『繡戶生芳草』，後又曰『別離一旦如秋草』，而『別離』句又與『離情懊惱』重。又一曲而押二『曉』字，三『消』字，二『橋』字，二『到』字，二『早』字，二『惱』字。又『綠映河橋』、『月明古驛』，非閨中語。又醉扶歸首二句，皂羅袍中四字句，俱宜對而不對。中僅『恨人歸不比春歸早』及『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二語稍俊，至末『可惜妝臺人易老』又不成語。詞隱亦以爲『不思量寶髻』五字當改作仄仄仄平平，『花堆錦砌』當改作去上

去平，『怕今宵琴瑟』琴字當改作仄聲，故止列次上。『人別後』曲，蔣氏舊譜謂其高則誠作，亦未必然。首調以七夕起，而『寒蟬』、『衰柳』、『水綠』、『蘋香』，非七夕語。『得成就』句與上文不接。『貫饒勝腰纏跨鶴揚州』，俚甚；又『腰纏』下無十萬貫語，所纏何物？既曰『暮雨過紗窗涼已透』，又曰『雨散雲收』，又曰『西風桂子香韻幽』，又曰『滿城風雨還重九』。集賢賓首調言中秋，而『聽寒蛩聲滿床頭』，非中秋語。次調起句用八字，非體。既曰『虛度中秋』，又曰『見池塘已暮秋』，又曰『對景傷秋』，又曰『傍水芙蓉兩岸秋』，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人自愁』，又曰『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又曰『遮不斷許多愁』，又曰『添愁』；既曰『如病酒』，又曰『白衣人送酒』，又曰『惟酒可消憂』，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又曰『相映白蘋洲』；既曰『綠荷』，又曰『橘綠』；既曰『一種相思』，又曰『相思未休』；既曰『水綠蘋香』，又曰『霜降水痕收』，又曰『傍水芙蓉兩岸秋』；既曰『空房自守』，又曰『悽涼怎守』；既曰『滿城風雨還重九』，又曰『一年好景還重九』。一曲押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二『收』字，三『酒』字，二『頭』字，三『九』字；惟二『瘦』字，則同句可並押，稍不妨。中『怕朱顏去也』三句，語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二句，無謂；『幾番血淚』句，與上不相接；『羈人無力』，『無力』不通。『綠荷』、『紅蓼』、『白蘋』、『芙蓉』、『橘綠』、『橙黃』，何堆積至此！末句『斷送秋』，復不成語。弇州評

此曲，謂不免雜以凡語。疵病如此，詎止凡語已耶？總之，二曲無大學問，一也；無大見識，二也；無巧思，三也；無俊語，四也；無次第，五也；無貫串，六也。只是飽飣一二膚淺話頭，強作嚎嗄，令盲小唱持堅木拍板，酒筵上嚇不識字人可耳，何能當具眼者繩以三尺？舉此一斑，他可知矣！仲通曰：『善！子論如倉公按脈，百病皆見，勝不敢復相士矣。然請從末減，略取備員。』曰：無已，則舊譜所載古詞咏赤壁『大江逝水』念奴嬌五調，及楊鐵厓蘇臺弔古『霸業艱危』夜行船序六調。二詞頗具作意，惜皆用韻龐雜，前詞更甚，故詞隱韻選不收。此外，自無可取矣。仲通擊節謂：子殊深文。然不如此，不足論曲。

一日，復取鐵厓詞諦觀之，殊不勝指摘。此詞出入三韻。起語『霸業艱危』句，便廢而迂；下『玉液金莖』二語，事既纖細，語亦凑插。第二調，自『勾踐雄徒』起，至下『身國俱亡十許』語，句句老生陳唾，且雄徒不雅，靈胥生造。闘黑麻次調『樵李亭荒』三語，與下錦衣香起『館娃宮荆榛蔽』四語，又下漿水令起『採蓮涇紅芳盡死』四語，俱是一意。又『煙花山水』、『楊柳水殿欹』、『剩水殘山』、『香水鴛鴦去』、『無邊秋水』，五『水』字重用。又下『蒼煙蔽』與『荆榛蔽』，二『蔽』字重。『高臺』、『郊臺』、『臺城』、『層臺』，四『臺』字重。『綠樹』、『雲樹』，二『樹』字重。『走狗闘雞』，闘字當用平聲。『黍離故墟』，墟字當用仄聲。漿水令首末二段宜對不對，末句復少一字。蓋此曲之病：用韻雜出，一也；對偶不整，二也；塵語、

俗語、生語、重語疊出，三也。此老故以詞曲自豪，今其伎倆乃止如此。吾非好爲刻覈，就曲論曲，不得不爾。至『大江逝水』一曲，則與此不同。其詞第櫽括蘇語，及參入赤壁二賦語，不必己創，無多瑕隙。特蘇詞元用古韻，假借太甚，不美歌聽。又起處『悠悠萬頃』與『茫茫東去』接用，『古城石壘』、『水落石出』、『穿空亂石』三石字疊用，終非作法，爲足恨耳。以是知曲之爲道，其詣良苦，其境轉深。良工不示人以璞，一時草草，掩護無從，可不愼諸！

世所傳黃鶯兒『寒食杏花天』，唐伯虎詞也；二犯桂枝香『韶光似酒』，秦憲副詞也；玉芙蓉『殘紅水上飄』，李日華詞也；金索掛梧桐『東風轉歲華』，七犯玉瓏璁『新紅上海棠』，祝京兆詞也：瑕瑜自不相掩。畫眉序『一見杜韋娘』，夜行船序『堪賞花朝』，泣顏回『東野翠煙消』，普天樂『四時歡千金笑』等曲，則學究之作，自然紅腐滿耳。南北調『小牕低臥日三竿』，步步嬌『宦海茫茫京塵渺』，又儒先大老之筆，不得以曲道繩之耳。

今世所傳西樓樂府有二：一爲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爲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人俱號西樓。舜耕之詞較鴻漸頗富，然大不如鴻漸精鍊。如浴裙、睡鞋、閏元宵、轉五方等曲，皆鴻漸作。弇州所謂『頗警健，工題贈而淺於風人之致』者，蓋指舜耕，非鴻漸也。鴻漸樂府，曾見太學所存書籍亦列其目，爲時所重可知已。

弇州所謂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邃菴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凰笙』、陳石亭

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王威寧之黃鶯兒，今惟『寂寞過花朝』一曲尙有傳者，自餘皆不及見，不知其工拙如何，要皆坊間盲賈棄擲不存之故，殊可惜也！

李空同、何大復必不能曲，其時康對山、王渼陂皆以曲名，世爭傳播，而二公絕然不聞，以是知之。卽弇州所稱空同『指冷鳳凰笙』句，亦詞家語，非曲家語也。

甬東薛千仞遺筆餘二卷中載：王渼陂好爲詞曲，客有規之者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子不聞其次致曲乎？』足稱雅謔。

世無論作曲者難其人，卽識曲人亦未易得。藝苑卮言談詩談文，具有可采，而談曲多不中窾，何怪乎此道之汶汶也！

天之生一曲才，與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賦，卽畢世拈弄，終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語之似，不可幾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則德成而上與藝成而下之殊科也。吾友季賓王，與余同筆研最久，讀書好古。作文、賦詩，事事頡頏爭先，獨不能爲詞曲。嘗謂：我甘北面，子幸教我。余謂：天實不曾賦子此一副腎腸，姑勿妄想。賓王憮然。

一日席間，柳元穀舉王西樓走失雞滿庭芳——『平生淡薄(叶袍)，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倒省得我們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瓶中杏花爲鼠嚙倒朝天子——『斜插(句)，杏花，當一幅橫披畫。毛詩中誰道鼠

無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頭，春拖在墻下。這情理寧甘罷！那裏去告他？何處去訴他？也只索細數著猫兒罵。』二曲，以爲妙絕。余謂：良然。然吾嘗欲爲此君更易數字。元穀曰：『何謂？』余曰：前一曲穿炒而用胡椒，毋太熱乎？欲更作『花椒』。後一曲插花瓶中，而曰當一幅橫披畫，毋太矮而闊乎？欲更作『單條下』。『毛詩中誰道鼠無牙』，使村人聽之，不以爲『茅司中杏花』乎？是爲病語，欲更作『笑詩人浪說鼠無牙』，乃妥耳。元穀鼓掌大快，曰：『恨不令西樓聞之，定當頫首稱服。』舉座爲之哄堂。

作曲如美人，須自眉目齒髮，以至十筍雙鈎，色色妍麗，又自筓黛衣履，以至語笑行動，事事襯副，始可言曲。是故以是繩曲，而世遂無曲也。

詞曲不尙雄勁險峻，只一味嫵媚閒豔，便稱合作，是故蘇長公、辛幼安並寘兩廡，不得入室。

曲之道，廣矣！大矣！自王公士人，以迨山林閨秀，人人許作，而特不許傖人插手。

余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並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

宋詞如李易安、孫夫人、阮逸女，皆稱佳手。元人北詞，二三青樓人尙能染指。今南詞僅楊用脩夫人黃鶯兒，所謂『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

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一詞稍傳，第用韻出入〔二九〕，亦恨無閨閣婉媚之致。余疑以爲升菴代作。自餘皆不聞之，豈眞古今人不相及耶？

山東李伯華所作百闋傍妝臺，爲康德涵所賞。余購讀之，盡傖父語耳，一字不足采也。

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僅一湯海若稱射鵰手，而音律復不諳。曲豈易事哉！

今之詞曲，即古之樂府也。吾友桐栢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盡易今調，爲各譜一曲。其詞亦雅麗可喜，大是佳事，勤之已爲刻行。

宋詞見草堂詩餘者，往往妙絕；而歌法不傳，殊有遺恨！余客燕日，亦嘗即其詞爲各譜今調，凡百餘曲，刻見方諸館樂府。

余考索甚勤，而舉筆甚懶。每欲取古今一佳事，作一傳奇，尺寸古法，兼用新韻，勒成一家言，倥傯不果。即冬青一事，係吾家王脩竹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唐、林二君爲之，而已諱其事，世遂泯泯不白，然見他書可考。大荒逋客嘗一爲冬青記，然亦擬舊聞。余擬另爲一傳，署曰『義陵』，以洗發先烈。尙爾缺然，他日終當一酬此夙願耳。

南曲之必用南韻也，猶北曲之必用北韻也，亦由丈夫之必冠幘而婦人之必笄珥也。作南曲而仍紐北韻，幾何不以丈夫而婦人飾哉！吾之爲南韻，自有南曲以來，未之或省也。吾之分姜、光、堅、

涓諸韻，自有聲韻以來，未之敢倡也。吾又嘗作聲韻分合之圖，蓋以洩天地元聲之秘，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言矣。

吾友王澹翁，好爲傳奇。余嘗謂澹翁：若毋更詩爲，第月染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快，無異南面王樂。澹翁曰：『何謂？』余謂：卽若詩而靑蓮、少陵，能令豔冠裳而麗粉黛者日日作渭城唱乎？澹翁大笑，鼓掌以爲良然。一時戲語，然亦不失爲千古快談也。

西廂、琵琶二記，一爲優人、俗子妄加竄易，又一爲村學究謬施句解，遂成千古煩冤。余嘗取前元舊本，悉爲釐正，且並疏意指其後，目曰『方諸館校注』。二記並行於世。吾友袁九齡嘗謂：屈子抱石沈淵，幾二千年，今得漁人一網打起。聞者絕倒。蓋二傳之刻，實多九齡慫慂成之云。

實甫西廂，千古絕技。微詞奧旨，未易窺測。余之注釋，筆之所錄，總不逮口之所宣。頃在都門日，吳文仲、莊冠甫諸君，合三十餘人，於米仲詔繕部湛園邀余擁皐比，爲口悉其義，諸君莫不解頤，擊節稱快。冠甫謂：實甫有知，當含笑地下。醉後分韻，各賦一詩，黃中宜繕錄成帙，仲詔爲作序，題曰『豔情詩』以傳，一時目爲奇事。今四方好事者，往往購去以當談資云。

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卽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余爲雜論，每得數語，輒拈管書之，積且盈帙。因自笑無裨大道，不如且已，遂爲閣筆。

律成，吳郡毛允遂謂：子信多聞，曷不律文、律詩，而以律曲何居？余謂：吾姑從世界闕陷者一脩補之耳！曰：謂卑者苦不入，而高者嘗不急，奈何？余謂：吾故不爲擔菜傭若咬菜根輩設也。既取余故所賦曲曰方諸館樂府者卒業，輒拍几叫絕，謂：說法惟爾，成佛作祖亦惟爾！莊生有言：『道在蕛稗，在螻蟻。』信哉！其識吾言簡末。戲爲筆此。

論曲亨屯第四十

迂愚叟之志牡丹也，有榮辱籍焉。夫曲曷嘗不藉所遇以爲幸不幸哉，遇則亨，而不遇則屯也。戲次其事，各得四十則，附志於後，以當好事者一噱。

曲之亨：

華堂　靑樓　名園　水亭　雪閣　畫舫　花下　柳邊　佳風日　清宵　皎月　嬌喉　佳拍

美人歌　孌童唱　名優　姣旦　伶人解文義　豔衣裝　名士集　座有麗人　佳公子　知音客

鑒賞家　詩人賦贈篇　座客能走筆度新聲　閨人繡幕中聽　玉卮　美醞　佳茗　好香　明燭　珠箔障　繡屐點拍　倚簫　合笙　主婦不惜纏頭　厮僕勤給事　精刻本　新翻豔詞出

曲之屯：

賽社　醵錢　酧願　和爭　公府會　家宴　酒樓　村落　炎日　淒風　苦雨　老醜伶人　弋陽調　窮行頭　演惡劇　唱猥詞　沙喉　訛字　錯拍　删落　鬧鑼鼓　傖父與席　下妓侑尊　新薦酒敗喉　惡客鬧座　客至大噱　酗酒人　罵座　席上行酒政　將軍作調笑人　三脚猫　人妄議談　村人喝采　鄰家哭聲　僧道觀場　村婦列座　小兒啼　場下人廝打　主人惜燭　家僮告酒竭　田父舟人作勞　沿街覓錢

余不諳詞法，而酷好詞致。猶憶弱冠之年，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譚藝之暇，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余間舉古傳奇若雜劇中瑕瑜處相質，先生輒頤解首肯，謂可與言曲。先生於此道，故本夙悟，加以精探邃攬，自宮調以至韻之平仄，聲之陰陽，窮其元始，究厥指歸，靡不析入三昧。吾邑詞隱先生，爲詞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先生嘗欲進余堂廡，指授衣鉢，余謝未遑。歲癸亥，先生病，入秋忽馳數行，緘一帙來，曰：『吾生平論曲，爲子所賞，顧喙也，非筆也。寖久法不傳，功令斯湮，正始永絕，吾用大懼。今病且不起。平日所積成是書，曲家三尺具是矣，子其爲我行之吳中。』余啓讀之，則曲律也。方在校刻，而訃音隨至，茲函蓋絕筆耳。先生淹通藻發，其所爲詩若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有方諸館集久行於世。遺草多未入梓，獨忍死以是編相付。先生嘗謂：『吾姑從世界缺陷處一脩補之。』此意殊可念。先生舊嘗校注古本西廂、琵琶二傳，一洗沉謬，特擅精博，並徵余言弁首，猶是屬意衣鉢狂狷之極思。余卒逡巡未能一領其秘，亦不意其遂爲古人，竟以此負先生矣！先生作有題紅記，及男后、離魂、救友、雙環、招魂諸劇，膾炙一時；乃最所得意則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兄方爲刻之金陵。蓋先生一生，鍾有情癖，故但涉情瀾，

留連宛轉，盡態極姸，令人色飛腸斷，尤稱擅場，洵是千古絕技。今二書並行，庶不爲千古絕學，藉以不終負先生嘉惠之意，其在斯乎！余原不諳曲法，故律中微密不置論，亦不須復論，聊綴數語簡後，用紀顚末，以志輟絃之痛。天啓闕逢困敦之歲季春上浣五日，松陵友弟毛以遂跋。

別毛允燧

王驥德

三十年來向與禽，可憐同調復同心。如蘭自合推交誼，流水常能借賞音。病久故應傷四壁，路長難慰報雙金。他時夢裏遙相訪，烟水茫茫可易尋？先生以此詩同曲律來告訣。使甫復命，遂卒。

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

毛以燧

屈指論交三十年，寸心金石未爲堅。而今流水知音去，腸斷牙生在輟絃。

官衙觚槧乍相依，夜夜燒鐙屑競霏。非但能言不可得，祇應天壤解人稀。

追憶分鬮攬袂時，山亭落日酒重醨。忘年小友君能許，何處逢人不寄詩。

梁園同作看花人，並馬蒐奇角句新。轉憶令原增涕淚，遺編悽斷忍重陳！昔歲余過先庫部兄陳留署中，先生適至，同爲汴遊，刻有遊梁攬古諸作。

君才什倍失封侯，我亦青衫滯白頭。一度相逢一悲咤，更堪採管哭寒楸。

山陰道上昔年遊，遙咏巴山便解愁。此日西窗人不見，斷雲烟水下孤舟。

盈盈如帶一江分，每到相思悵暮雲。猶記別時鶯水畔，槐風梅雨泣離羣。

由來玄晏重三都，雙璧居然借小巫。從此無心存敝帚，他時誰與認前驅？余小刻二種，並徵先生序篇。

方諸集在見琳瑯，餘草塵緘積滿床。手取一編臨歿寄，敢辭含痛與商量。

每過東林輒繫舠，便題尺一遣相邀。遠公情累消除盡，猶共銜悲賦大招。先生與平望殊勝寺道源上人稱方外莫逆，過必留止，招余兄弟出，留連信宿乃去。頃余走哭先生，上人實偕。

馬卿消渴病逡巡，忍死題詩寄遠人！雙簡遺將端綺重，可憐絕筆在斯晨！

鍾情我輩自傷多，最是情痴奈爾何！今日玄亭一揮涕，不堪扶醉此重過。

嶙峋彩筆足千秋，豔語新詞到處留。知是玉樓成欲賦，黃壚今古不勝愁。〔二〇〕

王伯良曲律，傳本甚尠，諸著錄家亦未之及，惟吳江沈君徵度曲須知嘗引其論韻一條。伯良在明季與詞隱齊名，所著題紅記，及男后、離魂、救友、雙環、招魂諸劇，今不盡存；方諸館校注西廂、琵琶二記，亦不傳。此本爲青浦陳東橋先生家舊藏，張君嘯山得以眎余。覩其辨別體格，研究聲韻，持論甚嚴，固不媿『律』之一字。其雜論下篇，載文淵閣藏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中有字譜，核與白石道人歌曲、張叔夏詞源所列，大同小異。按齊東野語：『混成集，脩內司所刊，

亘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而伯良所見渾成，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云，以樂律推之，其書尙多，當得數十本，然則樂府渾成，卽混成集也。伯良又云：『所列凡目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按：卜算子等四詞，宋人本有令，有慢。柳耆卿樂章集，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三長調下，皆注歌指調，正與渾成所云林鍾商、隋呼歌指調者相合。伯良嫺於曲，而未考於詞，故以爲異耳。齊東野語又言：『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亦可與此相證。惜渾成全書久佚；明閣本止存林鍾商一類，今亦佚去；而載於曲律者，僅『娟聲譜』及『小品譜』三段，又不全舉其目：宋人歌詞之法，遂不可復考。余重校刻伯良書，爲度曲家圭臬，亦爲論詞者發深長思也。熙祚。

〔註〕讀曲叢刊本原題『明王驥德伯良撰』。天啓本題：『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勾餘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曲律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曲律，是用讀曲叢刊本作底本，並據明天啓原刊本加以校補。天啓本可從者從之，待考者注出。

〔一〕「偉」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厚」。

〔二〕「徼」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邀」。

〔三〕「有娀」，各本均誤作「有娥」。

〔四〕「殷整」，各本均誤作「殷氂」。

〔五〕「醜奴兒」，據天啓本補。

〔六〕「角」字，據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月」。

〔七〕〔八〕「墜」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隨」。

〔九〕「榴」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插」，誤。

〔一〇〕『卽太平賺』四字，據天啓本補。

〔一一〕以上十八行，據天啓本補。

〔一二〕『變宮、變徵』，天啓本作『半宮、半徵』。

〔一三〕『變角調』，天啓本作『變調角』。

〔一四〕『中管變角調』，天啓本作『中管變調角』。

〔一五〕『道宮調』，天啓本作『道調宮』。

〔一六〕『中管道宮調』，天啓本作『中管道調宮』。

〔一七〕〔一八〕同注〔一二〕。

〔一九〕『淸商』，各本均誤作『淸黄』。

〔二〇〕『詩』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詞』。

〔二一〕『得』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可』。

〔二二〕『迨』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逆』。

〔二三〕『圜』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圍』。

〔二四〕『列』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爲』。

〔二五〕『得』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則』。

〔二六〕『願』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願』，誤。

〔二七〕『尤』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猶』。

〔二八〕『燁』字，從天啓本。讀曲叢刊本作『煜』。

〔二九〕『出入』二字，據天啓本補。

〔三〇〕以上各詩，據天啓本補。

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著

顧曲雜言提要

顧曲雜言一卷，明沈德符撰。德符字虎臣，一字景伯，又字景倩，浙江秀水人。一六一八年（萬歷四十六年）北京鄉試舉人。所著有清權堂集及野獲編。靜志居詩話說他『稟生異資，日讀一寸書。所撰萬曆野獲編，事有佐證，語無偏黨，明代野史未有過焉者。其詩甯取公安、竟陵，欲盡反歷下、瑯邪之弊。』

野獲編卷帙很長，內容門類也很複雜。後人編纂叢書，往往摘取其一部分，另標名目，例如敝帚軒叢談、飛鳧語略等。顧曲雜言也是如此，乃專從其中輯錄了有關南、北曲，以及樂器、歌舞、小曲、小說的論述、考證，雖僅有二十三條，但大部分都是比較有用的資料。不過其中也有幾點是近於附會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爲指出，如：『其論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核以元史選舉志，絕無影響，乃委巷之鄙談。其論遼史樂志有大食調，曲譜訛作大石，因有小石配之，其意以大食爲國名，如龜茲之類，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號「小石調」，不由譜之訛。』

顧曲雜言，就所見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學海類編集餘三文詞部分所收本。

（二）硯雲甲編第四帙所收本　硯雲編，清乾隆間金忠淳編，有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硯雲書屋原刻本；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繡州金氏重刻本；光緒間上海申報館鉛印本。

（三）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南北曲之屬所收本。

（四）讀曲叢刊本。

（五）曲苑本。

（六）重訂曲苑本。

（七）增補曲苑本。

野獲編早先祇有傳鈔本。至於印本，計有：

（一）一七〇〇年（清康熙三十九年）桐鄉錢枋活字印本。（據錢本凡例稱：係根據朱竹垞所藏鈔本，割裂排纘，分四十八門。）

（二）一八二七年（清道光七年）錢塘姚祖恩校補，扶荔山房刻本。（據姚本弁言稱：所據原本，也是一鈔本；但此鈔本可能出自錢本，因爲卷首旣載有錢本凡例，而內容也和錢本一樣分四十八門。）

（三）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姚德恒（姚祖恩季男）重校刊補扶荔山房本。

以上各種版本，內容多少既不盡相同，而字句間也往往互有出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系統：

（一）以硯雲甲編本為代表。此本共收二十三條，各條無子目，詞句和錢、姚各本野獲編不同處也最多。又據金忠淳跋語，稱野獲編凡三十二卷，而錢、姚各本均三十四卷。據此種種，硯雲甲編本顧曲雜言，可能是從另外一種傳本的野獲編輯錄而成的。讀曲叢刊本和硯雲甲編本似同出一源，但錯落較硯雲本為少；而曲苑本、重訂曲苑本、增補曲苑本，又是從讀曲叢刊本直接間接景印，或排印。

（二）以學海類編本為代表。此本共收十八條，有子目，詞句大致與錢、姚各本野獲編相合。四庫全書本與此本相同，僅各條次第稍有不同；又字句間偶有出入，可能是由於校、鈔時候的增添和脫譌。

（三）野獲編本。硯雲甲編本二十三條，其中二十二條見於此本卷二十五詞曲門，僅白練裙一條見於卷二十六嗤鄙門。錢本姚本之間，姚本雖說又經考訂，但在這二十三條之中，改正錢本之處不多，脫譌反多於錢本。

顧曲雜言補目

拜月亭	四	三
白練裙	一六	一六
北詞傳授	五	五
時尚小令	九	九
雜劇	一〇	一〇
雜劇院本	一	一
戲旦	一三	一三
笛曲	六	六
俗樂有所本		
俚語		
舞名		
金瓶梅		

以上各條子目，係根據野獲編本，而次序則係按照硯雲甲編本。下面第二行係學海類編本次序，第三行係四庫全書本次序。補目中『北詞傳授』，學海類編及四庫全書本均作『北調傳授』。

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著〔註一〕

蔡中郎〔註二〕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知賢者受寃〔一〕；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開元人實有是事〔二〕，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三〕，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四〕，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雪〔五〕，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字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

『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歛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㑳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麽性大便罵』〔六〕，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尚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七〕。元人俱嫺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八〕。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九〕。

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俱□[一〇]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樸[一一]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剌剌』等套，尚是化、治遺音[一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寃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孌童，即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淸、眞文、侵尋諸韻，即語意亦俚拙可笑，眞不値一文！

邱文莊塡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

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倶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杰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倶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一三〕

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倶避舍，以所唱倶北詞〔一四〕，尙得金、元遺風〔一五〕。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倶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鬟數人，倶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制〔一六〕；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簫、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

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夯（音歌）〔一七〕板矣。』此說眞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一八〕，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蓑衣』，金粟道人〔一九〕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爲節奏也〔二〇〕。況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二一〕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二二〕。』今南腔北曲〔二三〕，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強名曰『北』！ 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駏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知而不諳，則腔調矜持而走板。 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嘗見一二大家歌姬〔二四〕輩，甫啓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傳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塡詞名手

我朝〔三五〕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三六〕、連環、綉襦之屬，出於化、治〔三七〕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菴吏部後起〔三八〕，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尠。梅雨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三九〕，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菴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蔓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升菴〔三〇〕太史筆。』未知然否。翊國公〔三一〕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鎭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三二〕，不敢臆斷。且北詞九宮譜〔三三〕，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未可曉也〔三四〕。楊升菴生平塡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塡詞有他意

塡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三五〕、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

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為人所議，因改為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傳奇

張伯起〔三六〕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扊扅、虎符，共刻函為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璟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塡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三七〕，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

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尚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眞〔三八〕爲令，以上客禮之，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强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曇花記

甲申歲〔三九〕，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四〇〕，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四一〕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四二〕，並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四三〕，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四四〕，如辛幼安之歌『千古

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淸」字與「西」爲對，「泰」即「寧」之義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余所作曇花序〔四五〕，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著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眞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黏，蓋南詞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四六〕、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即旦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眞，琵琶咽糠、描眞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四七〕後小

半，已爲俗工删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拜月亭[四八]之外，余最愛綉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四九]。後問沈寧菴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是何詞[五〇]。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詩[五一]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五二]。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眞，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荅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五三]，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五四]。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

呼媼出拜，命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三七〕，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三八〕。余後於都下過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囑余勿再告人。

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尙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閶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眞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即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媼，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傅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敎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眞同廣陵散矣。

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五七〕。自宣、正至化、治〔五八〕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五九〕、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六〇〕。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六一〕。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鎭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賤，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壻，嗜之獨深，丙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纂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六一〕，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六二〕，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六四〕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敎坊雜劇約有千本，

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六五〕，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六六〕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余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六七〕。余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吒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㑳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蓮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勛戚、貴璫輩贊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爲兩〔六八〕。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六九〕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敎坊之部頭、色長矣。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又有

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詞之中〔七〇〕，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獨昧其本始耳。〔七一〕

俗樂有所本

都下貴璫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廝』者，先有敲水盞一戲，其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淸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七二〕，余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鼗，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地樂〔七三〕，蓋以代抃，因古人以抃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向亦曾見，今則四板〔七四〕。又有所謂十樣錦者〔七五〕，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余心疑其非。後與教坊老妓談及〔七六〕，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七七〕，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馬上所彈者〔七八〕。』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剌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雞鼓』：總皆北地樂也〔七九〕。又北人罵婦人之下劣者曰『歪剌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徧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剌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寢而價廉〔八〇〕也。』二說未知孰是。　京師人呼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鬏』、『髻』二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八一〕』爲『趨趨』，亦入聲之訛〔八二〕。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　元人呼命婦所戴笄曰『罟罟』，蓋其土語也〔八三〕。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義。『罟』字作平聲。

舞名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遺〔八四〕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鞶舞、鐸舞、笛舞〔八五〕，固絕不知何狀；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八六〕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八七〕，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邊帥亦爲之〔八八〕；若和哥起舞與張存業求纏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八九〕，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菻、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彷彿今世〔九〇〕。至金、元殆不可問〔九一〕。今之學舞者〔九二〕，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即不然，亦男子女裝以悅客。古法澌滅，非始本朝也〔九三〕。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尚戀戚、虞之舞〔九四〕。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工巧，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余言。

金瓶梅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怪[九五]。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脩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九六]？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四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已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

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横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註一〕原題『秀水沈德符景倩撰』。

〔註二〕各段標題，據野獲編補。

顧曲雜言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顧曲雜言，是以讀曲叢刊本爲底本，據野獲編錢本加以校勘，間有少數地方參用姚本。

〔一〕『知賢者受冤』，野獲編作『人知賢者受冤』。

〔二〕『又傳聞元人實有是事』，野獲編作『又聞有傳爲元人實有是事』。

〔三〕『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野獲編錢本作『因□語以牛爲「不花」也』，姚本『□』作『胡』。

〔四〕『斜楊古道柳家莊』，野獲編作『斜楊古柳趙家莊』。

〔五〕『已不能雪』，野獲編作『已不能伸雪』。

〔六〕『怎麼性大便罵』，野獲編作『怎麼性大便殺』。

〔七〕『其餘俱不及也』，野獲編錢本作『元詞多佳，俱不及也』。姚本『俱』作『皆』。

〔八〕『皆本朝化、治間人』，野獲編作『皆我朝成、宏間人』。

〔九〕『其專精不泛及如此』，野獲編錢本作『其專精不泛乃如此』。

〔一〇〕此一缺字，野獲編作『石』。

〔一一〕『馮海槎』，野獲編作『馮海桴』。

〔一二〕『化、治遺音』，野獲編作『成、宏遺音』。

〔一三〕『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至『即不掩亦可』數句，野獲編無。

〔一四〕『以所唱俱北詞』，野獲編作『然所唱俱北詞』。

〔一五〕『金、元遺風』，野獲編作『金、元蒜酪遺風』。

〔一六〕『定制』，野獲編作『定則』。

〔一七〕『音欲』二字小注，野獲編本無。

〔一八〕『今吳下皆以三弦合南曲』，野獲編作『今吳下皆三弦合南曲』。

〔一九〕『金粟道人』，野獲編作『顧阿瑛』。

〔二〇〕『蓋南曲不仗絃索為節奏也』，野獲編作『蓋南曲不仗絃為節奏也』。

〔二一〕『遂枉其名』，野獲編錢本作『遂枉一名』，誤。

〔二二〕『非漢隸也』，野獲編作『非隸漢也』。

〔二三〕『今南腔北曲』，野獲編作『今南方北曲』。

〔二四〕『歌姬』，野獲編錢本作『歌妃』，誤。

〔二五〕『我朝』，野獲編作『本朝』。

〔二六〕『四節』，野獲編錢本作『四折』，誤。

〔二七〕『化、治』，野獲編作『成、宏』。

〔二八〕『惟沈寧菴吏部後起』，野獲編作『近沈寧菴吏部後起』。

〔二九〕『動輒編一傳奇』，野獲編作『動輒編成一傳』。

〔三〇〕『升菴』，野獲編作『楊升菴』。

〔三一〕『翊國公』，野獲編作『然翊國公』。

〔三二〕『尋奉世宗聖旨「助會贊大禮，並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野獲編作：『尋奉世宗聖旨：「助會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

〔三三〕『且北詞九宮譜』，野獲編作『然北詞九宮譜』。

〔三四〕『未可曉也』，野獲編作『俱未可曉也』。

〔三五〕『楊石齋』，從野獲編本。原作『湯石齋』。按：楊石齋，即楊廷和。

〔三六〕『張伯起』，野獲編作『伯起』。

〔三七〕『沈工韻譜』，野獲編作『沈工歌譜』。

〔三八〕『屠緯眞』，野獲編作『屠緯眞隆』。

〔三九〕『甲申歲』，野獲編作『今上甲申歲』。

〔四〇〕『屠令青浦』，野獲編作『屠令松之青浦』。

〔四一〕『具疏』，野獲編錢本作『其疏』，誤。

〔四二〕『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句，野獲編無。

〔四三〕『人亦有惜屠之才』，野獲編作『人亦惜屠之才』。

〔四四〕『指揮四顧』，野獲編作『揮策四顧』。

〔四五〕『余所作曇花序』，野獲編錢本作『予作曇花序』，姚本作『予作曇花記序』。

〔四六〕『走雨』，野獲編錢本作『走兩』，誤。

〔四七〕〔四八〕『拜月亭』，野獲編作『月亭』。

〔四九〕『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野獲編作『非鄭虛舟所能辦也』。

〔五〇〕『出是何詞』，野獲編作『是出何詞』。

〔五一〕『以其贈客詩』，野獲編錢本作『其贈客詩』，姚本作『其贈答詩』。

〔五二〕『爲謀反確證』，野獲編作『實謀反確證』。

〔五三〕『證之』，野獲編作『證』。

〔五四〕『亦寓此』，野獲編作『亦作寓』。

〔五五〕『李九我署南禮部』，野獲編作『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

〔五六〕『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野獲編作『然傳播遠近無算矣』。

〔五七〕『浸淫日盛』，野獲編作『浸淫日甚』。

〔五八〕『化、治』，野獲編作『成、宏』。

〔五九〕『打棗乾』，野獲編姚本作『打棗竿』。

〔六〇〕『今南、北詞俱有此名』，野獲編作『今南、北曲俱有二名』，誤。

〔六一〕『數落山坡羊』，從野獲編本。原作『數落羊坡羊』。

〔六二〕『金、元本色』，野獲編作『金、元蒜酪本色』。

〔六三〕『然此劇但四折』，此句各本均如是，但『此』字應是『北』字之訛。

〔六四〕『黃貞甫汝亨』，從野獲編本。原作『黃貞甫汝亭』。

〔六五〕『任人塡曲』，野獲編錢本作『任人塡詞』。

〔六六〕『選其能得畫外趣者』，野獲編作『選其得畫外趣者』。

〔六七〕『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野獲編作『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

〔六八〕『至元治分爲兩』，野獲編作『至元世始分爲兩』。

〔六九〕『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以上一段，野獲編作：『大食，今曲譜

中訛作大石。又遂大樂各調譜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四、六、勾合（姚本無「四六勾合」四字），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不可易矣。（姚本作「之不可易也」）。』

〔七〇〕『各詞之中』，野獲編作『各調之中』。

〔七一〕『普天下不能越，獨昧其本始耳』，野獲編作：『普天不能越（錢本），猶昧其本始耳』。

〔七二〕『有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野獲編作『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

〔七三〕『本北地樂』，野獲編作『本胡部樂』。

〔七四〕『今則四板』，野獲編作『今則四板矣』。

〔七五〕『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野獲編作『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

〔七六〕『後與教坊老妓談及』，野獲編作『後偶與教坊老妓談及』。

〔七七〕『似阮』，野獲編錢本作『似院』，誤。

〔七八〕『本馬上所彈者』，野獲編作『本虜中馬上所彈者』。

〔七九〕『總皆北地樂也』，野獲編作『總皆虜樂也』。

〔八〇〕『價廉』，野獲編錢本作『值廉』。

〔八一〕『促織』，從野獲編本。原作『組織』。

〔八二〕『入聲之訛』，野獲編作『入聲之誤』。

〔八三〕『蓋其土語也』，野獲編作『蓋虜語也』。

〔八四〕『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遺』，野獲編作『皆婦人盤中、掌上之遺』。

〔八五〕『古有鞞舞、鞶舞、鐸舞、笛舞』，野獲編作『古有鞞舞、鞶舞、鐸舞、笛舞、鞶舞』。

〔八六〕『明皇之龍池舞』，野獲編作『明皇之龍池舞、傾盃舞』。

〔八七〕『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野獲編作『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

〔八八〕『則邊帥亦爲之』，野獲編作『則胡□（姚本作虜）亦爲之』。

〔八九〕『樂人崇胡子能歎舞』，野獲編作『樂人崇胡子，其人能歎舞』。

〔九〇〕『已彷彿今世』，野獲編作『已如今俗舞』。

〔九一〕『至金、元益不可問』，野獲編錢本作『至金、元，益以□（姚本□作虜）習，彌不可問』。

〔九二〕『今之學舞者』，野獲編作『今世學舞者』。

〔九三〕『非始本朝也』，野獲編錢本作『非始終本朝也』。

〔九四〕『尙戀戚、虞之舞』，野獲編作『尙屬戚、虞之舞』。

〔九五〕『甚奇怪』，野獲編作『甚奇快』。

〔九六〕『何辭以對』，野獲編作『何辭置對』。

曲論

明・徐復祚著

曲論提要

曲論一卷，明徐復祚著。徐復祚，原名篤儒，字陽初，後改訥川，號謩竹，別署破慳道人、陽初子、洛誦生、休休生、三家村老、忍辱頭陀、慳吝道人，江蘇常熟人。生於一五六〇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卒年約在一六三〇年（崇禎三年）以後。博學能文，尤長於詞曲。錢謙益評論他的小令，認爲可以和高則誠相比。所編戲曲；傳奇有紅梨記、投梭記、宵光劍，雜劇有梧桐雨、一文錢。

徐復祚還著有三家村老委談三十六卷，又稱花當閣叢談，內容主要是記載明代掌故，但也有一部分涉及戲曲，已爲鄧實輯錄於何元朗徐陽初曲論。現在據鄧輯本把徐復祚部分分開，獨立成爲一卷。

新曲苑裏所收的三家村老曲談，也是以鄧輯徐作部分爲主，另外又從借月山房彙鈔裏所收的八卷本花當閣叢談之中，錄出了鄧輯本所未收的數條，附在後面。

曲論

明・徐復祚著

或問琵琶，曰：『高明，則誠者，溫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處州錄事，調浙江閫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事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即棄其妻而贅于不花太師家，則誠惡之，故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頭上四「王」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傳；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傳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傳乃珍饈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及卒，陸德暘以詩弔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眞堪入史刊。」又陶南村說郛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後蔡仕至節度副使。牛同，蔡同，趙同，而牛能卑順又同，南村又與東嘉同時，會稽、溫州

又同省，則琵琶之作，必是爲繇；王四云云，以其有四王而揣摩之也。要之傳奇皆是寓言，未有無所爲者，正不必求其人與事以實之也。即今琵琶之傳，豈傳其事與人哉？傳其詞耳。詞如慶壽之錦堂月、賞月之本序、剪髮之香羅帶、吃糠之孝順兒、寫眞之三仙橋、看眞之太師引、賜燕之山花子、成親之畫眉序，富豔則春花馥郁，目眩神驚；淒楚則嘯月孤猿，腸摧肝裂；高華則太華峯頭，晴霞結綺；變幻則蜃樓海市，頃刻萬態。他如四朝元、雁魚錦、二郎神等折，委婉篤至，信口說出，略無扭捏，文章至此，眞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辦矣！然白璧微瑕，豈能盡掩？尋宮數調，東嘉已自拈出，無庸再議。但詩有詩韻，曲有曲韻：詩韻則沈隱侯之四聲，自唐至今，學人韻士兢兢守如三尺，罔敢踰越；曲韻則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元人無不宗之。曲之不可用詩韻，亦猶詩之不敢用曲韻也。假如今有詩人於此，取上平十三元一韻，以元、軒、冕等字與先韻叶，以昆、溫、門、孫等字與眞韻叶，以煩、幡、潘、藩等字與寒、刪二韻叶，不幾唉破人口乎？何至於曲，而獨可通融假借也？且不用韻，又奚難作焉？今以東嘉瑞鶴仙一闋言之：首句火字，又下和字，歌麻韻也；中間馬、化、下三字，家麻韻也；日字，齊微韻也；旨字，支思韻也；也字，車遮韻也；一闋通止八句，而用五韻。假如今人作一律詩而用此五韻，成何格律乎？吟咀在口，堪聽乎？不堪聽乎？通本不出韻乎，寂寂不可多得，「飛絮沾衣」外，「簾幕風柔」止出一韻（末句『謀』字），「綠成陰」，「玳筵開處」，「思量那日」，四五套而已矣。若其使事，大有謬處，明明合末句

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澗」，鮑老催句「畫堂中富貴如金谷」，不應伯喈時已有唐文皇、石季倫也。賞荷出內燒夜香末句云「卷起簾兒，明月正上」，明明是夜景矣，何以下梁州序云「晝長人靜好清閑，忽被棋聲驚晝眠」？又第四闋內「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蟬聲不應與螢火並出。或人曲護其短，乃曰：「此通一日而言」。此大不通之論。一日之間，自有定序，從早而午，從午而暮，未有早而倏暮，暮又午也。或又以賞荷、賞月俱非東嘉作，乃朱教諭增入。朱教諭，吾不知其人；賞荷之出其手，有之。[一]賞荷之「楚天過雨」，雄奇豔麗，千古傑作，非東嘉誰能辦此？埽松而後，粗鄙不足觀，豈強弩之末力耶？抑眞朱教諭所補耶？眞狗尾矣！內有伯喈奔喪朝元令四闋，調頗叶，吳江沈先生已辨其非矣。故余以爲東嘉之作，斷斷自埽松折止，後俱不似其筆。王弇州一代宗匠，文章之無定品者，經其品題，便可折衷，然於詞曲不甚當行。其論琵琶也，曰：「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彿如生；問答之際，了無揑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夫「作曲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切記忌有傷於音律」。此丹丘先生之言也。腔調未諧，音律何在？若謂不當執末以議本，則將抹殺譜板，全取詞華而已乎？[二]

何元朗良俊謂施君美拜月亭勝於琵琶，未爲無見。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叶，自始至終，無一

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此非深於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爲一短，不知聲律家正不取于弘詞博學也；又以『無風情、無裨風教』爲二短，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不當責之騷人墨士也。用脩之錦心繡腸，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又以『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爲三短，不知酒以合歡，歌演以佐酒，必墮淚以爲佳，將薤歌、蒿里盡侑觴具乎？

琵琶、拜月而下，荆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倭巷俚語〔二〕，粗鄙之極；而用韻却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

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煙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黄昏古驛』、『殘星破暝』、『紅入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

此後作者輩起，坊刻充棟，而佳者絶無。

徐髯仙霖柳仙記，事見幽怪錄，詞亦古質，然寂寥踐淺〔三〕，斤兩不足。谷子敬先〔四〕已有度城南柳，不堪並觀。

李伯華開先林冲寶劍記，『按龍泉』闋亦好，餘只平平。韓信登壇記，即千金記，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今似追點將全用之〔五〕。

鄭虛舟若庸，余見其所作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往自爲拈出，今在其從姪學訓𦁛學處。此記極爲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雞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塡塞故事，未免開飣餖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爲何物，是虛舟實爲之濫觴矣；乃其用韻，未嘗不守德淸之約。虛舟尙有四節記，不足觀已。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虎符、扊扅、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虬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勻稱，但用吳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許紅拂也，曰：『紅拂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其爲朱希眞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覓之不得。』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希眞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方刻〔六〕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此外灌園亦佼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

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靑衫、葛衣等記，皆起流派〔七〕，操吳音以亂押者；淸峭拔處，各自有可觀，不必求其本色也。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

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賓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熳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無論田畯紅女，即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彥伯爲文，以鳳閣爲『鷗門』，龍門爲『虯戶』，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州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況樂府出於優伶之口，入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虛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湮篌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闋內有句云：『離腸棖觸斷無些』。自音云：『棖，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覩山谷詩云：『莫若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棖觸人。』然後知棖當作『振』，從手，不從木，音撐。振觸，見涅槃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題紅，王伯良驥德〔八〕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謬於禹金，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獨其結搆如搏沙，開闔照應，了無線索，每於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至其自序題紅，則曰：『周德清中原音韻，元人

用之甚嚴，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傳中惟齊微之於支思，先天之於寒山、桓歡，沿習已久，聊復通用；庚青之於眞文，廉纖之於先天間借一二字偶用；他韻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調諸曲，不敢借用，以北體更嚴，存古典刑也。』夫琵琶出韻，是誠有之，拜月何嘗出韻？且二傳佳處不學，獨學其出韻，此何說也？此何說也？若曰嚴於北而寬於南，尤屬可笑。曲有南北，韻亦有南北乎？袁西野有一清江引，專誚不用韻作曲者，云：『沈約近來憔悴損，打不開糊塗陣。五言一小詞，四句押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忍〔九〕。』

邑人孫梅錫柚作琴心記，亦有纖句。

王雨舟改北王允連環記爲南，佳；李日華改北西廂爲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陸天池亦有南西廂，亦不佳；明珠却絕有麗句，聞非一手所成，乃兄給事粲亦助之，當不謬，其聲價當在玉玦上。

沈湼川雙珠、分鞋，小兒號嗄。

梁伯龍辰魚作浣紗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即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吳、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矣，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勾踐亦儼然不復知有周天王〔一〇〕矣，而胥、嚭、種、蠡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

『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宣王也，此何異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

沈光祿璟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鏤、鴛被、義俠、紅蕖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紅蕖詞極贍，才極富，然於本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於法，紅蕖時時爲法所拘，遂不復條暢；然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剷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隊耳。

曇花、彩毫，屠長卿隆先生筆，肥腸滿腦，莽莽滔滔，有資深逢源之趣，無捉衿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濃鹽、赤醬訾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

玉茗堂四傳，臨川湯若士顯祖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鄲二傳，本若士臧晉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爲改正四傳以訂其訛，若士忠臣哉！晉叔最愛余諸傳，逢人便說，且託友人相邀過彼，而余貧老不能往。未幾而晉叔物化，負此知己，痛哉！晉叔不聞有所構撰，然其刻元人雜劇多至百種，一一手自删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近日袁晉作爲西樓記，調唇弄舌，驟聽之亦堪解頤，一過而嚼然矣，音韻宮商，當行本色，了不知爲何物矣。

彩霞出一優師所作，曲雖俚，然間架步驟，亦自可觀，較之西樓，雖爲彼善〔二〕。此外非復知

矣。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周憲王、趙□□王、劉誠意、王威寧、楊邃菴、顧未齋、陳大聲、祝希哲、唐伯虎、張伯起、沈青門、王稚欽、李空同、楊用脩、王敬夫、康德涵、韓苑洛、金白嶼、楊君謙、常明卿、谷繼宗、何粹夫、王舜耕、王渼陂、王浚川、謝茂秦、陸之裘、陳石亭、何太華、許少華、王辰玉，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北詞，晉叔所刻元人百劇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鬧陰司，賈仲名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劉阮天台，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丹丘先生燕鶯蜂蝶、復落娼〔三〕、煙花判，俱曾一一勘過。馬東籬、張小山自應首冠，而王實甫之西廂，直欲超而上之。蓋諸公所作，止於四折，而西廂則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勝也。昔人評者，謂『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信不誣也。實甫之傳，本於董解元，解元爲說唱本，與實甫本可稱雙璧。實甫麗春堂劇，不及西廂。

西廂後四出，定爲關漢卿所補，其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疊出，至於『馬戶』、『尸巾』云云，則眞馬戶尸巾矣！且西廂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眞，乍離

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詞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則王、關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王弇州取西廂『雪浪拍長空』諸語，亦直取其華豔耳，神髓不在是也。語其神，則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爲南北之冠。王渼陂句『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水仙子也，弇州題作折桂令，鹵莽可知矣。至於實甫之意，謂元微之通於姑之子而託名張生，是不必核。三家村老委談。

附錄（三）

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褡膊，足穿布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綉衣服。

祝希哲，名允明。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傅粉黛，從優伶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從遊，允明甚洽。

村老曰：『余嘗讀四聲猿雜劇，其漁洋三撾，有爲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爲人，誠然傑作，然尙在元人藩籬間；餘三聲，柳翠猶稱彼善，其餘二聲及其書、繪，俱可無作。』

衡州太守馮正伯，名冠，邑人，少善彈琵琶歌金、元曲，五上公車，未嘗挾筴，惟挾琵琶記而已。村老曰：『余友秦四麟爲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論酒間、興到，輒引曼聲；卽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絕口。學使者行部至矣，所挾而入行笥者，惟琵琶、西廂二傳。或規之：「君不虞試耶」？公笑曰：「吾患曲不善耳，奚患文不佳也！」其風流如此。』

村老又曰：昔蘇子瞻『無鹽』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爲謗訕朝政；而詠檜一詩，王珪直以爲不

臣，欲服上刑。非宋裕陵神聖，寧有免法。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巵言，作別集，湯臨川作紫簫記，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乃知古人制作，必藏名山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高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餘，供酒間謔浪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耳，何關世事！安所□□，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却筆硯。既而閱楚記：「當肅皇帝幸楚，胡孝思（纘宗）為一律記事，其落句云「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為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為怨望咒詛，奏之。捕下獄，論死。孝思時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杻械之類八，為詩記之，名制獄八景。衆爭咎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為？」孝思澹然吟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人服孝思意氣。」因思：死生禍福，不宰之讒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為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環馬嵬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絕無議者。

邑人孫氏又有名孫柚者，亦有才情，嘗取司馬長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柚，其（孫七政字齊之）從子也，與余善，性粗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摴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石儲，而好客不衰。其所著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太亂，腳色太多，大傷體

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叶，以故反不若梁長名辰魚，字伯龍。浣紗之傳，然較之宣城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覘、句鬼，則大有逕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

山東解元王化，發解時年甚少，不矜細行，綢繆二娼，遂不娶。久之，不爲人齒，乃挈二娼直抵杭州，藉之爲衣食。杭，劇郡也，守日夜迎賓水次，逮夜方歸。有子年十七八，日私出衙與娼狎，夜必歸，曰：『欲了師父課程耳。』化令且帶題來，爲之代作。居踰月，師異其氣大進，以呈諸守，曰：『某且媿爲師矣！』守索視之，立呼面試。其子旣凡，筆又荒落，久不能下一詞。詰其來自，勢不可隱，具言之。守乃逮化及二娼至。異其狀，叩以來歷，化請屏人，言曰：『某山東王化，正德八年解元也。』守矍然，罵曰：『畜生何至是？』則曰：『爲昵二娼，遂忘羞恥。』守乃立遞二娼去，卽日新其衣冠，置之師席，令誨其子，不聽出入。又一年，赴會試，得第。選爲御史，巡鹽浙江，每赴席當筵，輒狎歌童，或爲按拍，其不矜細行卒不改云。村老曰：『此事今有傳奇，俚甚，不足觀，且以爲郡人唐解元子畏事，遂不知有王化。余得之連抑武先生所記，當不謬。』

三張，吳人也。長伯起名□□ □□□□□□□□季叔貽名燕翼。伯起□□□□□□□□□□古詩文辭及八法以文徵仲□□□□□□出，乃兼有之。每伯起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耳恒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世所最行

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毋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台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王弇州常稱：『伯起才無所不際，騁其靡麗，可以蹈躋六季而鼓吹三都；騁其辨，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弔詭，可以與莊、列、鄒、愼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烟花。』蓋實錄云。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爲中郎，子趙氏，觀者塡門，夷然不屑意也。

我吳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宛清揚。北音宜將軍鐵板歌『大江東去』，故北曲硬挺直截。今學士大夫凡爲文章、騷、賦、銘、誄、詩、詞，所斤斤奉若三尺，不敢一字相假者，非沈約四聲韻乎？其金、元詞曲、傳奇、樂府，始宗周德清中原音韻，特作詞人與歌工集之耳，學士大夫不知也。然二公之韻，大有可商。……大率吾輩爲唐律、絕句，自應用唐韻；爲古體，自應用古韻；若夫作曲，則斷當從中原音韻，一入沈約四聲，如前所拈出數處，不但歌者棘喉，聽者亦自逆耳。試觀元人馬、關、王、鄭諸公雜劇，有是病否？或曰：『若然，則「新篁池閣」，當作「池果」唱乎？恐笑破人口也。』曰：『不然。以閣字輕出，而後收之以果。此在凡入聲皆然，不但一閣字，觸類可通。此唯吾友秦季公知之，近唯松陵沈平輿；若張伯起，則純是庚靑零丁齒音矣。』

徐復祚曲論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徐復祚曲論，是用古學彙刊本做底本。並倣新曲苑，把借月山房彙鈔本花當閣叢談中可以補輯的幾段，作爲附錄，但較新曲苑本略有增減。

古學彙刊本中，有幾處字句，可能略有脫譌，分別改正或註出。

〔一〕『賞荷之出其手，有之』。按上下語意，『有之』似當作『無之』，或『未必有之』。

〔二〕『倭巷俚語』，當是『委巷俚語』。

〔三〕『踐淺』，當是『疏淺』。

〔四〕『先』，原作『仙』。

〔五〕『今似追點將全用之』，似當作『今北追、點將全用之』。

〔六〕『方刻』，似應作『坊刻』。

〔七〕『皆起流派』，當是『皆伯起流派』。

〔八〕『驥德』，原作『德驥』。

〔九〕『忍』，原作『刃』。

〔一〇〕『周天王』，似應作『周天子』。

〔一一〕『雖爲彼善』，似應作『確爲彼善』。

〔一二〕『復落娼』，原作『復落唱』。

〔一三〕『附錄』標題，原無；以下文字，據花當閣叢談補。

譚曲雜劄

明·凌濛初著

譚曲雜劄提要

譚曲雜劄，原題『即空觀主人撰』。按：即空觀主人，是明凌濛初的別號。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又名凌波，又號波厈。浙江烏程人。生於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十二歲遊泮，十八歲補廩，一直到四十四歲才入都就選。一六三四年（崇禎七年）授上海縣丞，在任期中曾署理縣令及海防。一六四二年升徐州判。一六四四年卒，年六十五歲。

濛初工詩文，著述很富。尤精於小說和詞曲，著有短篇小說拍案驚奇兩集，蓦忽姻緣、莽擇配雜劇等；又曾改編玉簪記傳奇爲喬合衫襟記；評選南曲，編爲南音三籟；譚曲雜劄，是他的論曲之作。

譚曲雜劄極力推崇元曲的本色，故對於梁伯龍等以『工麗』爲主的文筆，深加譴責；也不同意沈璟一派的矯揉作風，說『以鄙俚可笑爲不施脂粉，以生梗雉率爲出之天然』，以爲猶在堆砌用典之下。此外，如論尾聲應『詞意俱若不盡』，論搭架不可『扭揑巧造』，論賓白不宜『排工對切』，也都精切。

譚曲雜劄，從未見單刻本；今日所見的，祇有南音三籟卷首的附刻本。南音三籟，有明末原刻本及一六六八年（淸康熙七年）袁園客增訂重刻本。

又張大復寒山堂曲譜，附有寒山堂曲話一卷，內容全同譚曲雜劄。張大復籍貫蘇州，而譚曲雜劄爲浙人語言，故疑寒山堂曲話，乃是另題名目的轉載本。

譚曲雜劄

明・凌濛初著

曲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脩飾詞章，塡塞學問，了無干涉也。故荆、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材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間有刻意求工之境，亦開琢句脩詞之端，雖曲家本色故饒，而詩餘弩末亦不少耳。國朝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直闖其藩，雖無岀本戲曲，而製作亦富，元派不絕也。自梁伯龍出，而始爲工麗之濫觴，一時詞名赫然。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崇尙華靡；弇州公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且其實於此道不深，以爲詞如是觀止矣，而不知其非當行也。以故吳音一派，競爲勦襲。靡詞如繡閣羅幃、銅壺銀箭、黃鶯紫燕、浪蝶狂蜂之類，啓口卽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繪隱語，詞須累詮，意如商謎，不惟曲家一種本色語抹盡無餘，卽人間一種眞情話，埋沒不露已。至今胡元之竅，塞而未開，間以語人，如錮疾不解，亦此道之一大刦哉！

白兎、殺狗二記，卽四大家之二種也，今世所傳，誤謬至不可讀。蓋其詞原出以太質，索解人正難，而妄人每於字句不解、方言不諳處，輒加竄改，眞面目全失矣。荆、拜二記雖亦經塗削，而其

所存原筆處，猶足以見其長，非後來人所能辦也。元美貴拜月以無詞家大學問，正謂其無吳中一種惡套耳，豈不寃甚！然元美於西廂而止取其『雪浪拍長空』、『東風搖曳垂楊線』等句，其所尙可知已，安得不擊節於『新篁池閣』、『長空萬里』二曲，而謂其在拜月上哉！琵琶全傳，自多本色勝場，二曲正其稍落游詞——前輩相傳謂爲贋入者——乃以繩拜月，何其不倫！

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倣元人，運以俏思，儘有酷肖處，而尾聲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韻脚所限，便爾隨心胡湊，尙乖大雅。至於塡調不諧，用韻龐雜，而又忽用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則乃拘於方土，不足深論，止作文字觀，猶勝依樣畫葫蘆而類書塡滿者也。義仍自云：『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彼未嘗不自知。祇以才足以逞而律實未諳，不耐檢核，悍然爲之，未免護前，況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而終不悟矣。而一時改手，又未免有斲小巨木、規圓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如『留一道畫不□耳的愁眉待張敞〔一〕』，改爲『留着雙眉待敞』之類。

沈伯英審於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欲作當家本色俊語，却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掤拽牽湊，自謂獨得其宗，號稱『詞隱』。而越中一二少年，學慕吳趨，遂以伯英開山，私相服膺，紛紜競作。非不東鍾、江陽，韵韵不犯，一禀德淸；而以鄙俚可咲爲不施脂粉，以生梗稚〔二〕率爲出之天然，較之套詞、故實一派，反覺雅俗懸殊。使伯龍、禹金輩見之，益當千金自享家

等矣！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其不用意修詞處，不甚爲詞掩，頗有一二眞語、土語，氣亦疏通；毋奈爲習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實，便堆砌餅餖，亦是倣伯龍使然耳。今試取伯龍之長調靡詞行時者讀之，曾有一意直下而數語連貫成文者否？多是逐句補綴。若使歌者於長段之中，偶忘一句，竟不知從何處作想以續。總之，與上下文不相蒙也。伯起不能全學其步，故得少逗巳靈，乃心知拙於長料，自恐寂寥，未免塗飾，豈知正是病處。

紅梨花一記，其稱琴川本者，大是當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處，非近來數家所能。才具雖小狹於湯，然排置停勻調妥，湯亦不及，惜逸其名耳！中所作北詞，乃點竄元張壽卿之筆，惜其不用原文而更其宮調，以致混江龍失腔，然其文足觀也。同時有武林本，不堪並存。

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故方言、常語，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實；即有用者，亦其本色事，如藍橋、祆廟、陽臺、巫山之類。以拗出之爲警俊之句，決不直用詩句，非他典故塡實者也。一變而爲詩餘集句，非當可矣，而未可厭也。再變而爲詩學大成、羣書摘錦，可厭矣，而未村煞也。忽又變而文詞說唱、胡謅蓮花落，村婦惡聲、俗夫褻謔無一不備矣。今之時行曲，求一語如唱本山坡羊、刮地風、打棗竿、吳歌等中一妙句，所必無也。故以藻繢爲曲，譬如以排律諸聯入陌上桑、董妖嬈樂府諸題下，多見其不類；以鄙俚爲曲，譬如以三家村學究口號、歪詩，擬康衢、擊

攘，謂『自我作祖』，『出口成章』，豈不可笑！而又攘臂自命，日新不已，直是有靦面目。

尾聲，元人尤加之意，而末句最緊要。北曲尚矣，南曲如拜月，可見一斑。大都以詞意俱若不盡者爲上，詞盡而意不盡者次之。若詞意俱盡，則平平耳，猶未妨也；而今時度曲者，詞未盡而意先盡，亦有詞既盡而句未盡，則復强綴一語以完腔，未必『貂不足』，眞所謂『狗尾續』也。

如拜月云『自從別後信音絕，這些時魂驚夢怯，都管是煩惱憂愁將人斷送也』，又云『中心先自不如意，縱然間肯同隨喜，也做了個興盡空回』，豈非詞意俱若不盡者乎？如云『別離會合皆緣分，受過艱危心自忖，從今暮樂朝歡還正本』，又云『遲疾早晚兵戈息，相約行朝訪踪跡，怎肯依舊中原一布衣』，豈非詞盡而意不盡者乎？如琵琶諸尾聲『惟有快活是良謀，管取歡娛歌笑喧』，則詞意俱盡矣。明珠記『多情自古多磨難，料東君不把深盟斷，打點着錦帳鸞床受用咱』，亦是合作。湯義仍更多妙者，難以僂擧。若灌園記『綿他早去洗波浪，斷送芙蓉一夜霜，免教伊點辱門墻』，豈非詞未盡而意先盡、詞既盡而句未盡者乎？何不以『斷送芙蓉一夜霜』之成句爲煞句，便覺可聽也？紅拂記『重重疊而成官賦，仔細看來多幻也，枉使心機堆鬢雪』一尾，亦然。他如時曲煞尾甚多，不能殫述。知者可以意推。〔三〕

本曲調有不用尾聲，則煞句卽是尾——唱法亦然——故舊曲亦必於此用老句、妙句煞之。如琵琶『下絲綸不愁無處，笑伊村煞』，拜月『知他喚愁是甚的，總不解愁滋味』，金印『男兒好和歹，都是這番命裏』之類是也。今人於尾聲且漫然塗塞，況於煞句，尤不通此竅矣。大凡過曲至末，緊板緊腔調不可舒者，則以尾聲漸舒其調以收之；若過曲有四曲二曲，而末處調可舒者，卽不可用

尾，唯唱時略舒末句以作尾而已。此自一定之法。今塡曲者不知，以爲凡曲必宜有尾矣，而唱曲者見無尾舊曲，卽造一尾以添之，以至琵琶、拜月紛紛多有續貂，良可笑也。

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句字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聞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者，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無論原曲爲『風欠』而删其『風』字爲不通，卽玉抱肚首二句而强欲以句字平仄叶，亦須云『來回顧影，秀文魔風酸欠丁』。蓋第二句乃三字一節、四字一節，而四字又須平平仄平者；今四字一節、三字一節如一句七言詩，豈本調耶？今唱者恬不知怪，亦可笑也。至西廂尾聲，無一不妙，首折煞尾，豈無情語、佳句可採，以檃括南尾，使之悠然有餘韻，而直取『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兩詞語塡入耶？眞是點金成鐵手！乃西廂爲情詞之宗，而不便吳人淸唱，欲歌南音，不得不取之李本，亦無可奈何耳。陸天池亦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詞在前，豈易角勝，況本不及？其所爲明珠記，今亦不行。

明珠記尖俊宛展處，在當時固爲獨勝，非梁、梅輩派頭。聞其爲乃兄儀部點竄居多，故南西廂記較不及遠甚耳。元美以『未盡善』一語槩之，以其不甚用故實，不甚求麗藻，時作眞率語也。賴有『鳳尾箋』、『鮫綃帕』、『芙蓉帳』、『翡翠堆』等語未脫時尙，故猶得與伯龍輩同類而共評；不然，幾至不齒及矣。我謂『未盡善』正在此，不在彼。其北尾云：『君王的兀自保不得親

家眷，窮秀才空望着京華淚痕滿。』直逼元人矣！此等句，近世唯湯義仍間有之耳，豈當時餘子所及乎？

玉環記『隔紗窗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洛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慽回環，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泥入猫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而尾聲末句，則以『專聽春雷第一聲』收之，豈不村殺！然此記賓白及曲中佳處，亦能彷彿，非近時腳手。

戲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則全傳可憎矣。舊戲無扭揑巧造之弊，稍有牽强，略附神鬼作用而已，故都大雅可觀；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無論，卽眞實一事，翻弄作烏有子虛。總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無，世法既自不通，鬼謀亦所不料，兼以照管不來，動犯駁議，演者手忙脚亂，觀者眼暗頭昏，大可笑也。沈伯英構造極多，最喜以奇事舊聞，不論數種，扭合一家，更名易姓，改頭換面，而又才不足以運棹布置，掣衿露肘，茫無頭緒，尤爲可怪。環翠堂好道自命，本本有無無居士一折，甚爲齒冷；裒集故實，編造亦多，草草苟完，鼠朴自貴，總未成家，亦不足道。

周德清中原音韻，舌本甚調，聯叶甚協，自是明白可依，知者可以闔合無訛，非若休文詩韻龐雜乖離也，故元人北劇一準而用之。今人作詩，必不能跳越休文韻，以唐人遵之之故。乃曲之於德清

韻，不能如元人遵之，何哉？此自琵琶等舊曲，皆不免旁犯，則以轉韻、借叶易於成章耳。然北曲僅存者，無一失韻；南曲盛行者，反不能然，正恐流傳竄改，未必皆作者之故也。其廉纖、監咸、侵尋閉口三韻，舊曲原未嘗輕借。今會稽、毘陵二郡，土音猶嚴，皆自然出之，非待學而能者；獨東西吳人懵然，亦莫可解。近來知用韻者漸多，則沈伯英之力不可誣也。

白謂之『賓白』，蓋曲爲主也。戒菴漫筆曰：『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未必確。古戲之白，皆直截道意而已；惟琵琶始作四六偶句，然皆淺淺易曉。蓋傳奇初時本自教坊供應，此外止有上臺勾欄，故曲白皆不爲深奧。其間用詼諧曰『俏語』，其妙出奇拗曰『俊語』。自成一家言，謂之『本色』，使上而御前、下而愚民，取其一聽而無不了然快意。今之曲既鬬靡，而白亦競富。甚至尋常問答，亦不虛發閒語，必求排對工切。是必廣記類書之山人，精熟策段之舉子，然後可以觀優戲，豈其然哉？又可笑者：花面丫頭，長脚髯奴，無不命詞博奧，子史淹通，何彼時比屋皆康成之婢、方回之奴也？總來不解本色二字之義，故流弊至此耳。或曰：『然則如琵琶黃門、早朝等語亦非乎？』曰：『說書家非不是通俗演義，而「但見」云云，儘有偶句描寫工妙者，此自是其一種鋪排本色，人自不識其體耳。』

呂勤之序彼中蕉帕記，有云：『詞隱先生之條令，清遠道人之才情。』又云：『詞隱取程於古詞，故示法嚴；清遠翻抽於元劇，故遺調俊。』又云：『詞忌組練而晦，白忌堆積駢偶而寬。』其語良

當。勤之，越人，即所稱蔚藍生者也，頗嗜曲而亦見一斑者，故其語若此；乃其所校訂友人諸戲，殊少合作。即蕉帕一記，頗能不塡塞；間露一二佳句，而每每苦稺；至尾必雙收，則弋陽之派，尤失正體也。雖譜中原有雙煞一體，然豈宜頻見？況煞句得兩，必無餘韻乎？

吾湖臧晉叔，知律當行在沈伯英之上，惜不從事於譜。使其當筆訂定，必有可觀。晚年校刻元劇，補缺正訛之功，故自不少；而時出己見，改易處亦未免露出本相——識有餘而才限之也。荆釵一記，自謂得元人秘本。信韻叶而調諧矣，然穿鑿斧痕，豈皆岑鼎？如『草舍茅簷』一曲，本用監咸險韻，時本有一二犯別韻者，必是不知韻者訛之，固無可疑。而臧本韻韻皆嚴，誠爲一洗；然『莫忘雌炊扊』一語，押則妙矣，句則奇矣，有以知其非〔四〕元人面目也。澠、淄之味，善嘗者自別之。不可枚舉。

譚曲雜劄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譚曲雜劄，是根據康熙間重訂本南音三籟。有幾處似有錯誤，擬校如下。

〔一〕『留一道畫不冂耳的愁眉待張敞』句，按：此句見邯鄲夢第五出贈試的尾聲，乃是『俺留着這一對畫不了的愁眉待張敞』。（據古本戲曲叢刊景印明朱墨本。六十種曲本在第六出，同。）

〔二〕『雉』字，似當作『稚』。

〔三〕此節文字爲原書尾聲條邊註。

〔四〕『菲』字，似當作『非』。

衡曲麈譚

明·張琦著

衡曲麈譚提要

衡曲麈譚一卷，原不題作者姓名。此作又附載在吳騷合編卷首，吳騷合編是明騷隱居士所編，衡曲麈譚的作者，可能就是騷隱居士。

騷隱居士又稱騷隱生，又號白雪齋主人，姓張，名琦，字楚叔。精詞曲，富收藏，曾選輯元、明散曲，以南曲爲主，成爲吳騷初、二、三集，及吳騷合編；又撰有南九宮訂譜。

衡曲麈譚共分四章：一、塡詞訓；二、作家偶評；三、曲譜辨；四，情癡寤言。書中論塡詞，多偏重於散曲；評介作家，也多以散曲作家爲主。辨曲譜，謂『專在平仄間究心，乃學之陋焉者』。是獨具見解的；但對於宮調名稱，如仙呂、大石、越調、雙調等，竟以爲是由於字形訛傳，未免臆斷。

衡曲麈譚，今通行有以下各種版本：

（一）吳騷合編附刻本。

（二）讀曲叢刊本。

（三）曲苑本。

（四）重訂曲苑本。

（五）增訂曲苑本。

曲苑本及重訂曲苑本，皆就讀曲叢刊本景印，增訂曲苑本係就曲苑本排印，這四種本子，文字完全相同。惟有吳騷合編附刻本，內容稍有出入。吳騷合編有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原刻本，有四部叢刊二集景印本。

衡曲塵譚

明・張琦著

塡詞訓

古士大夫聽琴瑟之音，弗離於前，性情之通絃歌而治，吟詠可已歟？客曰：『詞餘之興也，多以情擀，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鬚眉學士所宜有！況文辭之貴，期於渾涵，若夫雕心琢句、柔脆纖巧、披靡淫蕩，非鼓吹之盛事，曲固可廢也。』騷隱生曰：『嘻，子陋矣！尼山說詩，不廢鄭、衞；聖世采風，必及下里。古之亂天下者，必起於情種先壞，而慘刻不衷之僻興。使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而天下治矣。且子亦知夫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靈竅隱深，忽忽欲動，名曰心曲。曲也者，達其心而爲言者也，思致貴於綿渺，辭語貴於迫切。長門之詠，宜於宮樣而帶岑寂；香閨之語，宜於閨藏而饒綺麗。倚門嚬笑之聲，務求纖媚而顧盼生姿；學士騷人之賦，須期慷慨而嘯歌不俗。故詠春花勿牽秋月，吟朝雨莫濶夜潮。瑤臺、玉砌，

要知雪部之套辭；芳草、輕烟，總是郊原之泛句。又如命題雜詠，而直道本色，則何取於寓言？觸物興懷，而雜景揣摹，則安在其卽事！甚且士女之吻無辨，睽合之意多乖，人情斷續而忽入俚言，筆致拗違而生呑成語，又曲之最病者也。乃若傳奇之曲，與散套異。傳奇有答白，可以轉換，而淸曲則一線到底。傳奇有介頭，可以變調，而淸曲則一韻到底。人第知傳奇中有嬉、笑、怒、罵，而不知散曲中亦有離、合、悲、歡。古傷逝、惜別之詞，一披咏之，愀然欲淚者，其情眞也。故曲不貴摭實而貴流麗，不貴尖酸而貴博雅，不貴剽襲而貴冶猳，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而貴眞率肯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有作者起，必首肯吾言矣。』客曰：『子之爲辭，未必其無弊也，乃執月旦以平章曲府，司三寸管而低昂之，得無過當乎？』居士曰：『人之姸媸，人也，不必其己之姸也。雙眸具在，存其論而已矣。今日者之評次，雖謂作家之董史，亦誰曰不可！』

作家偶評(一)

騷賦者，三百篇之變也。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作家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富於學，兼喜聲律，擅一代之長，昔稱『宋詞』、『元曲』，非虛語

也。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二〕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昧，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之鑪冶，非人官所易及也。國初作者王子一輩十六人，僅傳其名，詞未及見。後起如楊升菴，頗有才情，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流膾人口；但楊本蜀人，調不甚諧，而摘句多佳。楊夫人亦饒才學，最佳者如黃鶯兒『積雨〔三〕釀輕寒』一曲，字字絕佳，楊別和三詞，俱不能勝，固奇品也。北人如王渼陂、康對山，翩翩佳致。其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傍妝臺百闋爲對山所欣賞，今其詞尚在，不足道；所爲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固自平平，而自負不淺，弇州嘗譏其腔律未協，非苛求也。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尚多借襲，而才情亦淺；然句字流麗，可入絃索，如『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固知好句不在多得。王舜耕西樓樂府，較爲警健，題贈亦善調謔，而少風人之蘊藉。常樓居自有樂府，詞氣豪逸，亦未當行。谷繼宗、謝茂秦輩，皆有逸韻，尚居諸君之下。徐髯仙所爲樂府，不能如大聲穩協，而情思過之。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伯虎、鄭若庸三人婉美。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元小詞，纖雅絕倫；鄭所爲玉玦記，見其一斑。它未足道。明珠記乃陸天池采所

成者，其兄浚明給事助之，非一手之烈〔四〕。張伯起素喜梁伯龍博雅擅場，吳越春秋善述史學而不平實，且賓白工緻，具見名筆，第其失在冗長；若江東白苧一辭，讀之有學士風〔五〕，張伯起評以「擲地金聲」，殆非虛語。與伯龍相後先者，吾鄉之沈青門，峻志未就，托迹醉鄉，其辭治豔出俗，韻致諧和，入南聲之奧室矣。伯起好古文辭，尤一時名宿，所爲紅拂傳奇，俠逸秀朗，雖論者有輕弱之嫌，孰知意態修美，如翔禽之羽毛，正自難得。陸南門、張少谷語亦雋冷悠然，八音中之有笙、竽，又何可少。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爭膾人口，其最者，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獨其宮商半拗，得再調協一番，辭、調兩到，詎非盛事與？惜乎其難之也！越之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憤懣淒爽，寓言立教，具見婆心。史叔考亦起越中，心手精湛，集中何多佳勝，再得洗刷，一開生面，幾幾乎大雅矣。至沈寧菴則究心精微，羽翼譜法，後學之南車也。苕中吳載伯、凌初成，詞林之彥，清言楚楚，頗爲斂衽。載伯與吳門王伯穀姻契雅善，往還酬和，咸都雅可觀。近之佳者如龍子猶、王伯良、卜大荒諸君，皆生動圓轉，領異取新，脉接金荃，聲傳三籟。而袁鳧公奉譜嚴整，辭韻恬和，西樓一帙，即能引用譜書以暢己欲言，筆端之有慧識者；九宮詞譜爲聲音滯義，藉作者流通之，鳧公與有力焉。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搆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邇來作手輩出，雖未必盡稱擅場，要多才藻新聲，葩爛映發；奈何傳誦未徧，不能擇其尤者被諸聲歌，茲拈論亦弗槩及，

第舉諸所見者偶一評隲焉爾。

曲譜辨

心感物而成聲，聲逐方而生變，音之所以分南北也。君子審聲以知音，而律呂辨矣。古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而損益之以爲徵、商、羽、角，此律呂之大較也。復之一陽始生，律應黃鍾，遞而推之爲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凡十有二律，所謂氣始於長至，周而復生，聖人合符節，調鐘律，造度數，繇此其選也。樂府之制，字辨陰、陽，調協平、仄，然未有舍十二律而自爲神明者。今按之曲譜，大抵譸張附會者什之八九，夷考其調，僅有黃鐘、南呂二家，諸如仙呂、大石、越調、雙調之名，不知從何根據。如謂舍十二律別有流暢，則此黃鐘、南呂猶然十二律中之名義也，而曲譜竟別搬爲仙呂諸調，又何說耶？如仍出諸十二律，則宮調之首，當敍自黃鐘始，今南曲譜獨首仙呂，又何說耶？且也，黃鐘爲宮，不必更有正宮之名矣；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不必更有羽調之名矣；夷則爲商，不必更有商調之名矣；今譜之有宮、商、羽三調，而又無角、徵二聲，獨何歟？說者曰：『軒轅之法，及今淼矣，此流傳者之殘闕也。但不知仙呂、大石、越調、雙調，究竟自誰伊始。』余竊揣之，意

者：十二律之仲呂，或因『仲』字與『中』字、『仙』字相肖，遂誤傳爲中呂、仙呂乎？又或『呂』字與『石』字相似，遂誤傳大呂爲大石乎？善讀書者，盡信不如其無，則九宮譜之謂矣。『然則何以處曲乎？』曰：『曲者，末世之音也，必執古以泥今，迂矣！曲者，俳優之事也，因戲以爲戲，得矣。』『然則譜可廢乎？』曰：『因其道而治之，適於自然，亦已無憾，何必不譜也？蓋九九者，天地自然之數也，律呂因此諧，腔調繇此出，譬如今日，此曲之腔唱爲彼曲，聽者笑之，謂其失於自然也。然則按譜而作之，亦按譜而唱和之，期暢血氣心知之性，而發喜、怒、哀、樂之常，斯已矣。況譜法之妙，專在平仄間究心，乃學之而陋焉者。僅如其字數逐句櫛比，而所以平仄之故卒置弗講，似此者，如土偶人，止還其頭而手足，而心靈變動毫弗之有，於譜奚當焉？及學之而失焉者，每一套中以此調之過曲，忽接他調，譬諸冬行夏令，南走北轅，卽名家大手，往往有之，於譜又奚裨焉？昔人歌蕤賓之聲而景風至，震易水之響而白虹貫，所云動已而天地應焉，聲音之感，豈其微哉！古之譚曲者曰：「曲如折，止如槀木」，曲之道思過半矣。』客曰：『今子伯仲之選本，其於譜書固兢兢矣，而重翻此義，可謂世行世法、我行我法者夫？』余然其言，遂併識之。

情癡寤言

今之所稱多情，皆其匿情而獵名者也：悲憤、調笑、慰勞、寒暄，若伶人之搬演，落場卽已，掉臂去之，轉眼秦、越，聚散摶沙耳，膠漆戈矛耳；其爲辭也，浮游不衷，必多雕琢虛僞之氣，欲自掩飾之而不能。心之與聲有異致乎？人之有生也，眉宇現乎外，血性注乎內，情緣煎其中，豈惟兒女子，雖彼豪傑、通儒，豁達自負者，無所感則已，一涉此途，行且靡心就其維縶，誰能漠然而遊於漭瀁之鄉哉？說者曰：「『至人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而且柳生其肘右，鳥巢其頂門，此亦冥忘泬〔六〕寥之極矣，今乃以萍踪浪迹，愁病銷磨，癡矣哉！』噫，彼之忘情割河而斬筏者，人而至焉者也；我非至人，第求其至於人夫？人，情種也；人而無情，不至於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爲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廢饑寒，窮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動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而處此者之無聊也，借詩書以閑攝之，筆墨磬瀉之，歌詠條暢之，按拍紆遲之，律呂鎮定之，俾飄飆者返其居，鬱沉者達其志，漸而濃郁者幾於淡，豈非宅神育性之術歟？余於情識淡然矣，挾一眞率有情之侶與俱，不勝其嚮往也；間一拂情，又不能違心以

斯情者，我輩亦能癡焉，但問一腔熱血，所當酬者幾人耳？信乎意氣之感也，卒然中之，形影皆憐；就世法，人亦多笑之，弗顧也。自率其情已矣，世路之間有疑吾情者，緣之艱也，吾無庸彊其信。靜焉思之，夢魂亦淚。鍾情也夫？傷心也夫？此其所以癡也。如是以爲情，而情止矣！如是之情以爲歌詠、聲音，而歌詠、聲音止矣！

衡曲麈譚校勘記

本編所收的衡曲麈譚，是以讀曲叢刊本做底本，另外再據吳騷合編本加以互勘。

〔一〕『作家偶評』四字，據吳騷合編本補。

〔二〕『高則誠』，吳騷合編本作『高則成』。

〔三〕『雨』，吳騷合編本作『兩』，誤。

〔四〕『烈』字，吳騷合編同，但似是『製』字之誤。

〔五〕自『讀之有學士風』以下，吳騷合編本和此本，很多不同，今引錄如下：

『……讀之有學士氣，故伯起重之。伯起之撰紅拂，潔秀俊美，但不無輕弱之嫌。陸南門有一二可觀，語亦雋爽。先輩如李空同、王渼川諸公，皆長於北聲，不入南調。大抵曲之稱當行者，首重譜韻，次論詞章。近日玉茗堂杜麗娘劇，非不極美，但得吳中善按拍者調協一番，乃可入耳，惜乎摹畫精工，而入喉半拗，深爲致慨。若士玆編，殆陳子昂之五言古耶？名家苦心，作家頗難得，予後學何

知，漫舉而評隲之，非有他也——蓋謂曲學深奥，見從來作者之難，若諸君聲價久已實錄，詞壇不可泯滅，余亦何敢以管窺之見，漫爲低昂也耶。」

〔六〕『洑』，吳騷合編本作『洑』，誤。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四

定價 九角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八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十八萬六千字印五千冊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八又八分之七印張

統一書號：10069·260
定　價：0.90 元